

醫西

籍

考

第三卷

多紀元



多紀元胤編

醫籍考

第三卷

東京 國本出版社

限定版 300 部 · NO

昭和九年十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九年十月二十日發行

醫 籍 考 (第三卷)

【定價金拾五圓】

版權

著 者 多 紀 元 胤

發 行 者 國 本 浩 康

所 有

印 刷 者 長 澤 紋 之 助

東京市澁谷區千駄ヶ谷一ノ五六二

發 賣 所

東京照林堂書店・大阪柳原書店

發 行 所

東京市澁谷區千駄ヶ谷一ノ五六二
振替東京二二二二〇番

國 本 出 版 社

醫籍考卷二十三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一

張仲景傷寒卒病論

新唐志十卷

存

隋志曰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亡

自序曰論云余每覽越人入執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危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

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
忽棄其本萃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
邪風之氣驟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
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賈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毒
丹凡釐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
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
是輕玉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
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世之
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氷谷至於是也余宗
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

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
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產藥
錄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
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
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
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
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
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
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頻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
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

不參動數發自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髮影明
堂闕底盡不見察所謂規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爲難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
尚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汝字南陽張機著

何顛別傳曰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顛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
高後將爲良醫卒如其言顛先識獨覺言無虛發王仲宣年
十七嘗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成門後
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貫長也遠不治也後至三十疾果
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

太平御覽

醫林列傳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

於治療尤精經方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後在京師爲名醫
於當時爲上手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稔
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
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其文辭簡古奧雅古今治傷寒者
未有能出其外者也其書爲諸方之祖時人以爲扁鵲倉公
無以加之故後世稱爲醫聖

古琴疏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張伯祖精於治療一
日入桐栢山覓藥草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脈
何也其人以實見對乃嶧山穴中老猿也仲景出囊中丸藥
遺之一服輒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

相報仲景劉為二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

皇甫謐曰張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

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

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

曰色候固非服湯之眩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

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甲乙經序

又曰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數十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

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同上

又曰華佗存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晉書本傳
釋論

高湛曰王叔和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

太平御覽

葛洪曰仲景開胸納赤餅抱朴子

孫思邈曰江南諸師祕仲景要方不傳

孫音年序曰夫傷寒論蓋祖述大聖人之意諸家莫其偏擬
故晉皇甫謐序申乙鍼經云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
以為湯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為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世
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
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得不謂祖述大聖人之意乎張仲
景漢書無傳見各醫錄云南陽人各機仲景乃其字也舉孝
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

過其師所著論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淺聞寡見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脩明之開寶中節度使高繼冲曾編錄進上其文理舛錯未嘗考正歷代雖藏之書府亦闕於讐校是使治病之流舉天下無或知者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竒績被其選以為百病之志無急於傷寒今先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二篇謹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複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請頒行

朱肱曰華佗指張長沙傷寒論為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

函名之其重于世如此然其言雅奧非精於經絡不可曉會
趙希弁曰仲景傷寒論十卷漢張仲景述晉王叔和撰況按
名醫錄云仲景南陽人名機仲景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
太守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
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三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
一百一十三方善醫者或云仲景著傷寒論誠不刊之典然有
大人之病而無嬰孺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治此其
所闕者蓋陳蔡以南不用柴胡白虎二湯治傷寒其言極有
理

陳振孫曰傷寒論十卷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建安

中人其文辭簡古奧雅又名傷寒卒病論凡一百一十二方
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也

嚴器之曰伊尹以元聖之才撰成湯液俾黎庶之疾疫咸遂
蠲除使萬世之生靈普蒙拯濟後漢張仲景又廣湯液爲傷
寒卒病論十數卷然後醫方大備茲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
晉太醫令王叔和以仲景之書撰次成叙得爲完帙昔人以
仲景方一部爲衆方之祖蓋能繼述先聖之所作迄今十有
餘年不墜於地者又得王氏闡明之力也傷寒論十卷其言
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寡聞淺見所能曠究

劉完素曰漢末之魏右南陽太守張機仲景恤於生民多被

傷寒之疾損害橫夫因而輒考古經以述傷寒卒病方論一十六卷使後之學者有可依據然雖所論未備諸病仍爲道要若能以意推之則思過半矣且所述者衆所習者多故自仲景至今甫僅千歲凡著述醫書過往古者八九倍矣夫三墳之書者大聖人之教也法象天地理合自然本乎大道仲景者亞聖也雖仲景之書未備聖人之教亦幾於聖人文亦玄奧以致今之學者尚爲難矣故今人所習皆近代方論而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況仲景之書復經太醫王叔和撰次遺方唐開寶中節度使高繼沖編集進上雖二公操心用智自出心意廣其法術雜於舊說亦有可取其間或失仲景

本意未符古聖之經，愈令後人學之難也。原病式序。

吳澄曰：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予嘗嘆東漢之文氣無復能加西都，獨醫家此書淵奧典雅，煥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觀仲景於序卑弱殊甚，然後知序乃仲景所自作，而傷寒論即古湯液論，蓋上世遺書，仲景特編纂云爾，非其自撰之言也。晉王叔和重加論次，而傳錄者誤以叔和之語參錯其間，竟之別白。活人書辨序

呂復曰：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撰次，而宋成無己復為之註釋，其後麗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寔之

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
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脩指爲群方
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况
張經玉傳亦徃徃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
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間奧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
因論其意蓋可見矣

王履曰讀仲景之書當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所以立
法之意則知其書足以爲萬世法而後人莫能加莫能外矣
苟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疑信相雜未免通此而礙彼也
嗚呼自仲景以來發明其書者不可以數計然其所以立法

之意竟未聞有表章而示人者豈求之而不得之歟將相習
循而不求歟抑有之而余未之見歟余雖不敏僭請陳之夫
傷於寒者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發於所感之時
不即病者過時而發於春夏也即病謂之傷寒不即病謂之
溫與暑夫傷寒溫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殊也由其
原之不殊故一以傷寒而為稱由其類之殊故施治不得以
相混以所稱而混其治宜乎貽禍後人以歸咎於仲景之法
而委廢其大半也吁使仲景之法果貽禍於後人傷寒論不
作可也使仲景之法果不貽禍於後人傷寒論其可一日缺
乎後人乃不歸咎於已見之未至而歸咎於立法之大賢可

謂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矣夫仲景法之祖也後人雖移
易無窮終莫能越其矩度由莫能越而觀之則其法其方果
可亦廢大半哉嗚呼法也方也仲景專爲即病之傷寒設不
兼爲不即病之溫暑設也後人能知仲景之書本爲即病者
設不爲不即病者設則尚恨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莫能禦
夫粗工妄治之萬變果可憚煩而或廢之乎是知委廢大半
而不覺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意故也今人雖
以治傷寒法治溫暑亦不過借用耳夫仲景立法天下後世
之權衡也故可借焉以爲他病用雖然豈特可借以治溫暑
而已凡雜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傷寒治法可借以治

溫者遂謂其法通爲傷寒溫暑証吁此非識流而昧原者歟
苟不余信請以證之夫仲景之書三陰經寒證居熱證什之
七八彼不即病之溫暑但一於熱耳何由而爲寒哉就三陰
寒證而詳味之然後知余言之不妄或者乃謂三陰寒証本
是雜病爲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謂其證之寒蓋由寒藥誤
治而致若此者皆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脈平脈與可汗
不可汗等諸篇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贅辭也但
厥陰經中下利嘔噦諸條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併
無厥逆而同類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藥誤治而成變證則惟
太陽爲多縱使三陰證亦或有寒藥誤治而變寒者然豈應

如是之衆乎夫惟後人以仲景書通爲傷寒溫暑說遂致諸
溫劑皆疑焉而不敢用

又曰王叔和搜採仲景舊論之散落者以成書功莫大矣但
惜其旣以自己之說混於仲景所言之中又以雜脈雜病紛
紜並載於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亂若先備仲景之言
而次附已說明書其名則不致惑於後人而累仲景矣昔漢
儒收拾殘編斷簡於秦火之餘加以傳註後之議者謂其功
過相等叔和其亦未免於後人之議歟余嘗欲編類其書以
傷寒例居前而六經病次之相類病又次之差後病又次之
診察治法治禁治誤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雜脈雜病與傷

寒有所聞者，采以附焉。其與傷寒無相關者，皆刪去。如此度幾法度純一，而玉石有分，主客不亂矣。然有志未暇，姑叙此以俟他日。

又曰：傷寒三百九十七法，余自童時習聞此言，以為傷寒治法如是之詳且備也。及考之成無已註本，則所謂三百九十七法者，茫然不知所在。於是詢諸醫流，亦不過熟誦此句而已。欲其條分縷析，以實其數，則未遇其人，遂乃反覆而推尋之。以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不及其數；以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通數之，則過其數。除辨脈法、平脈法，并傷寒例，及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諸篇外，止以六經病篇。

中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數之則亦不及其數以六經病
篇及瘧濕喝霍亂陰陽易差後勞復病篇中有論有方有論
無方諸條數之則亦過其數至以六經病瘧濕喝霍亂陰陽
易差後勞復篇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又太少矣竟不能決
欲以此句視爲後人無據之言而不從則疑其或有所據而
或出仲景叔和而弗敢廢欲尊信而必從之則又多方求合
而莫之遂宋林億等校正傷寒論其序曰今校定張仲景傷
寒論十卷總二十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余於是就其十
卷二十二篇而求之其六經篇霍亂篇陰陽易差後勞復
中有方治諸條以數爲計又重載於各篇之前又謂疾病至

急倉卒難尋復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分爲八篇亦以數爲計繼於陰陽易差後勞復篇之後其太陽上篇註曰一十六法太陽中篇註曰六十六法太陽下篇註曰三十九法陽明篇註曰四十四法少陽篇不言法太陰篇註曰三法少陰篇註曰二十三法厥陰篇註曰六法不可發汗篇註曰一法可發汗篇註曰四十一法發汗後篇註曰二十五法可吐篇註曰二法不可下篇註曰四法可下篇註曰四十四法汗吐下後篇註曰四十八法以其所註之數通計之得三百八十七法然少陽篇有小柴胡湯一法其不言者恐脫之也可吐篇却有五法其止言二法者恐誤也併此脫誤四法於三百九

十七法之中亦僅得三百九十一法耳較之序文之說猶欠六法乃參之脈經其可汗可吐等篇外比傷寒論又多可溫可灸可刺可水可火不可刺不可灸不可水不可火諸篇欲以此補其所欠則又甚多而不可用竊嘗思之縱使三百九十七法之言不出於林億等而出於億之前亦不足用此言既出則後之聞者必當覈其是非以歸於正而乃導乎聽從以爲千載不易之定論悲夫

趙嗣真曰仲景之書一字不同則治法霄壤讀之者不可於片言隻字以求其意歟

又曰仲景傷寒一書人但知爲方家之祖而未解作秦漢文

字觀故於大經大法之意反有疑似

陶華曰仲景固知傷寒乃冬時殺厲之氣所成非比他病可緩故具爲言特詳於此書而畧於雜病也倘能因名以求其實則思過矣不幸此書傳世久遠遺佚頗多晉太醫令王叔和得於散亡之後詮次流傳其功博矣惜乎以己論混經未免穿鑿附會

黃仲理曰仲景之書六經至楚復而已其間是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纖悉畢備有條而不紊也辨脈法平脈法傷寒例三篇叔和未據群書附以己意雖間有仲景說實三百九十七法之外者也又瘧濕喝三種一篇出金匱要略叔

和慮其證與傷寒相似，恐後人誤投湯劑，故編入六經之右。致有宜應論別之語，是為雜病，非傷寒之候也。又有不可汗、宜汗、不可吐、宜吐、不可下、宜下、并汗吐下後證，和重集于篇末，比六經中，倉卒尋檢，易可也。

陳楠曰：辨脈法非仲景本文，乃叔和所採摭者，故多乖忤，學者宜審別之。

鄭佐曰：傷寒論為文簡嚴，而寓意淵奧，雖為六經法，有詳畧。詳者義例甄明，非長餘也；畧者指趣該洽，非闕落也。故之若截然殊科，融之則約于一貫。顧讀而用之者，何如耳。儒者既暇，讀醫流又鮮能讀，是以微辭要義，秘而不宣，至謂此非

全書直欲分門平敘續臆說以爲奇雜辟方而云俾使確鑿
合治紹大同表如活人救車等書皆仲景之顛睡也

方有執曰張松北見曹操以其川中醫右仲景爲誇以建安
言之則松亦仲景時人

又曰夫扁鵲倉公神醫也神尚矣人以爲無以加於仲景而
稱仲景曰聖豈非以仲景之見諸事業載諸簡編者皆表章
天人股肱素難達之天下通之古今易簡而易知易能非神
奇怪異人之所不可知不可能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是故稱
聖焉賈太傅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語
不虛矣然醫聖也書曰論何也論也者仲景自道也蓋謂憤

傷寒之不明，咸宗族之非命。論病以辨明傷寒，非謂論傷寒之一病也。其文經也，其事則論其心，則以為始事於感，乃不欲忘其初，其多則惠我後人，其意則又不欲以經自居。易曰：謙謙君子，此之謂也。吾故曰：名雖曰論實則經也。雖然，若曰傷寒經，殊乖矣。必曰醫經，稱情哉。

又曰：金匱序畧云：傷寒卒病論，卒讀倉卒之卒，誠書之初名。此其有據也。但不知卒病二字，漏落於何時，俗尚苟簡，承襲久遠，無從可稽矣。君子於此，不能無憾焉。

又曰：辨瘧濕暍病證篇，相傳謂叔和述仲景金匱之文，雖底不可考，觀其揭首之辭，信有之也。然既曰以為與傷寒相似，

而致辨焉則亦述所當述者是故後人稱之爲仲景之徒云
辨脈法叔和述仲景之言附己意以爲釋經之辭譬則翼爲
傳類也篇目舊名平脈次第二而僭經右夫傳不可以先經
論脈亦無先各脈而後平脈之理且平脈不過前數條冒事
必如此耳後亦各脈安得直以平脈名篇皆非叔和之舊其
爲後人之紛更明甚凡瘧濕暍辨脈上下篇可汗不可汗可
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發汗吐下後脈證皆叔和分經及述
經外之餘言附己意以撰次之合經亦十一篇共目二十二
以爲全成仲景氏未竟之遺書者也而第十七十八二十二
三篇則又皆抱空名而擁虛位無用條之可檢實則一十九

篇之條冊耳皆叔和所紀之舊額如此世固有少此以為非仲景之全書而起其說者嗚呼是書也仲景之作於建安漢年號也出自叔和之撰述曾太醫令也相去雖不甚遠蓋兩朝相傳矣是仲景之全書非仲景之全書誠不可曉也又曰醫道之方法具備自仲景始故世稱仲景方法之祖傷寒論乃其書也攷求其方法義例明甚何謂例如中風一也傷寒二也兼風寒俱有而中傷三也三病不同以皆同在太陽故皆發汗發汗云者非例言乎何謂義如發中風之汗汗之以桂枝湯發傷寒之汗汗之以麻黃湯發兼風寒俱有而中傷之發發之以大青龍湯一例發汗而三湯則不同非以

其各有所宜之義乎。然則方法者，道之用也。例者，所以行其方法也。義則其行而宜之之謂，是已。是皆相須而不相離。一致之謂道也。當此爲然哉。其餘各屬悉皆類此。條目具在也。夫何無已之注解，不省義例原屬方法中法外，又獨有傷寒之例，獨例傷寒，而置諸各屬。舍義而獨曰例，豈仲景之言，其後人之僞明亦甚矣。僞例者，誰或曰叔和謂叔和者，以其編述也。編述論而出始，則叔和之於論，誠功之首也。乃若又僞此例，則後之醫傷寒者，不知通求各屬，但務專擬於傷寒，倣例而行，仲景之道反愈晦。而至今愈不明，究其叛亂，不由尼於此例，以至如此乎。以此言之，則叔和者亦一罪之魁耳。賢

如叔和愚意其智不乃爾也。或曰無已謂無已者以其注解也。此則近似何也。已任注解則當精辨論之條目詳悉各屬本義以迪諸後不當復強苟且一槩徇已朦朧訓為傷寒比之於例儼然一家口語以此擬已夫後何疑且例苟在非已前亦當暴白其非不令得以迷誤。總求是也奈何惜此不為乃固尾之以何煩可乎。

閱芝慶曰傷寒論之稱諸證也證雖紛然稱有定例其中微旨非易窺測至於編列次序豈不難乎凡稱某經病者以病在此經也六經傷寒固如此雜病亦有此者如太陽濕證喘證之類蓋辨似傷寒之雜病稱某經者也有以傷寒二字冠

之者如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之類蓋兼中風而言者也以傷寒為病多從風寒得之故或中風或傷寒總以傷寒稱也其中專稱傷寒不兼中風者如傷寒脈浮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之類是也有中風傷寒之外如溫病風濕之類亦在論中者以明不可混稱傷寒也有但稱病人但稱病稱厥稱嘔稱下利等證不明言傷寒中風雜病者大槩論之也論中稱有定例如此叔和編述以惠後世乃立一見而先列辨脈平脈二篇蓋謂論病當先明脈也傷寒例為六經諸篇要領故以統論者列於脈法之後痊濕喝三種有似傷寒故辨又次之脈既明矣要領舉矣相似之證別

論而不得渚矣斯可細論六經繼以霍亂諸篇系

又曰傷寒右例猶律法右例罪有明證從例治之病有明證從例治之是皆所謂法也證可定罪之名證可定病之名正名所當先也傷寒例先正傷寒所由名遂及溫暑時行冬溫寒疫所由名各正其名者欲發明傷寒與諸病相異故論傷寒而畧言諸病耳此傷寒例所由名也彰之以六經脈證曰可汗曰可下是明例在可治者也兩感於寒者死不兩感於寒不傳經不加異氣者得自愈十三日不差者危感異氣變爲他病者當依壞證治之是明例各不同者也又叮嚀病須早治治勿妄施仁愛之意深且切矣須知此篇乃論中綱領

僅道傷寒之常而未盡其變諸變不可勝數故後有六經諸病發明此例前後一貫豈容偏廢哉方氏作條辨傷寒例非仲景之言出後之偽遂削去之吾不敢謂此例皆仲景言也中有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等語豈仲景言乎不敢謂此例皆非仲景言也中有微詞奧義發素問熱論所未發者後人豈能偽乎謂叔和附以己意則可謂全非仲景之言則不可且無論偽與非偽當觀可法與否以決應存應削例中發明太陰脈尺寸俱沈細方氏註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浮竊沈細一句證之例中發明厥陰脈微緩方氏註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竊微緩二字證之既竊天例則取之而以為可

法矣。又胡爲削之哉。嗚呼。傷寒之不明於天下。由不得其要領。而昧失此例者衆也。反謂仲景之道晦而不明。厄於此例。以至謂成無己不能暴白。僞例之非。固爲阿順。妄以春秋趙盾律之可乎。

又曰。世於仲景傷寒論。每曰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方固止於此。法則論中可壅訓者。言言皆法。難以數拘。爲今按汪石山傷寒選錄所述。出自類證者。據其所云。則以六經至勞復八篇爲仲景傷寒論之正餘。皆叔和採述仲景之他書。又附以己意者。爲三百九十七法之外矣。由是方中行作條辨。以六經至勞復爲法。而以有論有方。及有論無方者。均

數之其間以承上文立論如小柴胡論方後證治同上作
一法如云若其人大便鞕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
之同上文作一法又如問曰證象陽且一條同上文作一法
如此數之蓋求合於三百九十七之數耳其太陽上篇六十
六法中篇五十七法下篇三十八法陽明篇七十七法少陽
篇九法太陰篇九法少陰篇四十六法厥陰篇五十四法來
法篇二十法霍亂篇九法陰陽易差後證復篇七法總三百
九十二法又據將舊本太陽中篇不可汗六法移在條辨第
十五篇中則是三百九十八矣此乃小差而所係重輕全不
在此亦不必論但當論六經至證復八篇之外是法非法云

三百九十七法也。夫方則盡於八篇一百一十三而已。法則八篇固爲法，其餘亦皆法也。所以有三百九十七法之說者，蓋檢八篇而計其方之數，遂併計八篇中法之數耳。可謂此外非法哉！其中卽有叔和附己意者，不可在曰非法。應思叔和何如人也。非悉出叔和者耶？故曰論中可堊訓者，言言皆法，難以數拘也。學者勿執三百九十七法之說，而忽其餘焉。

王肯堂曰：王叔和編次張仲景傷寒論，立三陽三陰篇，其立三陽篇之例，凡仲景曰太陽病者入太陽篇，曰陽明病者入陽明篇，曰少陽病者入少陽篇，其立三陰篇亦依三陽之例。

各如太陰少陰厥陰之名入其篇也其或仲景不稱三陽三陰之名但曰傷寒某病用某方主之而難分其篇者則病屬陽証發熱結胸痞氣畜血衄血之類皆混入太陽篇病屬陰証厥逆下利嘔吐之類皆混入厥陰篇也惟燥屎及屎鞞不大便大便難等證雖不稱名獨入陽明篇者由此證類屬陽明胃實非太陽厥陰可入故獨入陽明也所以然者由太陽爲三陽之首凡陽明少陽之病皆自太陽傳來故諸陽證不稱名者皆入其篇厥陰爲三陰之尾凡太陰少陰之病皆至厥陰傳極故諸陰證不稱名者皆入其篇後人不悟是理遂皆謂太陽病諸證不稱名者亦屬太陽而亂太陽病之真厥

陰篇諸證不稱名者亦屬厥陰而亂厥陰病之真爲大失仲景之法也

又曰仲景立法凡云太陽病者皆謂脈浮頭項強痛惡寒也凡云陽明病者皆謂胃家實也凡云少陽病者皆謂口苦咽乾目眩也凡云太陰病者皆謂腹滿時痛吐利也凡云少陰病者皆謂脈微細但欲寐也凡云厥陰病者皆謂氣上撞心痛吐衄也候如少陰病不一一逐條曰脈微細但欲寐而總用少陰病三字括之者省文也故各條或曰少陰病反發熱脈沈用麻黃附子細辛湯者謂脈沈細但欲寐而又反發熱者用其方也或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煩不卧用黃

連阿膠湯者謂脈微細但欲寐二三日後變心煩不臥者用其方也後人不悟是理遂皆不察少陰病三字所括脈微細但欲寐之證但見發熱脈沈便用麻黃附子細辛湯是心煩不臥便用黃連阿膠湯尤爲失仲景之法也

醫籍考卷二十四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編

方論二

喻昌曰張仲景傷寒論一書天苞地苻為衆方之宗群方之祖禛以後人知見反為塵飯土羹

又曰後漢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當世北民賴以生全傳之後世如日月之光華且而復旦萬古常明可也斯民不幸至晉代不過兩朝相隔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覩即傷寒論十卷想亦劫火之餘僅得之讀者之口授故其篇目先後差錯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以

爲校正太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後
人德之稱爲仲景之徒今世傳仲景傷寒論乃宋秘閣臣林
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己所詮註之書也林億不辨朱紫葢衆
謂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景
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皆不及也又傳稱成無己註傷寒論
十卷深得長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一家過於尊信叔和
徃徃先傳後經將叔和緯翼之辭且混編爲仲景之書況其
他乎如第一卷之平脈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訓反首
列之以錯亂聖言則其所爲校正所爲詮註者乃仲景之不
幸而斯道之大厄也元泰定間程德齋作傷寒鈐法尤多不

經國朝王履所論雖有深心漫無卓識亦何足取萬曆間方
有執著傷寒條辨始先卽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然
未免失之過激不若愛禮存羊取而駁正之是非旣究功罪
自明也其於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營衛者分
屬卓識超越前人此外不違立言之旨者尚多大率千有餘
年若明若昧之書欲取而尚論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先
振舉其大綱然後詳明其節目始爲至當不易之規誠以冬
春夏秋時之四序也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者
四序中主病之大綱也舉三百九十七法分隸於大綱之下
然後仲景之書始爲全書其冬傷於寒一門仲景立法獨詳

於春夏秋三時者、蓋以春夏秋時令雖有不同、其受外感則一、自可取治傷寒之法、錯綜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學者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可見引伸觸類、治百病有餘能。況同一外感乎。是春夏秋之傷、溫傷熱明、以冬月傷寒為大綱矣。至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一經為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向也。大綱混於節目之中、無可尋繹、祇覺其書之殘缺難讀。今大綱既定、然後詳求其節目、始知仲景書中、矩則森森、毋論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方、通身手眼、始尋一一點出、識之、而心開識朗、不復為從前之師說所燻浸、假由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彌光。

而吾生大慰矣。

又曰嘗觀王叔和彙集扁鵲仲景華元化先哲脉法爲一書
名曰脉經其於仲景傷寒論尤加探討宜乎顯微畢貫曲暢
創法制方之本旨以啓後人之信從可也乃於彙脉之中間
一彙證不該不貫猶曰彙書之常也至於編述傷寒全書苟
簡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則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例一篇蔓
引贅辭其後可與不可諸篇獨遺精髓平脉一編奪入已見
總之碎剪美錦綴以敗絮盲瞽後世無繇復覩蒲蔽之華况
於編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語明是賈人居奇
之術致令黃岐一脉斬絕無遺悠悠忽忽沿習至今所謂十

古疑城莫此難破茲欲直趨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助破叔和如太陽經中證緒分頭後學已難入手乃更挿入溫病合病併病少陽病過經不解病坐令讀者茫然譬諸五穀雖為食寶設不各為區別一槩混種混收鮮不耕者食者之困矣如陽明經中漫次仲景編舉問答一端隸於篇首綱領倒置先後差錯且無扼要至於春溫夏熱之證當另立大綱額自名篇者迺懵然不識此等大關一差則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之旨盡晦致後人誤以冬月之方施於春夏而歸咎古方之不可以治全病者誰之過歟至於霍亂病陰陽易差後勞復等證不過條目中事耳迺另立篇名與六經並

峙又何輕所重而重所輕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尋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墜也哉

又曰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大意妄行編次補綴尚存闕疑一綫觀其篇首之辭謂痙濕鳴雖同爲太陽經病以爲互應別論者其一徵也觀其篇中謂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旨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徵也觀其篇末補綴脉法分爲二篇上篇仍仲景之舊下篇託仲景以傳猶未至於顛倒大亂者其一徵也第其不露補綴之痕反以平脉本各易爲辨脉而陰行一字之顛倒此吾所爲識其僭竊耳若天林億之校正成無己之詮註則以脉法爲第一卷矣仲景自

叙云平脉辨證爲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則脉法洵當隸於
篇首但晉承漢統仲景遺書未湮叔和補綴之言不敢混入
姑附於後不爲無見二家不察竟移編篇首此後羚羊掛角
無跡可求詎能辨其孰爲仲景孰爲叔和乎然猶隱而難識
也其序例一篇明係叔和所撰何延列於第二卷豈以仲景
之書非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無弊亦無先傳後經之理
况其蔓引贅辭橫掃異氣寸瑜尺瑕何所見而崇信若是致
令後學畫蛇添足買櫝還珠煌煌聖言千古無色是二家羽
翼叔和以成名比以長君逢君無所逃矣至其詮釋之差十
居六七夫先已視神髓爲糟粕矣更安望闡發精理乎

程應旄曰論之爲言斷也斷者蔽也分明指此爲傷寒之爰
書矣故首尾分篇只存論之體裁而別嫌明疑指奸摘伏深
文大義具見於標篇之辨字上辨之爲言詰也詰者鞫也既
詰且鞫則必無枉無偏方蔽專自不得不借論以申其辨
按程氏有辨傷寒論五篇王叔和序例貶傷一篇冗文
間語漫無統紀故省不錄

汪琥曰仲景論爲方書之祖以內經中有論而無方也叔和
起而撰次之知尊仲景矣但其於仲景論中插入己意使學
者不知孰爲仲景孰爲叔和以故後人非議之云叔和變亂
仲景傷寒論故具脈經亦受高陽生所竊取此具報也然仲

景書當三國時兵火之後殘缺失次若非叔和撰集不能延至於後復有成無已爲之註解也今醫勿但責叔和之過而忘叔和之功

又曰傷寒論自成註以後在昔明醫如李東垣不過以治法略舉其要朱丹溪亦僅以疑處摘問其目未聞有以仲景原論全解者至明季有歛人方中行著傷寒條辨八卷乃成氏之後一人而已我朝初有喻嘉言者推廣方氏未發之旨著尚論篇五卷是亦仲景之功臣也復有程子郊倩卽倣二書之意著後條辨六集其中亦有可採之處所可嫌者三家之書皆倒亂仲景六經篇原文彼雖各有其理要之六經原次

或當日叔和未盡改易其間仲景妙義爲知不反由此新編而盡失耶况方書治病不過欲每條解明不致醫藥有誤而已非若文公章句必欲承上起下也孔子云愛禮存羊凡六經原次余不敢亂叔和之舊

又曰王叔和編次仲景方論三十六卷當是十六卷據論集中云仲景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叔和編次何至遽增二十卷書邪况仲景當日止著論二十二篇尚未分爲幾卷至叔和始託名仲景撰成并辨脉平脉法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則是醫林列傳云三十六卷誤矣相傳仲景論有一百一十三方考其書十卷內計方止一百一十二道

柯琴曰仲景自序言作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則傷寒雜病未嘗分爲兩書也凡條中不貫傷寒者卽與雜病同義如太陽之頭項強痛陽明之胃實少陽之口苦咽乾目眩太陰之腹滿吐利少陰之欲寐厥陰之消渴氣上冲心等證是六經之爲病不是六經之傷寒乃六經分司諸病之提綱非專爲傷寒一證立法也觀五經提綱皆指內證惟太陽提綱爲寒邪傷表立因太陽主表其提綱爲外感立法故叔和將仲景之合論全屬傷寒不知仲景已自明其書不獨爲傷寒設所以太陽篇中先將諸病線索逐條提清比他經更詳也其曰太陽病或已發熱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

者名曰傷寒是傷寒別有提綱矣此不特爲太陽傷寒之提綱即六經總綱觀仲景獨于太陽篇別其名曰傷寒曰中風曰中暑曰溫病曰濕痺而他經不復分者則一隅之中可以尋其一貫之理也其他結胸藏結陽結陰結痰熱發黃熱入血室譫語如狂等證或因傷寒或非傷寒紛紜雜沓之中正可思傷寒雜病合論之旨矣蓋傷寒之外皆雜病不脫六經故立六經而分司之傷寒之中最多雜病內外夾雜虛實互呈故將傷寒雜病而合參之此扼要法也叔和不知此旨謂瘧濕暈三種宜應別論則中風濕病何身與之合論邪以三證爲傷寒所致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則中風非傷寒所

致溫病與傷寒不相似者何不爲之別立耶霍亂屬肝木爲
患陰陽易差後勞復皆傷筋動骨所致咸當屬于厥陰何得
別立篇目叔和分太陽三症于前分厥陰諸症于後豈知仲
景約法能合而病兼該于六經而不能逃六經之外只在六
經上求根本不在諸証名目上求枝葉叔和以私意割亂仲
景之原集于勞復後重集可發汗不可發汗諸篇如弱反在
關滯反在顛微反在下不知如何名反豈滯微弱等脈有
定位乎其云大法春夏宜發汗春宜吐秋宜下設未值其時
當汗不汗當下不下必得其時耶而且利水清火溫補和解
等法概不言及所以今人稱仲景只有汗吐下三法實由于

是夫四時各家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異汗吐下者因病而
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時自有此大法之謬後人因有
隨時同藥之道論麻黃桂枝湯者謂宜于冬月嚴寒而三時
禁用論白虎湯者謂宜于夏而大禁于秋分後與立夏之前
夫寒熱濕涼之逆用必先歲氣獨不曰有假者反之有是證
因有是方仲景因證立方豈隨時定劑哉當知仲景治法悉
本內經

又曰仲景言平脉辨證爲傷寒雜病論是脉與症未嘗兩分
也夫因病而平脉則平脉卽在辨症中脉有陰陽發熱惡寒發
于陽無熱惡寒發于陰是病之陰陽也當列前論之首浮大

動數名陽沈瀋弱弦微名陰是脉之陰陽也此條當為之繼
叔和既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脉是知叔和別立脉法從
此搜採身試觀太陽篇云脉浮者病在表脉浮緊者法當身
疼痛脉浮數者法當汗出愈諸條脉法不入辨脉平脉篇是
叔和搜採未盡猶遺仲景舊格也由此推之知寸口脉浮為
在表及寸口脉浮而緊脉浮而數諸條皆從此等處採出脉
有陰結陽結條未始不在陽明中風中寒之間洒淅惡寒而
復發熱者未始不在少陽寒熱往來之部脉陰陽俱緊者未
必非少陰之文陰陽相搏條未必不在傷寒脉結代之際設
仲景別集脉法或有上下之分決無辨平之別矣名平名辨

皆叔和搜採諸說仲景所云各承家伎者是也叔和既改扶
仲景原文獨爲傷寒立論十六卷中不知道棄幾何而今六
經之文夾雜者亦不少豈獨然仲景舊集哉世以金匱要略
爲仲景雜病共經磨砢之後乎

張志聰曰註解本論必明仲祖撰論之原方爲有本其序有
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之說素問九
卷者素問八十一篇內有遺闕故舉其卷靈樞君臣問難八
十一篇毫無遺闕故舉其篇陰陽大論者素問中大論七篇
皆論五運六氣司天在泉陰陽上下寒熱勝復之理胎臚藥
錄者如神農本草經長桑陽慶禁方之類其序又云經絡府俞

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
致哉由是而才識之士須知仲祖撰論本靈素而補其未盡
必于傷寒原序玩索有得胎臚羅列之謂

又曰本草靈素聖經也傷寒要略賢論也賢論猶儒者之四
書聖經猶儒者本經奈千古以來天下之醫祇求方伎以行
術不求經旨以論病仲祖序云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
各承家伎終始順舊舉世昏迷莫能覺悟者是也夫本論雖
論傷寒而經脈藏府陰陽交會之理凡病皆然故內科外科
兒科女科本論皆當讀也不明四書者不可以爲儒不明本
論者不可以爲醫經云非其人勿授論云傳與賢人甚哉人

之不易得也

張璐曰余嘗見王叔和集仲景傷寒論未嘗不廢書而三嘆也嗟夫猶賴叔和爲仲景之功臣使無叔和之集則傷寒書同於卒病之不傳矣何能有六經證治采

錢潢曰傷寒論一書按長沙公自序原云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至西晉王叔和編次之後其卒病論六卷早已云亡後人不得復見相傳謂叔和又次爲三十六卷至宋成無己因王氏之遺書又註爲傷寒論十卷非唯仲景之舊不得復視即叔和之書亦杳不可見矣第閱叔和所作傷寒序例一篇其妄用經文創立謬說亦殊不足觀不若遺亡之爲愈也其

成氏註本原云十卷，今行於世者，究僅七卷，以辨脉平脉為第一卷，其言原係仲景原文，亦不為過，但第二卷傷寒例一篇，乃王叔和所作，非仲景原文，因何亦列於七卷之中，而反居仲景六經之前，非唯文理背謬，且冠履倒置，枳亂錯雜矣。其第七卷，雖有霍亂陰陽易及瘧後諸復症，允為仲景原文，而後之諸可與不可，又非長沙之筆矣。何以知之，其卷首云：夫以疾病至急，倉卒難尋，故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比之三陰三陽，為易見也。如此語氣，確為叔和所集。况大法春宜汗及春宜吐，秋宜下之說，於理未通，均屬可刪。

魏荔彤曰：傷寒例，叔和氏修緝醫聖之書，發其凡例也。列於

論首名之曰例標題原未有序字後人以其文近於序故更
名之曰序例成氏註之方氏刪之喻氏駁之程氏嘻笑且怒
罵之以爲僭濫以爲悖謬愚平心靜氣論之其意亦未大舛
特欲推廣傷寒於傷寒外耳不知傷寒論原非而論傷寒內
也例之大槩謂四時皆有外感之氣惟冬月乃正傷寒之名
欲推廣而反成拘執矣更爲引伸春溫夏暑瘧病熱病疫病
原思於傷寒外多所論列因醫聖自序中言傷寒疑似之間
誤人階厲故欲辨其是非以附益原書之義也但於諸証不
爲條分縷晰一如凡例之製乃參禡反覆籠統鋪叙以成文
旣無太史公伯夷列傳手筆必見方盤圓柄否則重構疊嶂

矣例不成例序不成序是其才力之不逮體認之未真以尊
崇闡發之心竟成儒者自分兩歧迄難合一何也以醫聖原
兼萬病而論其一叙和之例欲分萬病為萬也至於詳明時
令氣化以別疾病感受仍是分晰異同之見何其冗亂無紀
乎因而及於藥治之遲早風土之涼燠以為明切實皆郭廓
不能尋傷寒論之精深雖欲有言不能不流為冒語也復叙
六經傷寒及兩感之脈證與各有愈期不治之故在傷寒論
中已明此非贅疣耶最是初感風寒二邪大關巨節默無分
剖又何殊乎却將壞證牽入溫瘧等症既明溫暑瘧熱疫證
不同傷寒分時異感各成一病又忽有四變之說殊覺自相

秦起更及遲治誤治諸條曰若曰凡縱再增益千百亦苦於
挂少漏多發凡起例不言全書持綱挈領之處而以己意泛
濫舉之曰此書之例書自書而例自例何以使人讀例而尋
書之簡潔精緻乎將徒畫蛇之足續息之踵而已末雖明生
愈死亡之機終亦不可勝言總因不能合全書以爲體會撮
其易簡之善著爲知從之法乃以爲既緝是書不可不以推
廣爲發明本欲附職各彰立言不朽抑知後人不少假借細
加指摘也耶愚故原其初念本在遵循非蒙違戾而智淺才
薄不能心得全書精義乃欲以多求勝備其闕略豈知醫聖
之文言近而指遠辭簡而意該乎然醫聖數十年正學賴此

不墜其功亦不衛敬仲序詩之下詩序雖經朱子刪駁而古
遠所傳於今不泯則叔和之例可以比照杜氏以例例春秋
矣至可例與否例之當否其例是在叔和不能自違其意者
後之讀例君子可以代明何必削之不許天下共見聞而求
其公是耶方氏謂以傳先經非體焉謂例也非傳也傳必附
經例則仍可首列也倘叔和當日能將所謂溫暑癘熱疫諸
證各就高門分撰附經詳其畧論精言治法以述寫作如朱
子之補大學豈非醫聖之高弟醫門之功臣乎不能為此而
於例中叢睦言之吾知其於此數證原委亦未大明約略敷
衍不意乃成罪案因此沒其緝書原志則亦大可惜矣

又曰辨脉一篇的是醫聖原文其辭簡括其義深長與傷寒
雜病論心思筆致皆足令人細繹不盡推暨無方矣蓋辨脈
爲論證之先務所以叙和叙次爲第一不可謂以傳僭經也
旣非叙和所能擬議原爲醫聖高文巨典不妨置之諸論之
首以皇診視之事矣於平脈分篇是否醫聖本意或叙和效
虞書中分二典之智乎但忽首爲韵語似反覺唐虞淺近不
類一手豈少陵不能作散文而醫聖不能作韵語耶真贋已
無可考孰得而屏之屏之反爲僭矣

又曰辨脉平脉二篇亦非後人妄分爲二也蓋於辨平二字
之義未能深悉也辨者分別之也平者較量之也平如平章

之平非平人之脈如謂篇中帶言平人之脈試觀之何其言
平人之脈十之一二言疾病之脈十反八九乎然則辨者始
條理也分爲二推至於無窮也平者終條理也衡如一究歸
於不二也氣有陰陽邪亦有陰陽病必分陰陽脈必辨陰陽
故必分爲二以辨之氣之陰陽有有餘不足邪之陰陽亦有
衰盛病因而有輕重脈必平陰陽 權衡如一以平之細玩
二篇洵是此義不可悉舉略觀大意可知矣至於其文古樸
簡潔其義精微廣大惟醫聖獨擅其能非王氏所可贊之辭
合傷寒例觀之亦自明編次於六經論之首先脈後証先辨
平乎脈以審証後條列乎証以處治序次亦未紊也

吳儀洛曰仲景書一語可當千百言每令人闡發不盡讀者須沈潛及復必於言外透出神髓斯為能讀仲景書耳

姚際恒曰傷寒論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此書本為醫家經方之祖然駁雜不倫往往難辨讀者苦不得其旨果

徐大椿曰仲景傷寒論編次者不下數十家因致聚訟紛紛此皆不知仲景作書之旨故也觀傷寒叙所述乃為庸醫誤治而設所以正治之法一經不過三四條餘皆救誤之法故其文亦變動不居讀傷寒論者皆設想懸擬之書則無往不尋其義矣今人必改叔和之次序或以此條在前或以此條在後或以此證因彼證而生或以此經因彼經而變互相詬

屬孰知病變萬端傳經無定古人因病以施方無編方以待
病其原本次序既已散亡庶幾叔和所定為可信何則叔和
序例云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
神驗者擬防世急則此書乃叔和所搜集而世人輒加辨駁
以為原本不如如此抑思苟無叔和安有此書且諸人所編果
能合仲景原文否耶夫六經現證有異有同後人見陽經一
證禱于陰經之中以為宜改入陽經之內不知陰經亦有此
證也人各是其私互致古人圓機活法泯沒不可問矣凡讀
書能得書中之精義要訣歷歷分明則任其顛倒錯亂而我
心自能融會貫通否則徒以古書紛更互異愈改愈晦矣醫

學源流論

周者吾曰仲景傷寒書爲叔和編次已失其真卽林億校本亦已難得今世所傳惟成無己註釋之本而已至三百九十七法莫不津津樂道而究鮮確指汪令友亦云前人所未明言其引張孝培傷寒類疏桂枝湯服後至以助藥力爲一法溫覆至如水流漓又一法稱與諸家不同顧吾不知其何本而有此考前明有吾虞趙開美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其三百九十七法於每篇之首詳其幾先則節錄原文開明第一第二二次於原文之下後列一二三之數總計全書治法顯然也但不知出自叔和出自林億今之傳本亡之者殆爲無己所

刑乎後人未見宋刻茫然不曉如王安石亦未之見也國朝
王晉三雖於每方之下註以各法亦不過繼張孝培汪苓友
之志而變禮存羊究有未能悉洽者故愚以為註書不應改
移止宜就文辯論如朱子之賢關文錯簡皆仍其舊無已何
人而乃擅削以致迄今盈庭聚訟也 吳醫彙講

按先子曰傷寒論後漢張仲景著晉王叔和撰次經
六朝隋唐而未見表章者至宋治平中始命傷臣校定
是書孫奇等序載開寶中節度使高繼冲曾編錄進上
然其書文理舛誤未嘗校正歷代雖藏之書府亦不
校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校定張仲景傷寒論

。此卽麻黃湯之所主，其十分之七，豈盡以麻黃湯一證而死乎，蓋傷寒

十卷總二十二篇，合三百九十七法，除複重有一百一十二方，其命書以傷寒者，仲景自序稱其宗族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天橫之莫救，遂作此書，以論中傷寒，乃外感中之一證，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爲傷寒者，外感之總稱也。素問黃帝問熱病者，傷寒之類也。而岐伯答以傷寒一日，太陽云云，難經曰，傷寒有幾，曰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千金方引小品曰，傷寒雅士之辭，云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耳，不說病之異同也。考

之衆經其寔殊異矣肘后方曰貴勝雅言總呼傷寒世
因號爲時行外臺秘要許仁則論天行病曰此病方家
呼爲傷寒而所以爲外感之總稱者蓋莫爲天地殺厲
之氣亘於四時而善傷人非溫之行於春暑之行於夏
各王于一時之比是以凡外邪之傷人盡呼爲傷寒仲
景所以命書者祇取乎此而已如麻黃湯證則對中風
而立名者即傷寒中之一證其義迥別矣後漢書崔是
政論曰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
納雖度紀之道非續膏之膏此所謂傷寒者指天行病
即是雅士之辭也而仲景稱之以論者是論難之論內

經諸篇有岐黃問答之語者必係以論字無之者則否
金匱要略各篇題下有論幾首證幾首方幾首攻之原
文其云論者乃問答之語也朱震亨格致餘論序云假
數問答仲景之書也其爲論難之義較然矣後人尊崇
之至遂以經論之論釋之恐非仲景之本旨也仲景自
序首題曰傷寒卒病論卒乃雜之訛序中云作傷寒雜
病論合十六卷其爲誤寫可知矣隋志有張仲景方十
五卷而無傷寒論之目蓋得非當時以湮晦而不見之
故耶舊唐志亦不收之至新唐志則云王叔和張仲景
方十五卷傷寒卒病論十卷雜之訛卒其來舊矣雜病

乃對傷寒而謂中風歷節血痺虛勞等之類雜病論即
今金匱要略喻昌曰卒病論已不可覩錢潢云卒病論
早云亡程應旆曰本論具有治雜病之方法柯琴曰條
中不貫傷寒者皆是雜病故曰傷寒雜病論此說並不
可從也又隋志載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亡今傷寒
論每篇盡冠辨字即指今傷寒論而其云亡者蓋十金
方稱江南諸師秘傳傷寒方法不傳然則隋志云亡者其
實非亡也而其云十卷者攷諸仲景自序乃缺六卷蓋
傷寒論十卷雜病論六卷各別行於世者而王憲外臺
秘要載金匱要略諸方而曰出張仲景傷寒論某卷中

則唐時其全佚十六卷，不易舊目者，才存臺閣中。王氏知弘文館圖籍方書等時，特得探其秘要而載其著書。今所傳十卷，雖重複頗多，似強足十卷之數者，然逐一對勘，大抵與外臺所引符，則今傷寒論不可斷為非七錄及唐志之舊也。蓋外臺所引今攷其卷目：桂枝湯出第二卷中，知太陽二篇；出第二卷，葛根湯、麻黃湯、小柴胡湯、小建中湯，云出第三卷中，知太陽中篇；在第三卷，柴胡桂枝乾姜湯、大陷胸丸、大小陷胸湯、大柴胡湯、半夏瀉心湯、文蛤散、白散，云出第四卷中，知太陽下篇；在第四卷，大承氣湯、茵陳蒿湯、猪苓湯，云出第五卷中，知陽

明篇在第五卷半夏散及湯真武湯乾姜黃連黃芩人
參湯云出第六卷中知少陰厥陰二篇在第六卷其
第一第七第八第九雖無所考而葛根黃芩黃連湯云
出第七卷中其餘不引藥方則當第一卷辨脈等篇第
七以下乃汗吐下不可等篇且太陽病三日云云屬
調胃承氣湯條今本載第五卷陽明篇云出第十卷傷
寒汗出惡寒身熱大渴不止欲飲水一二斗者白虎加
人參湯主之此條今本失載蓋係于脫文而云出第十
卷中知辨發汗吐下後病在第十卷由是觀之傷寒論
大抵與今本無大異同如雜病則瘧濕喝在第十一卷

黃疸在第十四卷瘧病胸痺心痛寒疝在第十五卷嘔吐噦在第十六卷而百合病論並方霍亂中湯附子粳米湯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並云出第十七卷中肺脹小香龍加石膏湯越婢加半夏湯肺癰桔梗白散並云出第十八卷中是王氏所見本不止十六卷乃知雜病分門次第與今本金匱要略大不同此可窺舊本之厓畧也晉皇甫謐甲乙經序曰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爲湯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爲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世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皆可施用案伊尹作湯液所未經見唯漢書執文志載湯液經

法四十卷此豈伊尹所作歟然仲景自序特云博採衆
方未言及湯液士守去仲景時不遠豈親觀所謂湯液
者而爲此說歟自序又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
陽大論胎孕藥錄并平脈辨證作傷寒雜病論合十六
卷蓋傷寒三陰三陽乃原于素問九卷傷寒中風溫病
等之目亦八十一難其他如陰陽大論雖未知何等
書然要之其舊典之文而編著者非悉仲景之創論立
方也元吳澄作活人書辨序曰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
予嘗嘆東漢之文氣無復能如西都獨醫家此書淵奧
典雅煥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觀仲景於序卓犖殊

甚然後知序乃仲景自序而傷寒論即古湯液論蓋上
世遺書仲景特編纂云爾吳氏此說原于士安其論未
可定然但至論文章之更變則雖非我醫家所能及似
宜以資考鏡也林億等校定序曰張仲景漢書無傳見
名醫錄云按皇甫謐甲乙經序晉書皇甫謐傳其被稱
于當時可見晉去漢不遠其言如此仲景雖於漢書無
傳其爲漢末人無疑矣後漢書劉表傳曰建安三年長
沙太子張羨率衆凌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
平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蓋仲景羨之族豈表破羨
之後使仲景代之乎林億等校定序又曰自仲景于今

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成無已亦曰仲景之書遠
今千年而顯用於世者王叔和之力也蓋仲景書當三
國兵燹之餘殘缺失次若非叔和撰集不能延至於今
功莫大矣而明洪武中鄉溪黃氏作傷寒類證釋惑曰
仲景之書六經至勞復而已其間具三百九十七法一
百一十三方纖悉畢備有條不紊也辨脈平脈傷寒
例三篇叔和采摭群書附以己意雖間有仲景說實三
百九十七法之外者也瘧濕喝一篇出金匱要略叔和
反編入于六經之右又有汗吐下不可并汗吐下後
證叔和重集于篇末云此說原于王履源回集但屬以

傷寒例爲仲景舊文也從此而降方有執喻昌柯琴輩
從而宗其說或駁或貶以加詆譏如序例則云搜採仲
景舊論以彙乃載其文揭以王叔和曰則此一篇叔和
所撰非敢僞託而作也至辨脈平脈汗吐下不可等
篇叔和旣於脈經中引其文以爲仲景語高湛養生論
曰王叔和性沈靜好著述考數遺文採摭群言撰脈經
十卷叔和脈經序亦曰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佗經
論要決合爲十卷其王阮傳載吳葛呂張所傳異同咸
悉載錄傷寒例固多不合仲景之繩墨而言屬荒謬者
然叔和亦一名士也豈有以我所立論嫁名於前賢而

爲採摭于已著書中如毒手攷猶之伎倆乎陰陽五行
漢儒好談之五藏六府經絡流注史記帝倉傳間及于
此漢志亦多載其書自仲景生於漢末何獨屏去今依
臨川吳氏之言而考之如六經至楚後文辭典雅樞奧
者係于所摭用古經之文其他言涉迂拘而文氣卑弱
世人以爲叔和所彙入者豈知非却是仲景之筆乎因
意傷寒例及原文中或曰疑非仲景方或曰無大黃恐
不爲大柴胡湯或本云等之語皆叔和所錄其語氣明
顯此餘盡是仲景舊文而其義前後矛盾文理曖昧難
曉者古書往往有之又何疑焉方喻諸家逐條更定刪

改字句以爲復仲景之舊殊不知益非本來惑亂後人
莫此爲甚視諸叔和其功罪之輕重果奈何也張遂辰
仲景全書卷首載醫林列傳曰王叔和撰次張仲景方
論爲三十六卷大行於世此原出于太平御覽引高湛
養生論然隋志等不載三十六卷目汪琬曰仲景爲傷
寒雜病論十六卷叔和編次何至遽增二十卷書邪則
云三十六卷誤矣要之傷寒論一部全是性命之書其
所關係大矣故讀此書者務盡胸中成見宜於陰陽表
裏虛實寒熱之分發汗吐下攻補和溫之別而痛着工
夫欲方臨證處療身親試驗之際而無疑殆也其中或

有條理抵牾字句鈎棘不易曉者勿敢妄爲穿鑿大抵
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經義了然無太難解者太陽病
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之類豈不至平至
易乎學者就其至平至易處而細勘研審辨定真假疑
似之區別而得性命上之神理是爲之得矣其所難解
釋諸家費曲說者縱令鑽究其旨不免隔靴抓痒如以
其不的確明備者施之于方術則害於性命亦不可測
然則其所難解釋者置諸闕如之例而可也諺云開卷
了然臨證茫然是醫家之通患學者宜致思於此亦何
苦以詭詰古人爲事乎哉

又按南陽府志載清張三翼墓建張醫聖祠序云三飛
仲景先生祠墓記稱南陽郡東高阜處父老相傳爲先
生墓與故宅存在洪武初有指揮郭雲仆其碑墓遂沒
越二百六十餘年爲崇禎戊辰有蘭陽諸生馮應麟者
感寒疾殆危恍惚中有神人撫體百節通快問之曰漢
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也城東四里許有祠祠後七十
七步有墓今將鑿并其上封之惟子後病愈十里走南
陽訪之不可得因謁三皇廟有仲景像即紀石廟中而
去後數年園下掘井得石碣題曰漢長沙太守醫聖張
仲景墓云其言荒唐不足信矣三異序中仲景名作璣

字考機古與璣通書彛典璣璣玉衡釋文云璣本作機
 晉書陸機字士衡可以證矣

醫籍考卷二十四

醫籍考卷二十五

東都 丹波元胤 紹務 編

方論 三

金匱玉函

宋志八卷註曰王叔和集

存

林億等疏曰金匱玉函經與傷寒論同體而別名欲人互相
檢閱而為表裏以防後世之亡遂其濟人之心不已深乎細
考前後乃王叔和撰次之書緣仲景有金匱錄故以金匱玉
函名取寶而藏之之義也王叔和西晉人為大醫令雖博好

經方其學專于仲景是以獨出於諸家之右仲景之書及今
八百餘年不墜于地者皆其力也但此經自晉以來傳之既
久方證訛謬不倫歷代名醫雖學之皆不得彷彿惟孫思邈
粗曉其旨亦不能修正之况其下者乎國家詔儒臣校正醫
書臣等先校定傷寒論次校成此經其文理或有與傷寒論
不同者然其意義皆通聖賢之法不敢臆斷故並兩存之凡
八卷依次舊目總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恭惟主上大明
撫運視民如傷廣頒其書為天下生生之具直欲躋斯民於
壽域矣治平三年正月十八日

王好古曰金匱玉函即仲景之書稱也金匱要略亦出王函

醫壘元戎

陳世傑序曰金匱玉函經八卷漢張仲景論著晉王叔和所撰次也其標題蓋亦後人所加取珍秘之意仲景當漢季年篤好方術以拯大橫其用心仁矣故自素難本草湯液諸書咸扶根得髓其為傷寒雜病論實為萬世群方之祖自叔和尊尚以後年久遠錯亂放失者屢矣宋治平間命諸臣校定其目有三曰傷寒論金匱方論一各金匱以及此經是也雖未必盡復仲景本書之舊然一家之學粗完余幼讀二論精微簡畧務令上口以通思索偏求是經獨不可得後檢鄱陽馬氏經籍考雖列其目而所引帛序則實金匱玉函要略

也此經蓋自元時而不行于世矣歲壬辰義門何內翰以予
粗習張書句讀手抄宋本見授拜受卒業喜忘寢食惜其記
脫者多甚或不能以句既無他本可校乃博考衆籍以相證
佐補亡滅誤十得八九稿凡數易而始可讀則掩卷而歎曰
是可報命于內翰矣內翰嘗以古明醫多以醫示人見愛過
實囑刻其平生醫藥病狀之驗者予矍然不敢當語云三折
肱爲良醫予雖老是然處方設劑吾斯未信因念是經世久
未見而內翰旣得禁方不自秘區雖古人尤難之聞以傳後
其弘濟豈一師之說哉夫岐黃之書經也仲景之經律也臨
證療疾引經案律十不失一二論所述畧具矣是書則兼綜

兩者而整齊形證附類方藥各有門部次第不可渚亂則知
經又論之自出右醫門之金科玉條也八卷之中上順天和
以療人患非通三才之道而得往聖之心者不能觀者苟能
沈潛玩索而知其所以則因病發藥應如桴鼓順之則能起
死畔之則立殺人先儒以孫思邈尚爲祖晚其旨得其書者
未可謂不過與傷寒論及要略相出入而鹵莽治之也不揆
淺陋願與同志者熟讀而精思之昔康熙丙申陽月

按 先子曰金匱玉函是傷寒雜病論之別本同體而
異名者蓋從唐以前傳之大搶與千金翼所授同而外
臺小柴胡湯及柴胡加芒消湯方後引玉函經正與今

本符若其總例稱張仲景曰又云今以察色診脈辨病
救疾可行合宜之法并方藥共成八卷號為金匱玉函
經則後人就于晉人經方之書而湊合所撰也又究其
目之所錄晉書葛洪傳曰洪著金匱藥方百卷據肘后
方及抱朴子自云所撰百卷各曰玉函方則二者必是
一書由是觀之金匱玉函原是葛洪所命書即後人專
宗仲景者遂取為之標題也以其珍秘不出之故者錄
失其目歟漢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高祖紀註如淳曰
瞻金匱猶金匱也顏師古曰以金為匱保慎之義王子年
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仇老

子撰道德經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神仙傳曰
衛叔卿入太華山謂其子度世云汝歸當取吾齋書函
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
年可能乘雲而行是則命書之義也若金匱要略方論
後人又錄出其中論雜病者節畧以爲三卷者也林億
等云緣仲景有金匱錄故以金匱玉函名之然所謂金
匱錄他書不載其目唯宋本及俞樾趙開美所刊金匱
要略林億等序後有小叙稱仲景金匱錄岐黃素難之
方近將十卷云是原葛洪抱朴子及時后之方序諸想彼
作要略者改竄其文而所附味其旨趣汎濫不經未定

以為德也

醫籍考卷二十五

醫籍考卷三十六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編

方論四

成氏無已註解傷寒論舊訛作圖解

國史經籍志十卷

存

嚴器之序曰夫前聖有作後必有繼而述之者則其教乃得著于世矣醫之道源自炎黃以至神之妙始興經亦繼而伊尹以元聖之才撰成湯液俾黎庶之疾疫咸遂蠲除使萬代之生靈普蒙拯濟後漢張仲景又廣湯液為傷寒病論十

數卷然後醫方大備茲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晉太醫令王叔和以仲景之書撰次成叙得爲完帙昔人以仲景方一部爲衆方之祖蓋能繼述先聖之所作迄今千有餘年不墜於地者又得王氏闡明之力也傷寒論十卷其言精而奧其法約而詳非寡聞淺見所能賸究後雖有學者又各自名家未見發明僕忝醫業自幼但老耽味仲景之書五十餘年矣雖粗得其門而近升平堂然未入於室常爲之慊然昨者解后聊攝成公議論該博術業精通而有家學註成傷寒十卷出以示僕其三百九十七法之內分析異同彰明隱奧調陳脈理區別陰陽使表裏以昭然俾汗下而灼見百一十二方之

後通明名號之由彰顯藥性之主十劑輕重之攸分七情制
用之斯見別氣味之所宜明補瀉之所適又皆引內經旁字
衆說方法之辨莫不允當是前賢所未言後學所未識是得
仲景之深意者也昔所謂慊然者今悉達其奧矣親觀其書
誠難點點不揆荒蕪聊序其略時甲子中秋日洛陽嚴器之
序

王履曰成無已作傷寒論註又作明理論其表章為義纖悉
不遺可謂善翼羽仲景者然即入陰經之寒證又不及朱奉
議能識况即病立法之本旨乎宜其莫能知也惟其莫知故
於三陰諸寒證止隨文解義而已未嘗明其何由不為熟而

爲寒也 源泗集

陶華曰成無已頌文註釋並無缺疑正誤之言以致將之時傷寒之方通解溫暑遺福至今而未已也 傷寒瑣言

醫林列傳曰成無已聊攝人家世儒醫性識明敏記問該博撰述傷寒義皆前人未經道者指在定體分形析證若同而異者明之似是非者辨之古今言傷寒者祖張仲景但因其證而用之初未有發明其意義成無已博極研精深造自得本難素靈樞諸書以發明其奧因仲景方論以辨析其理表裏虛實陰陽死生之說究藥病輕重去取加減之意真得長沙公之旨趣所著傷寒論十卷明理論三卷論方一卷大

行於世 仲景全書附載

王肯堂曰解釋仲景書者惟成無己最爲詳明雖隨文順釋
自相矛盾者時或有之亦白璧微瑕固無損於連城也傷寒
準繩

汪琥曰成無己註解傷寒論猶王太僕之註內經所難者惟
創始耳後之人於其註之可疑者雖多所發明大半由其註
而啓悟至有忘其起予之功反責其註解之謬者或曰成氏
註傷寒論不過順文隨釋但嫌其不辨和語不分仲景書
正不知古人虛心著書不敢輕易指責所以品愈高者愈著
如吾輩者亦自厭其饒舌耳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論十卷漢張機撰晉王叔和編金成
 無已註明理論三卷論方一卷則無已所自撰以發明機說
 者也叔和高平人官太醫令無已聊攝人生於宋嘉祐治平
 間後聊攝地入於金遂為金人至海陵王正隆丙子年九十
 餘尚存見開禧元年歷陽張孝忠跋中明吳勉學刻此書題
 曰宋人誤也傷寒論前有宋高保衡孫奇林億等校正序稱
 開寶中節度使高繼冲嘗編錄進上其文理舛錯未能為正
 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今先校定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
 二篇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複者一百一十三方案一十三
原本誤作
 一十二今請頒行又稱自仲景於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
 今改正

學之云而明方有執作傷寒論條辨則詎叔和所編與無已
所註多所改易竄亂併以序例一篇爲叔和僞託而刪之國
朝喻昌作尚論篇於叔和編次之序例之謬及無已所註
林億等所校之失攻擊尤詳皆重爲考定自謂復長沙之舊
其書盛行於世而王氏成氏之書遂微然叔和爲一代名醫
又去古未遠其學當有所受無已於斯性研究終身亦必深
有所得似未可概從屏斥盡以爲非夫朱子改大學爲一經
十傳分中庸爲三十三章於學者不爲無裨必以謂孔門之
舊本如是則終無確證可憑也今大學中庸列朱子之本於
學官亦列鄭元之本於學官原不偏廢之烏可以後人重定

此書遂廢王氏成氏之本系

成氏無已明理論宋志冒屬器之三字

宋志四卷

存

藥方論自序曰制方之體宜通補瀉輕重澁滑燥濕十劑是也制方之用大小緩急奇耦複七方是也是以制方之體欲成七方之用者必本於氣味生成而制方成焉其寒熱溫涼四氣者生乎天酸苦辛鹹甘淡六味者成乎地生成而陰陽造化之機存焉是以一物之內氣味兼有一藥之中理性具矣主對治療由是而出斟酌其宜參合爲用君臣佐使各以

相宜宜攝變化不可勝量一十四百五十三病之方悉自此
而始矣其所謂君臣佐使者非特謂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
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爲佐使三品之
君臣也制方之妙的與病相對有毒無毒所治爲病主主病
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擇其相須相使制其相畏
相惡去其相反相殺君臣有序而方道備矣方宜一君二臣
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二臣九佐使 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
氣力不全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
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耦之
制也君二臣五奇之制也君二臣六耦之制也近者奇之遠

者耦之所謂遠近者身之遠近也在外者身半以上同天之陽其氣爲近在內者身半以下同地之陰其氣爲遠心肺位膈上其藏爲近腎肝位膈下其藏爲遠近而奇耦制小其服遠而奇耦制大其服腎肝位遠數多則其氣緩不能速應於下必劑大而數少取其氣迅急可以走下也心肺位近數少則其氣急不能發散於上必劑少而數多取其氣易散可以補上也所謂數者腎一肝三脾五心七肺九爲五藏之常制不得越者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又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隨其攸利而施之遠近得其宜矣奇方之制大而數少以取迅走於下所謂下藥不以耦耦方之制少而

數多以取發散於上所謂汗藥不以奇經曰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耦處方之制無逾是也然自古諸方歷歲浸遠難可考評惟張仲景方一部最爲衆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醫岐之中特爲樞要參今法古不越毫末實乃大聖之所作也一百一十三方之內擇其醫門常用者方二十首因以方制之法明之庶幾少發古人之用心矣醫器之序曰余嘗思歷代明醫迴骸起死祛邪愈疾非曰生而知之必也祖述前聖之經才高識妙探微索隱研究義理得其旨趣故無施而不可且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或死或愈止於六七日之間十日以上故漢張長沙感往昔之淪喪

傷橫夭之莫救撰爲傷寒論一十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十三方爲醫門之規繩治病之宗本然自漢逮今千有餘年唯王叔和得其旨趣後人皆不得其門而入是以其間少於託釋闕於講義自宋以來名醫間有著述者如龐安常作平病論朱肱作活人書韓祗和作微旨王寔作證治雖皆互有闡明之義然而未能盡張長沙之深意聊攝成公家世儒醫性識明敏記問該博撰述傷寒義皆前人未經道者指在定體分形析證若同而異者明之似是非者辯之釋戰慄百內外之診論煩躁有陰陽之別證語鄭聲令虛實之灼知四逆與厥使淺深之類明始於發熱終於勞復凡五十篇目之曰

明理論所謂真得長沙公之旨趣也使習醫之流讀其論而知其理識其證而別其病胥次了然而無惑顧不博哉余家醫業五十載究旨窮經自幼迄老凡古今醫書無不涉獵觀此書義理粲然不能默默因序其略歲在壬戌八月望日錦嶺山巖器之序

張孝忠跋曰右註解傷寒論十卷明理論三卷論方一卷聊攝成無已之所作自北而南蓋兩集也予以紹熙庚戌歲入都傳前十歲於醫者王光庭家洎守荆門又於襄陽訪後四卷得之望聞問切治病處方之要舉未越此古人言傷寒者祖張長沙但因其證而用之初未有發明其意義成公博極

研精深造自得本難素靈樞諸書以發明其奧因仲景方論以辯析其理極表裏虛實陰陽死生之說究藥病輕重去取加減之意毫髮不無遺恨誠仲景之忠臣醫家之大法也士大夫宦四方每病無醫予來柳山石所歎息欲示之教難於空言故刊此書以爲楷式使家藏具本人誦其言矢獲傷生庶乎免矣成公當乙亥丙子歲其年九十餘則必生於嘉祐治平之間國家長育人材命醫立學得人之效一至于此則天下後世凡所謂教養云者可不深加之意也夫開禧改元五月甲子歷陽張孝忠

汪琥曰傷寒明理論金聊攝人成無已撰書凡四卷其第一

卷至第三卷共論五十篇始於發熱終於勞復其第四卷發明桂枝等方二十首此爲深得傷寒之旨趣者也但其中四十五論云陽明病下血譫語此爲熱入血室者斯蓋言男子不止謂婦人此與仲景之意大悖然亦不可因其一節之短掩其全部之長取名明理信不誣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成無已所作明理論凡五十篇又論方二十篇於君臣佐使之義闡發尤明嚴器之序補無已擬定傷寒義皆前人未經道者其推挹甚至張孝忠亦稱無已此二集自北而南先以紹興庚戌得傷寒論註十卷於醫士王光庭家後守荊門又於襄陽訪得明理論四卷因爲刊板於郴

山則在當時固已深重其書矣

陶氏華傷寒明理續論

一卷

存

自序曰昔朱肱奉議著傷寒百問書經進授醫博士其書付
監刊行道遇豫章名醫宋道方因就質之宋為指駁數十條
肱固然自失由是書監不刊事見續易簡方雙鐘李知先又
為歌括八韻二書吾鄉先輩例以為活人之書按魏志華佗
傳云出書一卷此書可以活人則活人之名所由始而仲景
傷寒論是也朱李二公雖知有仲景之書不能臻其闡奧未

足以充活人之名正統改元余遊京師遇臨江劉志善先生
授書一卷指摘百問亦數十條携以南歸呈之松江趙景元
先生奉議之書固未盡善而劉公所駁似爲大察前人無議
爲也且仲景之書流傳旣久魚魯實多微辭奧妙之互見殘
簡斷編之後先朱公旣未知其文又不知其證候然自漢魏
以來高人逸士所著不傳于今者何可勝數因出示諸書曰
郭白雲傷寒補亡龐安常卒病論韓祗和微旨楊仁齋傷寒
類書王定證治常器之楊大授凡此數種皆有功于仲景而
東南醫流所未見也景元亦自編一書曰傷寒類例久未之
成不以示人庚寅冬予病足不出戶庭數月因觀成無己明

理論止五十證辨究詳明惜其未備於是乃集所見所聞比類附例斟酌而損益之遂成一書名曰明理續論姑以自備遺立非敢傳諸人也雖朱公百問積平生之勤尚不免後人之紛紛言之予實何人乃以數月而有所成蓋賴古人之成訓有以啓發之初學醫之士或有所得焉當有知予心者乃記其所由於卷首云

杭州府志曰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病有奇效一人患病因食羊肉涉水結於胸中其門人請曰此病下之不能吐之不_出當用何法陶曰宜食砒一錢門人未之信也乃以他藥試之百計不效卒依華言一服而吐遂愈門人問之曰砒性殺

人何能治病陶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肉得砒而吐而砒得
羊肉則不能殺人是以知其可愈後來者郡治傷寒一服卽
愈神効莫測名動一時然非重賂莫能致論者以是少之所
著六書曰瑣言曰家秘曰殺車樞法曰截江網曰一提金曰
明理續論仲景以後一人而已

巴氏應奎傷寒明理補論

四卷

存

閔氏芝慶傷寒明理論刪補

四卷

存

自序曰昔軒岐洞悉醫經論及傷寒狀經脈之傳分汗下之
法定愈否之期皆以日計者道其常舉其要也若夫諸變不
可勝數內經難以其論故天復生仲景以宣其秘洩傳變之
諦別陰陽之發病撰論推廣經義立方惠生靈一理貫通
群緒畢著第非凡之教必潤深文簡意博世難規測成無已

奮起研窮創爲訓解雖不能悉合微妙而發明者殊多更出
餘意以著明理論誠恐理有不明則執迷妄意戕害必罪故
註外諄一耳上宗前哲亦啓後學寧不殷乎議論五十首彰
顯表裏實虛方論二十章剖析直匡佐夫死生有據治療
堪憑學者引伸觸類自可明其未盡者然必究內經與傷
寒論庶乎學有源流心有主宰理可自明苟然端本尋支徒
爾檢閱斯集則重道成氏之心終可憐然味理也至陶尚文
家秘之類剽竊成氏首耳烏能出其右哉觀者當知取舍矣
雖然壁或有瑕書難盡信稍爲補刪便屬僭踰三卷之中惟
煩證虛煩陽厥陰厥刪者全文補以愚意如其次第仍於四

條下明即其故見全刪全補者與他條有別也其餘六十六條或刪字或刪句因詞繁而刪因說悞而刪悉順原文仍令上六貫通間有明以鄙意補其闕略者則皆細書令其古今不紊也蓋由欲助明理以勝遂因成氏舊而損益之不自知其妄耳志醫士可不思明理耶西吳松筠館主人閔芝慶題

按芝慶曰煩者不能安靜之貌較諸躁則輕焉因於熱者固多亦有因於寒者烏成氏誤以煩熱為一條云煩者熱也其虛煩一條亦欠妥因併刪而改之又四逆與厥其義無異而皆變文耳成氏謂四逆輕於厥編為二證仍就其論而采所可取舍其所當去為陽厥陰厥二

條以補之其論精核可以為據無復黨同護闕之弊矣

汪氏琥增補成氏明理論

未見

汪琥曰成氏註仲景書已完又自撰明理論其解仲景桂枝

麻黃青龍等湯尤為明暢第惜其所解者不過廿餘方耳其

所未發明者愚即以原註中之意及採內臺等書莫半以鄙

意補之傷寒論辨註九例

宋氏雲公傷寒類證

二卷

存

自序曰竊聞天地師道以覆載聖人之醫以濟物道德醫藥皆原於一醫不通道無以知造物之機道不通醫無以盡養生之理然欲學此道者必先立其志志立則物格物格則學專學雖專也必得師匠則可入其門矣更能敬惠愛物公正無私方合其道夫掌命之職其大矣哉且聖智玄遠自有樞要強欲穿鑿徒勞皓首僕於常山醫流張道人處密受通玄類證乃仲景之鈐法也彼得之異人而世未有本切念仲景之書隱奧難見雖有上士所見博達奈以一心日應衆病萬一差悞豈不憂哉今則此書換其微言宗為直說使難見之文明於掌上故曰舉一綱而萬目張標一言而衆理顯若得

是書以補廢志其濟世也不亦深乎故命工開版庶傳永久
昔大定癸未九月望日河內宋雲公迹

汪琬曰明季虞山人校刊類證三卷於仲景全書中其書以
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分爲五十門以太陽等六經編爲辰卯
寅丑子亥字號有如五十門以嘔吐門爲始見辰字號某嘔
證當用仲景某方與馬宗素鈐法相似亦別無發明處故準
繩凡例云纂傷寒者衆矣知尊仲景書而遺後賢續法者好
古之過也類證諸書是也

傷寒摘疑

九靈山房集丹溪翁傳作傷寒辨疑
宋瀛州漢石表辭作傷寒論辨

讀書敏求記一卷

未見

錢曾曰朱彥脩謂仲景書儒家之論孟也復何所疑摘之者
竊恐摘簡斷文章句或誤故畧紀所疑而附以己意非敢致
疑于仲景也

汪琬曰傷寒摘疑問目元丹溪朱震亨撰書止一卷始議脈
終議證與湯此亦闡揚仲景之文大有益於後學者惜乎其
論止一十九條而已

滑氏壽傷寒例鈔醫史醫事傳作
讀傷寒論鈔

三卷

未見

汪璠曰傷寒例鈔元許昌滑壽伯仁集書凡三卷其上卷首鈔傷寒例次鈔六經有如太陽一經先鈔本經總例曰在經之證曰入府之證曰傳變之證又次鈔本經雜例凡三陽經及合併病皆如上例鈔作一卷其中卷則鈔三陰經例及陰陽差後勞食後例其下卷則鈔脈例有如亡血脈陽衰脈病脈難治脈又如六經中風及傷風見寒傷寒見風溫病風溫瘧濕暈霍亂厥逆下利嘔吐可否汗下之條皆鈔其脈末後則鈔死證三十餘條其於仲景之論毫無發明亦止便學者之記習耳

許氏弘金鏡內臺方議

十二卷

存

建安縣志曰許為字宗道幼業儒而隱於醫奇證異疾醫之輒效又工詩文寫山水花卉皆臻其妙卒年八十一所著有通元錄行世汪琥曰金鏡內臺方議建安許弘集書凡十二卷其第一卷至十卷議仲景麻黃桂枝等湯方第十一卷議五苓等散第十二卷議理中等丸方其說雖以成註為主然亦多所發明是亦大有裨於仲景者也琥按許氏不知何代人不詳其字閱其文義想係是金元時人耳

梅許宏以傷寒論為金鏡內臺方雜病論為外臺方考內外臺之稱未聞有命仲景書者而其為義殆不相類

詳見于方論第十
九外臺秘要下許氏所稱其意若云內外篇耳許又

著湖海奇方八卷自序題永樂二十年歲在壬寅七月
二十四日巳卯建安八十二翁許宏謹書則縣志稱以
八十一卒誤矣汪琬為金元間人亦失考也

汪氏機傷寒選錄

八卷

存

自序曰傷寒論者仲景張先生之所作也自漢而下推明之
者殆且百家求其能悉其旨者十百而一二焉余於壯年嘗
輯諸說少加隱括分條備註祖仲景者書之以墨附諸家者

別之以硃去取未必正也較諸他書頗爲詳盡臨證一覽而諸說皆在于目矣稿已粗具奈何年逾七十兩目昏朦莫能執筆稿幾廢棄如故紙也幸同邑石墅陳子掄和漢程子鎬于余最厚論及傷寒因檢故稿出示條例旣而語諸予曰此稿成之不易茲皆視如故紙則前功盡棄誠可惜哉吾等當極駕鈍以終厥志何如余曰固所願也第恐年老弗及見焉于是盡取諸書付之見其授受唯謹夙夜匪懈從事于斯益其所未益增其所未增逐條補輯反復數過不憚其勞如此爰及三載始克告成余曰業已廢棄今賴二子得成全書果不負余之所願也人言有志者事竟成豈不信哉噫齒將沒

矣尚獲覩其成功余之幸也又如何耶名其書曰傷寒選錄
蓋因備取諸家之說而選其近於理者靡不悉錄又矣僕余
贅辭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斯之謂歟故爲之序嘉
靖丙申年三月朔且新安祁門汪機序

凡例曰諸先賢所論於仲景有發明者並採輯卷首以廣識
見耳 一編集多倣王安道所定次序以傷寒例居六經之
首病篇次之 一六經諸病皆倣成無已例摘取諸證條中
一證別立條款爲之發明成氏或有所未瑩者復附諸賢所
論俾學者知有所擇也 一各證成氏所釋有未當者復採
諸賢之說以附益之使觀者知所適從也 一仲景有論無

方者則參考諸書之有方者補之別例圖不敢比同于仲景
 蓋恐其方或有所未當也 一所集諸賢之說但註其姓氏
 不敢直書其名如成無已曰成氏劉河間曰劉氏韓梈和曰
 韓氏龐安常曰龐氏錢俾禮曰錢氏許叔微曰許氏朱肱曰
 朱氏吳授曰吳氏陶尚文曰陶氏朱丹溪曰丹溪張兼善曰
 張氏

胡氏朝臣傷寒類編

七卷

存

跋曰昔人疑傷寒論非全書乃叔和雜以己意而成之者按

王守道謂六經病篇三法嚴而處方審仲景妙義攸存必
非叔和所能贊辭也其有增附者厥陰下利嘔噦諸證與
脈法可汗不可汗等篇而已余然其言爲類編書列傷寒
例於前六經病次之差後病又次之相類病又次之脈法居
後惟錄其有關於傷寒者諸方則另爲一卷皆節取成註
欲使初學易於尋究爾若專門通敬之士自當求全書而
閱之固不可厭繁雜而就簡便也嘉靖甲子歲春正月
吉日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參議會稽縣所
胡朝臣書

汪琬曰傷寒類編明會稽進士胡朝臣著書凡七卷列傷寒

例於前六經病次之差後病又次之相類病又次之脈法居
 後方附卷末其大旨不過削叔和繁文採景仲景要旨如大
 陽病曰有汗曰無汗曰水氣曰裏寒曰裏熱曰裏虛曰汗後
 曰吐後曰下後曰汗吐下後各自分類他經做此每條之下
 皆節取成註毫無增益恐初學感全書之繁故為是編使易
 於誦習耳

方氏

有執

傷寒論條辨

八卷

存

自序曰傷寒論之書仲景氏統道垂教之遺經治病用藥大

方大法之藝祖醫系繼開之要典有生之不可一日無仁孝之所不可不勉者也切緣遠世文章傳稱簡古奧雅矧旨多微隱而理趣幽玄惜承流匪人門牆莫覩鑿者紛紛註者諾諾蕪穢塵蒙致束諸高閣危如一綫有自來矣胡氏春秋傳曰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庸腐學經不知其義者之非爾信哉言也嗚呼斯文如此遂至澆風競著正學沈淪邪說橫行人心日惑以交際言則皆粉黛逢迎土直然唯惟是是行成習久矣若之何不疾病顛連札大接迹嗚呼世途醫道尚可言哉余以身經弊難死幸重生因偶竊目觀濶遠覺猛驚大意瞿然嘆曰今日之幸何莫非天天之留我必有我意在

意於我其在斯乎然則難也非難也警也警以事天之道也盡天盡人盡在我爾我且致盡於斯或者其庶幾乎於是

不揣愚陋改故卽新輸心委志游適涉遐新瞻風霜晨宵砥礪積以必世憂勤僅免辨成斯錄於發揚經義之編奧雖不敢以仿佛言而探本溯源蓋有若自得其萬一於言表者亦不敢自欺也客有就觀者殺車截江自謂以爲珍重子孫計是何如邪應之曰弗如也樞網固奇貨可居得以計子孫私吾道也若謂可以爲其所欲爲則自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至周程張朱何樂而不爲耶蓋道本乎天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孔氏之有子思猶夏后氏之

有啓天也。故道非聖賢不世。本草素靈難經以來皆如此。豈
貨之爲貨可以必子孫而世其居乎。吾亦天吾之天以天人
之天爾。弗如也。然則天天將何如。曰。蘇子以天與我必我用
我知之不以告人爲棄天。輕用之爲褻天。是以汲汲以干時
爲於用也。吾勉矣。不能篤不能干不能必又不能忘情於蘇
氏子之言。若天未欲斯道之一綫墜則必有全補天心天手
者出。嗚呼。微斯人將焉用斯。吾將刻之刻之以待度乎斯道
之世。其綿有在其用有馮。此固吾天天之初心也。子將謂何。
客曰善。於是乎書。時萬曆壬辰上元節日。歛之中山山中七
十翁方有執自序。

政曰昔人論醫謂前乎仲景有法無方後乎仲景有方無法
方法具備惟仲景此書然則此書者盡斯道體用之全得聖
人之經而時出者後有作者終莫能比德焉是故繼往開來
莫善於此愚自受讀以來沈潛涵泳反覆紬繹高怪簡編條
冊顛倒錯亂殊甚蓋編始由於叔和而源流已遠中間時
異世殊不無蠹殘人弊今非古是物固然也而注家則置弗
理會但徒依文順釋譬如童蒙受教於師惟解隨聲傳誦一
毫意義憎不關心至歷扞格聾牙則又掇拾假借以牽合卽
其負前修以誤後進則其禍斯時與害往日者不待言也所
謂舟一也操而善則有利濟之功不善則不惟適足以殺人

而反併已亦命晉以自溺者猶是也是故君子慎術不亦可
懼也夫於是不憚險遠多方博訪廣益見聞慮積久長晚忽
豁暗乃出所日得重考修輯屬草於萬曆壬午成於去歲己
丑倩書騰脫方華字得頗佳而校討點畫則又率多訛謬自
慨今年七十一矣不免強挾眊昏力措託梓復客留後凡若
千萬言移整若干條考訂若干字曰傷定論者仲景之遺書也
條辨者正叔和故方位而條還之之謂也嗚呼仲景聖當時而
祖百代其神功妙用闡而不得見所可見者僅存是書泝是
書以求其道由其道以續其宗亦惟係乎人之心志用不用
何如耳今也以生乎千五百年之下而欲淵源乎千五百年

上人之遺言，鍵發其神妙，以樞率由，豈可以容易言哉！然時世雖殊，人心則一，不一者事，至一者道，誠能心仲景之心志，仲景之志以求之，則道在是也。道得則仲景得矣，尚何時世之間可以二言邪？是故具述其本末，粗陳大義，俟諸來哲，大家精詳，允期斯道，協陟重明，以之修己治人，進之拱盛頌化。念茲在茲，施於有政，庶幾將來，雖或時災，平循通轍，克綏正命，則仲景在我，而聖賢之宗風不墜，是非吾人顧念天之所與我，而我當求盡其所以體之全之之一事邪？他固非愚之所可豫知也，曷敢道哉！抑揣餘景衰肘，醜瘠，何可以入人目，而乃劬劬若是，以取身後唾唾邪？不然也，蓋亦不過康惟。

或者得微觀於有道在任則亦尚可以少見競競專致操存
一筆之不敢苟云爾萬曆二十一年歲次癸巳仲冬閏辛巳
朔粵三日癸未朏新安方有執自跋

閱芝慶曰方氏作條辨以太陽一經爲三篇分衛中風爲上
篇其間總論中風傷寒如太陽病七日以上自愈者之類不
能悉舉此等旣屬總論則難分而爲二以之列於上篇固無
不可但與衛中風爲上篇之說少違耳又據分營傷寒爲中
篇凡有傷寒二字居各條之首者悉入焉不知其中固有專
指營傷寒者亦有兼指衛中風者蓋中風與傷寒可分爲二
名又可合而俱稱傷寒是以中風與傷寒爲病自古通謂之

傷寒如傷寒一二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之類是皆兼論中風於言外者也乃因傷寒二字居首悉列中篇以亦有據但既有營傷寒爲中篇之說則後人尙有執泥而謂與中風無涉者從茲始矣又將發汗已發汗病不解發汗之類皆列於中篇意以發汗者必麻黃湯證也不知麻黃湯固爲發汗之劑桂枝湯雖云解肌亦稱發汗觀於篇中所云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云云結之曰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則桂枝湯亦稱發汗可知矣烏得以凡云發汗者皆入營傷寒之篇也又據以營衛俱中風寒者爲下篇凡脉浮緊及傷寒脉浮者皆入焉卽舉其所註而辨之其一卷

第一證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註曰尺寸俱浮者知爲病在太陽又曰揭太陽之總病爲三篇之大綱云云似知或中風或傷寒或風寒兩傷凡屬太陽者皆當浮脈矣又據其三卷第十三證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註曰傷寒脈不浮浮者風也何與三陽大綱之註自相矛盾而獨指浮爲風耶遂將凡脉浮緊及傷寒脈浮者皆入風寒兩傷之篇非矣不特此也其三卷三十五證傷寒胸中有熱註云熱以風言第三十八證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註曰熱風也豈不知始自太陽者或中風或傷寒皆能成熱故素問熱論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焉得獨以熱爲風乎

遂將凡傷寒有熱及發熱及如瘧之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者皆入風寒兩傷之篇謬亦甚矣方氏之心無非欲立異以爲高故具編次悉更舊本前者後之後者前之諸篇皆有更改太陽三篇爲甚將欲未勝於叔和乎設使人各一見以自高何時復出仲景而始定余何人也敢妄意有更

汪琥曰傷寒條辨明欵人方有執著書凡八卷先圖說次削例又次辨太陽病以風傷衛爲上篇分第一卷寒傷營爲中篇分第二卷營衛俱傷爲下篇分第三卷陽明少陽二經病分第四卷三陰經病分第五卷風溫雜病及霍亂陰陽易差後等病分第六卷瘧濕暈及辨脈法分第七卷汗吐下可不

可分第八卷後又附鈔本草其條辨仲景六經篇文可謂詳且盡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論條辨八卷附本草鈔一卷或問一卷瘧書一卷明方有執撰有執字中行歙縣人是書刻於萬曆壬辰前有己丑自序一篇又有辛卯後序一篇又有癸巳所作引一篇則刻成時所加也大旨以後漢張機傷寒卒病論初編次於王叔和已有改移及金成無已作註又多所亂亂醫者或以爲不全之書置而不習或沿習二家之誤彌失其真乃過二十餘年之久而尋求端緒排比成編一一推作者之意爲之考訂故名曰條辨其原本傷寒例一篇不知爲何

人所加者竟削去之而以本草鈔一卷或問一卷附綴於末
又以醫家誤瘧爲驚風多所大枉乃歷引素問金匱要略傷
寒卒病論諸說爲瘧書一卷併附於後有執旣沒其板散佚
江西喻昌遂採掇有執之說參以己意作傷寒尚論篇盛行
於世而有執之書遂微國朝康熙甲寅順天林起龍得有執
原本惡昌之剽襲舊說而諱所自來乃重爲評點刊板併以
尚論篇附刊於末以證明其事卽此本也起龍序文於昌毒
罵醜詆頗乖雅道其所詳論亦皆贊美之詞於病證方藥無
所發明今竝削而不載所附刻之尚論篇原本具存已別著
錄其異同得失可以互勘不待此本之複載今亦削之而附

存原目於此焉

王氏肯堂傷寒準繩

醫藏目錄八卷

存

自序曰夫有生必有死萬物之常也然死不死於老而死於病者萬物皆然而人為甚故聖人憫之而醫藥興醫藥興而天下之人又不死於病而死於醫藥矣智者憤其然因曰病而不藥得中醫豈不信哉或曰此但為傷寒言之也雖然微獨傷寒特傷寒為甚爾蓋醫莫不宗李黃岐全其書具在然右論而無方方法之備自張仲景如仲景雖獨以傷寒著然

二千年以來其間以醫名世為後世所師承者未有不從仲
景之書悟入而能徑規黃岐之靈奧者也故黃岐猶義文也
仲景其孔子乎易水師弟則濂洛諸賢金華師弟則關閩諸
大儒也擬人者不侑於此矣王好古曰傷寒之法可以治雜
病雜病法不可以治傷寒豈誠然哉傷寒法出於仲景故可
以治雜病而為雜病法者多未嘗夢見仲景者也故不可以
治傷寒也然則傷寒論可弗讀乎而世之醫者終身目不識
者獨執陶氏六書以為枕中鴻寶爾是考陶氏之書不過剽
南陽唾餘尚未望見易水門牆而輒詆傷寒論為非全書擊
瞽來學蓋仲景之罪人也而世方宗之大枉可勝道哉余少

而讀仲景書。今老矣。尚未窺其堂室。平生手一編丹鉛。殆徧
紙敗墨渝。海虞嚴道徹見而愛之。欲壽諸梓。而余不之計。非
靳之蓋慎之也。丁酉戊戌間。因嘉善高生請。始輯雜病準繩。
而不及傷寒。非後之蓋難之也。今歲秋。同年姜仲文知余所
輯雜病外。尚有傷寒。婦嬰。瘍科。為準繩者。因遣使來就鈔。而
不知余奪於幽憂。冗病未屬草也。因感之。而先成傷寒書八
帙。始於八月朔。而告完於重九。或曰。以數十萬言。成於四旬。
不太草草乎。曰。余之醞釀于冊府。而漁獵於書林。蓋三十餘
年矣。不可謂草草也。傷寒一病。爾而數十萬言。不太繁乎。曰。
吾猶病其略也。何也。是書之設。為因證檢書。而求治法者。設

也故分證而不詳則慮其誤也詳則多互見而複出而又安得不繁後之註仲景書讀仲景法者或見其大全或窺其一斑皆可以為後學指南具擇而載之而又安得不繁且夫人讀一書解一語苟迷其理有礙於胸中以問知者則唯恐其不吾告與告之不詳余固駕下然學醫之資差不在人後以余所白首不能究者與天下後世共究之將讀之恐其易盡而顧患繁乎哉丹陽賀知恩中秘心乎濟物而勇於為義願為余流通書未成已鳩工庀具矣余之邁成以此因叙于篇首時萬曆三十二年歲次甲辰重九日念西居士王肯堂字泰書

凡例曰莫傷寒書者最矣知尊仲景書而遺後賢續法者好古之過也類證諸書是也惟俗眼之便而雅俗雜陳滄澗莫辨使世不知孰爲仲景者俗工之謬也瑣言蘊要諸書是也惟景氏綱目列六經正病於前而次合病併病汗吐下後諸壞病于後又次之以四時感異氣而變者與婦嬰終焉而每條之中備列仲景法然後以後賢續法附之既該括百家又不相淆雜義例之善無出其右此書篇目大抵因之一解釋仲景書者惟成無己最爲詳明雖隨文順釋自相矛盾者時或有之亦白璧微瑕固無損於連城也後此趙嗣真張兼善之流皆有發明並可爲成氏忠臣張公耳孫故多米瓌使學

者一覽洞然而一得之愚亦時附焉其文義淺近不必訓釋者則一切省之內一字趙者嗣直也張者兼善也黃者仲理也治者朱肱活人書也龐者安時也許者叔微學士也李者許之本事方也韓者祗和也孫者兆也潔者潔古張元素也雲者潔古之子雲岐子也垣者李東垣而丹者朱丹溪也海者王海藏也王者履也羅者天益也戴者元禮也葛者全善也吳者綬也陶者莘也其不系姓字者自篇首辨證數語之外皆仲景論文也一內經云風雨寒暑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至于丹溪又云傷寒屬內傷者十居八九當以補元氣為主由是言之後人治傷寒者既皆識仲景之法不盡又不知

其病本於內傷虛勞而思補養但用汗下致死者其殺人何異刀劍興言至此切骨痛心今雖以後賢補養之法附載于篇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尤望臨病之工重人命而懼陰譴熟玩此書無疑于心而後下手用藥卽不能然寧過於謹護元氣無孟浪汗下而後庶幾乎少失也

明史彙王樵傳曰子肯堂字宇美與余萬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博覽群籍聲著館閣倭寇朝鮮疏陳十議願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歸京祭降調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福建參政肯堂好讀書著述甚富雅工書法以其尤精醫理故又附見方伎傳中

又方伎傳曰王肯堂字宇泰金壇人萬曆中舉進士選庶吉
士授檢討以京察貶官終福建參政肯堂博極群書兼通醫
學所著證治準繩爲醫家所宗

汪璣曰傷寒證治準繩明金壇王肯堂宇泰南軒書凡八帙
首列序例入門辯證內外傷及類傷寒辨其第一帙則以傷
寒總例居前總例者乃叙四時傷寒傳變及汗吐下法又愈
解死證陰陽表裡傷寒雜病類證雜論察色要略第二帙則
以太陽例居前而以發熱惡寒惡風頭痛等證附之第三帙
則以陽明病居前而以不大便不得臥自汗潮熱譫語等證
附之又少陽病口苦咽乾往來寒熱等證亦并附焉其第四

帙先列三陰總論太陰病則附以腹滿痛等證少陰病則附以但欲寐口燥咽乾等證厥陰病則附以氣上衝心等證第五帙則言合併病又汗吐下後不解喘而短氣等證第六帙則繼以小便利不利等證復附以狐惑百合兩感證第七帙則言勞食復差後等證又言四時傷寒不同溫暑瘧瘵等證後附以婦人小兒傷寒第八帙則辨脈法藥性其書悉因巢氏綱目之義而以仲景方論為主後賢續法附之傷寒之書至此可爲詳且盡矣但惜其纂註大畧及諸方之義不能明暢又其云發熱惡寒頭痛等證諸經皆有何得限定附之一經之中於余不能無遺憾矣

趙氏開美集註傷寒論

十卷

存

允例曰仲景之書精入無倫非善讀者未免滯於語下諸家
論述各有發明而聊攝成氏引經析義尤稱詳洽雖牴牾附
會間或時有然諸家莫能勝之初學不能舍此索途也悉依
舊本不敢去取 一諸家善發仲景之義者無過南陽此外
如叔維潛善潔古安常東垣丹溪安道近代如三陽宇泰諸
君子單詞片語雖不盡拘長沙轍跡實深得長沙精義急為
採入以補六經未發之旨也 一是書仲景自序原為十六

卷至叔和次爲三十六卷今坊本僅得十卷而七八卷又合
兩爲一十卷僅次遺方先後詳略非復仲景叔和之舊矣今
依辨平脈法爲一卷自傷寒大例及六經次第不復妄有詮
次止以先後勻適爲六卷其遺方併入論集便於簡閱大抵
因三陽王氏義例云

按是書所採成氏註解之外凡二十有二家輯晉頗爲
詳博若沈亮辰王文祿唐不巖張卿子說世從不見別
爲採載者考沈名晉垣張名遂辰同錢塘人王字世廉
號沂陽生海鹽人著有醫先一卷其事履並見縣志特
唐不巖一人未詳里貫想亦係明季人蓋聞美輯書之

時各為參訂者故附入其說也

史氏閣然傷寒論註

十四卷

未見

汪琬曰史氏傷寒論註明越人史閣然百發氏著書凡十四卷其第一卷先平脈法第二卷辨脈法第三卷太陽病第四卷陽明少陽病第五卷太陰少陰病第六卷厥陰病第七卷瘧濕暍霍亂以至於差後等病而復集陰陽毒百合狐惑等證名曰補遺第八卷乃次傷寒例第九卷辨汗吐下不可第十卷辨外感內傷及食積痰等十二證與傷寒異第十一

卷則載仲景原論中桂枝湯等九十一方第十二卷則採金匱升麻鱉甲湯等二十二方補之第十三卷則採局方治四時感冒如香蘇飲等十一首附以補方八首第十四卷則採劉河間治夏月感冒方六首其大旨以仲景叔和原論如言脈處則曰驚慄脈曰相乘脈曰殘賊災怪等脈如辨證處則曰太陽本證曰傳經曰春溫曰愈期曰壞證曰合病曰併病曰衄曰冒曰喘曰吐等各就本文而標出之其治春溫灼熱則採治人書知母乾葛湯葶藶湯以主治此為可取之處又其註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節則引陶節菴云虛弱素寒之人感邪發熱熱邪浮淺不勝沈寒故內怯欲近衣此為大誤

之極間有頌文隨釋處毫無明暢之論所集原亦但宗成氏
舊註所採新方皆依陶氏樵法此徒尊仲景虛名實不知仲
景奧義輕言註書空遺世誦

盧氏之頤傷寒金鏡疏鈔

未見

按右見于道古堂集各醫盧之頤傳

醫籍考卷二十六

醫籍考卷二十七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 五

喻氏昌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

四卷

存

自序畧曰嘗慨仲景傷寒論一書天包地外為衆法之宗群方之祖雜以後人知見反為塵膩土羹莫適於用茲特以自然之理引伸觸類闡發神明重開生面讀之快然覺無餘憾至春溫一證別闢手眼引內經為例曲暢厥旨究不敢於仲

景論外旁溢一辭後有作者庶不爲冥索旁趨得以隨施輒
效端有望焉躬源十似進求靈素難經甲乙諸書文義浩渺
難以精研用是參究仲景金匱之遺分門析類定爲雜證法
律十卷覃思九載擬議以通玄奧俾觀者爽然心目合之傷
寒論可爲濟川之舟楫烹魚之金釐少塞吾生一日之責卽
使貽譏於識者所不辭也夫人患無性靈不患無理直世患
無理道不患無知我古君子執理不阿來道不任名山國門
庶幾一過氣未聲應今昔一揆是編聊引其端等諸燭火俟
夫圓通上智出其光華於以昭徹玄微與黃岐仲景而合轍
昌也糠粃在前有榮施矣昔順治戊子歲孟夏月西昌喻昌

嘉言甫識

汪琬曰傷寒尚論篇清順治初西昌喻昌嘉言甫著書凡五卷首卷尚論張仲景傷寒大意及叔和編次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先又駁正序例及論春溫并駁正溫瘧等證四變之年其第一卷分太陽三篇以風傷衛之證爲上篇寒傷營之證爲中篇風寒兩傷之證爲下篇第二卷分陽明三篇以邪入太陽陽明爲上篇正陽陽明爲中篇少陽陽明爲下篇第三卷止少陽全篇而附以合併病壞病瘵病第四卷三陰篇太陽止一全篇少陰則分前後二篇以直中之證爲前篇傳經之證爲後篇厥陰止一全篇復附以過經不解差後證復陰

陽易病其書實本方氏條辨之註而後加發明著成此編但其以太陽篇病如桂枝證頭不痛云云此為胃有寒是痰復以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之真寒亦是痰遂於壞病之後復增一痰病殊悖於理又少陰既分寒熱二證而太陰厥陰獨無寒熱二證之分又云陰陽易外男子無女勞後皆於理有未安至其顛倒仲景原論中誤次不待言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尚論篇八卷國朝喻昌撰昌字嘉言南昌人崇禎中以選貢入都卒無所就往來靖安間後又寓常熟所至皆以醫術著名是書本名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其文屬繁難舉世稱尚論篇首文也首為尚論

大意一篇謂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具卒病論六卷
已不可復睹卽傷寒論十卷亦劫火之餘僅得之口授其篇
目前後差錯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
爲校正晉太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
今世所傳乃直秘閣林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己所詮註宋成無己
乃詮人此言宋人誤謄附奇於此二家過於首述信叔和往往先傳後經以叔
和緯翼之詞混編爲仲景之書如一卷之平脈法二卷之序
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則其爲校正詮註乃仲景之不
幸也程德齋因之作傷寒鈔既多不經王履又以傷寒例居
前六經病次之類傷寒病又次之至若雜病雜脈與傷寒無

預者皆略去定為二百八十三法亦無足取惟方有執作傷
寒條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太陽三篇改叔和之
舊以風寒之傷榮衛者為屬心為卓識而不違立言之旨者
尚多於是重定此書以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為
主病之大綱四序之中以冬月傷寒為大綱傷寒六經之中
以太陽為大綱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
衛為大綱蓋諸家所註至昌而始變其例矣次為辨叔和編
次之失一篇次為辨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失一篇次為駁正
王叔和序例一篇皆不入卷數其於傷寒論原文則六經各
自為篇而合病併病壞病痰病四類附三陽經末以過經

不解，差後勞復病陰陽易病三類附三陰經末，每經文各冠
以大意，綱舉目張，頗有條理。故醫家稱善本，原書自爲八卷。
乾隆癸未，建昌陳氏併爲四卷，而別刻。昌尚論後篇四卷首
論溫證，次合論，次真中，次小兒，次會議，次問答，次六經諸方。
共成八卷，爲喻氏完書。烏考康熙甲寅，順天林起龍重刻。方
有執之書，以昌此書附後，各於評點極論昌之所註，全出於
剽竊。方氏醜詞毒罵，無所不加。夫儒者著書，尚相祖述，醫家
融會舊論，何可遽非？況起龍所評方氏，則有言皆是。喻氏則
落筆皆非，亦未免先存成見，有意吹毛。殆門戶之見，別有所
取，未可遽爲定論。故今仍與方氏之書，並著錄焉。

喻氏昌傷寒尚論後篇

四卷

未見

傷寒扶疑

一卷

存

徐彬跋曰先業師初以問答見授余甚珍之梓以供同好不知卽新安程雲來先生戊子年問答也越二十八年己卯秋竟于無意中相遇悉此淵源發明之功大會合之緣奇持補記以誌快

徐氏彬傷寒圖說

一卷

存

陳師錫小引曰傷寒獨起太陽而逆傳雜證則又不傳經而變氣具義誠微于是涉畧者患在學疎識淺涉洋難明專家者患在拘守成方忽畧不講卽有好學者見行脈布氣傳經不傳經或逆或順種種不一患在多歧滋惑今仲景原文得喻先生尚論前人精詣畢露仲景原方得忠兄發明後學機輿勃然而又貫以三圖前此三患庶其免乎千年絕學爰復興矣

傷寒一百十三方發明

一卷

存

凡例曰原證原方成註及參攷並列寔為全書如遇來張卿
 子先生傷寒論業已家弦戶誦然予尚刻方論欲如醫方攷
 之例俾究心傷寒者參閱特易無浩澣之煩耳 一余初意
 本欲各列仲景原證于本方之前緣一方有數用者或可通
 用者不便專列且是役原為喻先生傷寒尚論大開聲蹟惜
 方論未梓故特採其證論之意分註各方下別有建明亦不
 敢自秘使閱者因喻先生論證而悟仲景立方之妙因不俾

論方而更會仲景辨證之微此卽左園內外篇也故單列原
方藥味意在與喻先生尚論並行不敢負合璧之譽庶幾西
河洙泗後先倡導之意乎一是集旣重在方則方中分兩
爲至緊矣古今輕重不同故別附合藥分劑則式一條以便
稽攷

秀水縣志曰徐彬字忠可嘉興明經世居秀水太僕世淳第
三子世淳守隨列闖賊破隨罵賊死仲子肇樑抱父屍以殉
彬慟父死忠兄死孝遂絕意進取斥所居建太僕忠烈祠著
書談道于其中尚論古今理亂搜考阨塞要害河漕兵食之
類兼治岐黃從雲間李自材江右喻嘉言遊盡得其傳著有

原治初編金匱要略等書行世事繼母以孝聞撫兄子捐祭
 田建義塾讓大區舅氏析產內弟鄉黨稱其行誼云子燭國學
 生煌太學生丞上海以廉能課最補令新典

張氏志聰傷寒論宗印

八卷

存

自序曰今夫治病難治傷寒病尤難審脈證匪易審傷寒脈
 與證尤匪易良以暴厲之氣變無經常當急而緩當緩而急
 損真積和莫此為甚苟非潛心平日靡不失措臨期是以醫
 之不諳治傷寒者未可醫名也即治傷寒勿究心傷寒論者

亦未可醫名也。即能究心傷寒論，而膠執義意，不獲變通經理者，究亦未可醫名也。醫學始乎軒岐，立方立法，原于仲景。本論故曰：仲景猶孔子，豈臆說哉。夫千般疾難，不外三因傷寒外因也。而本經之旨，非惟傷寒為然也。即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感所具載矣。又非惟六淫之邪為然也。其間察色辨脈，審證立方，分析表裏陰陽寒熱，詳別虛實標本氣血，靡不備悉矣。許學士曰：熟讀仲景書，得仲景法。又曰：能醫傷寒，即能醫痘疹。能醫痘疹，即能醫癩毒。予以為誠得其法。雖婦人小子，百病千瘕，不出範圍之內。僅痘疹癩毒乎。第此書自東漢迄今，千五百餘歲，歷代諸賢如華佗、葛洪、徐之才、孫思

邈孟詵許叔微朱肱孫北靡安常韓柢和張元素李杲瀟壽
王履劉完素趙嗣真張雲岐朱震亨王好古羅天益張兼善
黃仲理戴元禮婁全善吳綬王肯堂輩多有發明而宋成無
己亦有詮註近世又以本經文義深微僉執陶氏六書以爲
枕中秘寶嗟嗟傷寒變證靡窮本經立法甚治豈類函歌格
所能悉精深哉聰家世南陽值漢室之亂隱居江右十一世
祖游宦錢塘卜築湖上自仲祖及今四十三葉矣其間以醫
名者什有二三余因髫年失怙棄儒習醫于茲歷三十年藉
卿子師開示廣覽前代諸書塵素以降傷寒一論誠立法垂
教之要典也然義理邃微章句奧典人樂簡易喜習類書予

因奮志重釋全經不集諸家訓詁止以本文參悟分析章旨
研究精微甲午秋深逮今十稔雖行立坐臥未嘗敢忘仲祖
也摩編幾絕鐫刻始成名曰宗印蓋以印證先世遺意但漸
儒業久疎文辭俚鄙然以經解經固敢杜撰詎曰盡啓後學
亦云少補前人爾康熙癸卯蒲夏武林張志聰書於恒吉堂
凡例曰一本經章句向循條則自爲節目細玩章法聯貫井
然實有次第信非斷簡殘篇叔和之所編次也今於經中文
義連類者首加一圍以爲總章庶經旨序明學者便於檢閱
一傷寒論舊本首辨脉篇次平脈篇次傷寒例次瘧濕喝次
六經次霍亂次陰陽易差後勞復次補論汗吐下之可否世

傳王叔和之所序夫辨脈審證而後立方救治及先提症濕
喝與傷寒相類故別明之而始論六經之證次序條理深屬
精明但傷寒例叔和所撰不應僭次六經之首今次序悉依
舊本止以叔和之例改附於篇末尊經意云爾閱者辨之一
註釋參訂本經文義雜引靈素諸經祇期理旨詳明不貴文
辭藻艷如曰俚樸少文博雅罕道則說鈴書肆伊古鄙之一
經語奧深句字藏隱示人靜悟始解得之是以註中惟求條
晰明暢不無先後重疊之語然義取踈達理期典顯舍是別
詮則十里毫釐遂多舛謬一解釋方義物各有性治亦有異
昔人以五味四氣論方似已但黃連苦同於大黃乾姜溫比

於附子、其中大有分別、今於氣味外、細體先聖立方至意、詳
爲詮釋、同志者、幸勿以穿鑿見譏、一註外小註、乃未盡餘旨、
抑亦有臆見、一時晤及、而補註者、或與本旨互參、遂兩存之、
俟高明訂正、非自相矛盾也、一序例、係晉太醫令王叔和所
撰、文理淺明、不須訓註、悉照成氏遺文、少加訂參、微義

汪琥曰、傷寒宗印、康熙中錢塘張志聰、隱菴著書、凡八卷、其
前後悉依王叔和撰次、止以傷寒例及附之第八卷、末有如
論太陽病曰、兼氣與經、或兼肌與絡、桂枝湯主治肌經氣血
之藥也、又云、肌腠絡脈之劑、邪傷於氣、入於胃膈、以至宮城
空郭之間、如桂枝二越婢一湯、此治肌腠氣分之邪、入於空

郭之問也。梳子豉湯，此治在表之餘邪入於宮城之間也。其議梳子豉湯非仲景吐劑，其註赤石脂禹餘糧湯復增太乙餘糧，議論穿鑿與成註故相執拗，不足取以為法也。

傷寒論綱目

未見

自序曰：昔宣聖贊易，韋編幾絕，而十翼之傳垂萬古而不敝。考亭著書，歷幾年所而誠意一章至莫年而始竣，知古聖先賢具於經論，未敢苟焉而輒止也。昔儒有云：易稿則技精，屢則藝進，斯言詎誣也哉！余於內經仲祖諸書童而習之，白首始獲其要，故自甲午以後二十年來，每旦必焚香盥手，開

卷舉筆、繙閱經義、詳其句說、審其字意、知一章各有其源、六經各有其本、片言必有其歸、隻字必體其蘊、或數日而始得一章、或一朝而連脫數義、晝之所思、夜則夢為、夜之所得、旦則錄焉、不啻筆之幾脫矣。迨庚子而傷寒初集告成、越幾載而金匱要略出、又數載而素問集註竣、更數年而靈樞註疏就、俱已梓成、問世。其於仲祖傷寒論、雖未敢云深入闡奧、據余專致之勞、亦可云研幾殫慮矣。予而尤慮、尚未有盡也。復聚諸同學而參正之、更集諸及門而講求之、冀有疑義、與共晰之。或有微悟、與共訂之。稿幾脫、而二集之書復成。於是舟剡、而告諸世曰：是矣、瘁、余書詎一日之書也歟哉！凡夫經

寒暑歷歲月廢寢食絕文遊春花秋月之莫問澄水佳山之
弗處總期無負於仲祖之志云爾俾天下後世之讀仲祖之
書者卽知仲祖之孫之書知仲祖之孫之有書并期更殫心
於仲祖之書則余之心良苦而余之志良快余幸矣然安敢
必哉

傷寒論集註

六卷

存

凡例曰傷寒原名卒病論其新舊刊本正文中有增一字者
有減一字者有文法虛字各別者有句語讀法不同者有一

節分爲二三節者有重出不作行文者今悉詳確校正當以
茲刻爲定本夫垂世之書理宜畫一猶四書五經不容稍殊
一字也一傷寒係王叔和編次以仲祖辨脈平脈爲卷一叔
和序例合本論瘧濕喝復截太陽三十條爲卷二夫叔和序
例自稱熱病證候旣非條例又非大綱與本論且相矛盾混
列其中殊爲不合今先證後脈首列六經次列霍亂易復并
瘧濕喝汗吐下後列辨脈平脈編次之法永爲定規叔和序
例理應刪去以泯叔和立言之非以息後人辨駁之釁一本
論太陽陽明少陽三陽也太陰少陰厥陰三陰也三陽三陰
謂之六氣天有此六氣人亦有此六氣無病則六氣運行上

合于天、外感風寒、則以邪傷正、始則氣與氣相感、繼則從氣而入于經、世醫不明經氣、言太陽便曰膀胱、言陽明便曰胃、言少陽便曰膽、跡其有形、亡乎無形、從其小者、失其大者、莫可哉。一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乃人身經氣、而各有分部。太陽分部于背、陽明分部于胃、少陽分部于脅、太陰分部于腹、少陰分部於臍下、厥陰分部於季脇、少腹之間。如七政麗天、各有方位、須知週身毫毛、乃通體之太陽、而如天分部六氣位、列于毫毛之內、而如七政、故曰通體。太陽如天、分部太陽如日、此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之理。經云、三陽者、天為業。又云、陽氣者、若天與日。本論云、太陽病多者、熱故

病項背而循經者屬分部、太陽病週身毫毛肌腠者屬通體、太陽其餘病氣隨經各有部位、學者所當體認者也。一本論六篇計三百八十一證、霍亂易復、瘧濕喘汗吐下計九十三證、共四百七十四證、一百一十三方、成氏而後、註釋本論者皆敬敘平鋪、失其綱領旨趣、至今不得其門、視爲斷簡殘篇、輒條裂節割、然就原本而彙節分章、理明義盡、至當不移、非神遊仲祖之堂、不易得也。今註中或合數節爲一章、或合十餘節爲一章、拓其總綱、明其大旨、所以分章也。章義既明、然後節解句釋、闡幽發微、竝無晦滯不明之弊、不但註釋本論、兼晰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經脈藏府之通貫運行、于語言

文字之中毫無隙漏而語言文字之外亦復周詳不敢云盡
美盡善庶可謂本末兼該是刻之所以各集註者竊效朱子
集註經書可合正文而誦讀之並非彙集諸家也

高世栻序曰醫之道昉乎黃帝醫之法立於仲賢其道至微
其法甚神故語其淺顯者庸愚之所共知語其精深者賢知
之所莫測黃帝之書不易讀而仲賢之門牆豈易窺也故自
世有襲取經語以立論者而其道始晦且更有巧尚方位以
壅教者而其法不明自古且然何況今日粵摯仲賢生於漢
時去古猶為未遠而靈素之理幾有絕滅之患是以手著傷
寒雜病論上承神農黃帝諸臣之精義以昭後世至千百年

而能繼其道者，是賴聞知先達之仲賢也。自叔和序例，已
註釋而其道復晦。迨于今，以本論爲斷簡殘篇，而條裂節
割其書，又有覆瓿之患。隱菴先生者，仲賢之後裔，童而習之，
至於耄期，未嘗倦學。昔註傷寒宗印，次及靈樞素問本草金
匱諸書，以開後學而傷寒之理。至暮年益精復註傷寒綱目，
余伏而讀之，因曰：本論以靈素爲宗，故理深而法備。綱目以
靈素爲幹，故意盡而旨明。使未潛心黃帝之書者，未免有深
遠之歎。奈何！隱師執余手而商之曰：必如何而能令淺深皆
可入道？余曰：朱子集註前轍可師，何難刪繁就簡，深入淺出，
俾後之學者因證而知氣候之出入，因治而識經脈之循行。

庶正路可由，不入旁門家伎矣。隱師首肯再三，于是更爲集註。奈藁未成而遂抱肺病以逝。余夢寐之間，欲歎泣下，欲繼述前人之志而恐才不逮也。上賴隱師在天之靈，凡思之不得者，勤以日夜之思，而若或通之，非敢云獨得也。尤藉同人之參訂及門之啓發，易其註不易其人，所以敦本也。得其旨，不泥其辭，所以繼述也。信諸一己，正諸同人，而壽之梓，吾願世之讀是書者，明其原神，其治洗滌舊聞，研求正道，則黃帝之書可讀，而仲景之門牆終非遠也。是所望於直知篤信者歟。時康熙癸亥之臘月，錢塘高世栻士宗題於侶山講堂。

張氏璐傷寒續論

二卷

存

自序曰古來講仲景氏之學者遞代不乏名醫衍釋仲景之
文日多而仲景之意轉晦何哉人皆逐其歧路而莫或溯其
原本也夫傷寒一道入手精微未嘗不易知簡能守其糟粕
則愈趨愈遠乃至人異其指家異其學渚訛相承不可窮盡
理則固然無足怪者余自幼迄今遍讀傷寒書見諸家之多
歧而不一也往往掩卷歎曰仲景書不可以不釋不釋則世
久而失傳尤不可以多釋多釋則辭繁而易亂用是精研密
諦綿歷歲時暑雨祈寒不敢暇逸蓋三十年來靡刻不以此

事為繁縟，為後得尚論條辨，內外諸編，又復廣求秘本，反覆
 詳翫，初猶扞格難通，久之忽有燎悟，始覺向之所謂多歧者，
 漸歸一貫，又久之而觸手觸目，與仲景之法，了無疑滯，夫然
 後又竊歎世之見其糟粕而不見其精微者，當不止一人，安
 得有人為晰其條貫，開其晦蒙，如撥雲見日，豈非吾儕一大
 愉快哉！昔王安道嘗有志類編而未果，至今猶為惋惜，因是
 不揣固陋，勉圖排縉，首將叔和編纂失序處，一一次第詳六
 經，明併合，疏結疴，定溫熱，暨瘞濕，喝等之似傷寒者，分隸而
 註釋之，大都博採衆長，貫以己意，使讀者豁然歸一，不致爾
 我迭見，眩煌心目也。繼又節取後賢之作，分別冬溫春溫疫

癘及類證夾證細證之辨合爲續緒二論續者祖仲景之文
緒者理諸家之紛紜而清出之以翼仲景之法匪明其源流
而後仲景之文相得益彰無庸繁衍曲釋自可顯然不晦庶
無負三十年苦心書成後梓請正於世之講仲景之學者康
熙丁未且月石頑張璐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續論二卷緒論二卷國朝張璐撰取
張機傷寒論重分其例採喻昌尚論篇及各家之註爲之發
明而參以已見是曰續論又以原書殘帙旣多證治不備博
搜前人之論以補之是曰緒論續論先載原文次附註釋末
錄正方一百十三首緒論自載六經傳變合病併病標本治

法及正傷寒以下四十證又分別表裏如發熱頭痛結胸自
利之類未錄雜方一百二十餘道其醫通十六卷內諸證單
備不立傷寒一門自序謂先有此二書別行故不復衍也康
熙甲寅林起龍刻方有執傷寒論條辨其序有曰鈐樞活人
類證者出而斯道茅塞矣近之準繩金鏡續編三註宗印圖
註緒論五法手援諸刻衍奇闢異弔詭承譌呈意黃鼓任口
杜撰如狂犬吠如野狐鳴又曰更可異者本無一長又未夢
見條辨止將尚論篇割裂紛更稱續論者譬之推真蠶娘自
忘其臭此書不必傳卽傳不過供人笑罵塗沫云云其詆誣
是書不遺餘力然亦不至如是之甚也

汪琥曰傷寒論續緒二論康熙中長洲張璐路玉銓次書四卷其續論上卷太陽病分三篇陽明病分二篇少陽太陰病各止一篇少陰病分上下二篇厥陰病止一篇續論下卷又分藏結結胃痞合併病溫熱瘧濕暈等雜病各自為篇後附以脈法例方共註釋卽尚論篇文也

韓氏來鶴傷寒意珠篇

未見

徐乾學序曰傷寒意珠篇者吳縣韓來鶴所以闡發張長沙仲景之書也仲景文辭簡古奧質今其傳者不無殘編錯簡晉王叔和爲之撰次括爲歌詩或設爲對問或有所續要

皆不外仲景至金而成無已爲之註然亦隨文順釋不能大有所發明明王宇泰作傷寒證治準繩稍爲更置其章句而不卒能出其範圍也其後有老儒方執中者作爲傷寒條辨一書不甚行於世近喻嘉言竊其義作尚論篇世之祖述仲景而發揚之者非一家矣來鶴自以其說實前人所未有其必有所自得者余蓋不得而知也余常操兩言以求醫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功已試而無疑也物理論曰醫者非仁愛不可托非聰明理達能宣暢曲解不可任言學醫須讀書也來鶴魏國忠獻公之後在宋市藥之禁甚嚴而其家以忠獻故得市常時謂之韓府藥局者也其子孫因以醫名

於世明永樂時有院使公茂者與戴元禮齊名傳之來鶴之
大父俱精於其術則非直三世而已也來鶴少而工爲文章
有聲鄉校困於舉場者久讀書者益多以其餘間通其家學
與徒守先世之故方者相去倍萬也所以闡發仲景之書而
自以實前人所未有者豈不可信哉
懋園集

張氏

孝培

傷寒論類疏

未見

汪琬曰傷寒論類疏康熙中古吳張孝培憲公著其書尚未
分卷書中大意以叔和撰次仲景傷寒論而類疏之曰陰陽
曰營衛曰辨脈曰時令曰異氣曰傳經曰爲病曰料證曰發

汗曰湧吐曰和解曰清血曰攻血曰攻下凡三陽篇皆分其類三陰篇亦各自分其類而未見全文又曰合病類併病類末後又附以病解類其註仲景書能獨出已見而不蹈襲諸家之說卽如傷寒論中相傳有三百九十七法此前人所未明言今止就桂枝湯方後云服已須臾歔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爲一法溫覆令一時許褊身熱熱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又一法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復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又爲一法且云上三法期於必汗此其與諸家不同處又其註承氣湯曰承者以卑承尊而無專成之義天尊地卑一形氣也形統於氣故地統於天

形以承氣故地以承天冒土也坤之象也氣陽也乾之屬也
冒爲十二經之長化糟粕運精微也轉吐出入而成傳化之
府豈專以塊然之形亦惟承此乾行不順之氣耳湯以承氣
名者確有取義非取順氣之義也若此等註可爲發前人所
所未發惜其書未刊行世所見者止初稿而已

程氏應旆傷寒論後條辨直解

十五卷

存

自序曰條辨非余昉也者前余者矣一緡原本之銓次而綜
理之則始乎方有執再踵有執之綜理而發明之則繼以喻

嘉言余之名條辯者一仍前人之所仍竊以之之謂也而余之名後條辯者不仍前人之所仍未嘗竊以之之謂也其竊以之者以爲彼旣條其所條辯其所辯則余可條其所條辯其所辯條之辯之而不爲僭其未嘗竊以之者以爲余自條余所條辯余所辯非辯彼之條辯彼之辯條之辯之而不爲剽非僭非剽而謂余之所條卽仲景之條余之所辯卽仲景之辯其誰欺非僭非剽而并非欺而余仍復條其所條辯其所辯者則以仲景嘗許我以條其所條許我以辯其所辯也其許我以條其所條辯其所辯者何蓋仲景固有言矣曰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集之爲言非論中之神明機奧也

神明機奧、自着在思字上、其所集卽論中之篇章次第也、篇章已經仲景次第、而復有待于尋者何也、篇章中有變化則次第處有推移、故彼此參差前後錯亂、使世之專門傷寒者、欲於我一成之跡處分門、無門可分、欲於我已然之軌處類證、無證可類、空空一個六經、而同條共貫、斷章處翻有氣脉可聯、隔部中無不神理可接、其間迴旋映帶之奇、宛轉相生之妙、俱在所集中、俱在所集外、篇章固非死篇章、則次第自非呆次第、若能於此尋之、則不特得其粗、如璣璇圖之可以縱橫往返、成條成理、迺奇寓諸庸微、藏之顯、凡春秋之比事屬詞而斷例、大易之抽爻配卦而定占、與夫韜鈴家之出奇

握勝示人以陰陽闔押之路，奇遁中之避凶趨旺，啓人以生傷景杜之門，皆出諸此。以此晤仲景之傷寒論，非仲景傷寒內分出一部拘牽文義之書，要人去尋章摘句，遍仲景雜病內合成一部環應無方之書，要人去溫故知新也。余是以得條其所條而妄謂仲景許我以所條，辨其所辨而妄謂仲景許我以所辨。至於微言絕而或未絕，大義乖而或不乖，是非于繆于古人而或不繆于古人，則余于仲景之論別有辨在，而於叔和之例別有貶在此，又苦于一人心量之窮，眼量之短，僅以省字法讀古人書，蓋從仲景之論字辨字上讀而得之于心，筆之于手，以求免夫道聽塗說者之自棄云。亦曠觀

天下其心量眼量相信幾千百億萬於余一人者夫復何限
以天下無盡藏之慧智宜發仲景無盡藏之蘊妙何妨人人
胸中各出一部傷寒論妙義既生陳言自去自此而有知我
者安知不余心所大味有罪我者安知不余心所大喜余又
何必敝敝焉珠玉其言于前與敝敝焉糠粃其言於前預焉
天下無盡藏之心量上着以一物更爲天下無盡藏之眼量
上容以一屑也昔康熙九年庚戌桂秋新安程應旆識于吳
門之魁暢齋

汪琥曰傷寒後條辨康熙中新安程應旆郊借條註書凡六
集一曰禮集首載仲景自序次辨傷寒論共五篇次駁叔和

序例之偽皆不入卷二曰樂集辨脈法為卷之一平脈法為
 卷之二辨痙濕喝脈證為卷之三三曰射集辨太陽病脈證
 篇第一為卷之四辨太陽病脈證篇第二為卷之五四曰御
 集辨太陽病脈證篇第三為卷之六辨陽明病脈證篇第一
 為卷之七辨陽明病脈證篇第二為卷之八五曰書集辨少
 陽病脈證為卷之九辨太陰病脈證篇為卷之十辨少陰病
 脈證篇為卷之十一辨厥陰病脈證篇為卷之十二六曰數
 集辨霍亂陰陽易差後勞復病為卷之十三辨汗吐下可不
 可為卷之十四叙一百一十三方為卷之十五後又附以原
 論條辨尚論編次意欲後學合四書而參看使便於檢閱也

此程氏一片苦心，獨出已見，而條理此書，然其間語太多，攀引經史百家之言，及歌曲笑談，無所不至，絕無緊要，何異癡人說夢邪？恐註書者無是體也。至其每條承上起下，註釋入理之處，非淺學所能企及，不可因其所短而棄其所長也。

程氏應旆傷寒論贅餘

一卷

存

題詞曰：余性頗懶，間有所述，隨手佚去，後條辨得以成書者，全賴及門王氏仲堅爲之綜緝，不致零星。走先，今春王子北，上臨行，忽手此帙，喜而向余曰：此先生未註條辨時之逸稿。

鈺從前後鱗繕成帙者索之三年不得今忽從篋底躍出對
之神光發煥擬爲先生補刻集中余摩摩一過互覺面生求
其故我寔從說了又說處認出字足雁之前論王子曰先生
所重在張王二家上置辨其中有大美惡存焉說了又說何
妨竟不告而付之梓余笑曰王子特顧他阿私其所好耳竟
不顧我體上生出一箇疣來了梓成姑以贅餘呼之康熙壬
子六月筆程應旆郊信

陳氏

亮斯傷寒論註

未見

汪琥曰康熙中武陵陳亮斯著其書尚未刊板偶於友人周

考斌處鈔得草藁二本其註仲景論能獨出已見而不蹈襲
成氏方氏喻氏諸家之說每經病必依叔和原次反覆註解
極爲入理惜其書不全所鈔者止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
五經病耳琬欲泛棹武陵訪其人傳其書而未能不意孝斌
已作故人自嗟歲月不待立言之念愈急終不能全見其書
之爲恨耳

程氏林傷寒論集註

未見

按右見于金匱要略直解凡例

史氏以甲傷寒正宗

八卷

存

允例曰、叙和編次仲景之書、引軒岐之經、雜以己意而爲之、序例後人不察、錯視爲仲景之言、又以其說、謬於內經、從而曲爲之辭、其失仲景之旨、不啻什百矣、今仍仲景原文、分作十篇、又合病七篇、共爲三卷、庶幾涵澠有辨、雖非有功仲景、而於後學津梁、未必非指南云、一仲景之書、文字典醇、意義深遠、成氏煩文煩釋、最爲詳明、間有訛舛、趙張諸賢、力爲救正、近日喻氏著尚論篇、大闡宗旨、余彙集衆說、衍爲直解、使讀者言下會心、無煩詞說、而了然胸臆矣、至原文則大書以

留仲景之舊解則分疏以便誦讀之賢亦不願愚方亂典型
耳覽者鑑之一王宇泰先生因事氏綱目纂輯准繩於諸証
先備列仲景治法後以諸賢續法附之驗證求治便於檢閱
故不厭其複第仲景之書熟讀討究自能觸類旁通檢一二
條庸詎窮其奧義乎今盡汰其重複蓋不欲學者囿於尋常之
也一傷寒一書仲景方論猶經也諸賢方論所以翼經者也
尊仲景而遺後賢豈非好古之過乎編諸賢方論於仲景之
後庶有所輔翼而益彰也一字泰先生曰黃岐猶義文也仲
景其孔子乎凡後賢之說不執於黃岐仲景者盡為臆說今
存而不削恐削之而人以爲掛漏也故存之而置辨焉一仲

景書以六經編諸家方論以證參伍錯綜義意備矣宇泰先
生準繩亦分六經茲止列證者蓋一證兼數經統之於一經
不可也

周斯席曰昔張南陽著傷寒方論爲法三百九十七爲方一
百十有三時稱醫聖西晉王叔和編次其書引以內經錯以
己意遂使南陽原本不傳於世是以許叔微撰傷寒辨疑龐
安時補傷寒方論錢仲陽著傷寒旨微王好古著仲景詳辨
及辯惑正如秦火經書之後漢魏以來諸儒搜遺訂訛箋註
疏傳經書雖復大明於世而終不得見全書逮方約之著傷
寒書先儒稱爲集大成而南陽原本究未辨明或是或非吾

友步兵史子仁隱居不仕少時嘗奉教於明醫袁奉郵得其脈訣潛心究極遂通奧玄決病死生指下立辨既檢之於行復取南陽原本分析爲張之論爲王之說提綱於前辨解於後由是南陽原本復大明於世顏曰傷寒正宗書成予爲之叙曰布帛也菽粟也醫藥也三者皆生人之至急者也無布帛則寒而死無菽粟則飢而死無醫藥則病而死等死耳而醫藥尤急過寒過熱則布帛有以致死過飢過飽則菽粟有以致死致死者有以生之則惟醫藥顧悞用醫藥而致死者救之則在醫書蓋著書皆昔聖昔賢明於醫者而後能之也李明之號稱神醫而東垣十書於傷寒爲尤長朱彥修時稱

醫聖嘗言傷寒辨疑而總之發明南陽方論之蘊藏也正宗一書辨其爲陰爲陽爲陰或似陽陽或似陰者卽許叔微玉好古之論也審其變證而卽知其本證察其標病而卽知其內傷者龐安時錢仲陽之論也李時明之多用補中益氣爲前人之所未嘗有者朱彥脩非之以爲西北之人陽氣易降東南之人陰火易升而正宗不執局方只論切脉有以補爲主者卽明之之法有以瀉爲主者卽彥脩之法合而參之以成一二者也予聞醫人存救一時一方醫方傳救天下後世是人也是書也功不止一時一方而在天下後世矣瀨水遺民

周斯頓首撰

魏曰祁曰江都史子仁先生傷寒正宗七卷前三卷釋仲景也後四卷取諸賢之論以翼仲景也凡篇方二百有奇採方論二十二家其義備矣其旨精矣

醫籍考卷二十七

醫籍考卷二十八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六

周氏揚俊傷寒論三註

十六卷

存

自序曰仲景醫中之聖人也而傷寒病中之劇證也出聖人
之心思輒欲斡旋陰陽之偏勝脈理之失調於是明風寒別
六經分營衛辨內外因其正之強弱察其邪之虛實著論立
方投之無使不中是誠有得乎造化之原而深切於致病之

由烏故能起死不難回生在手、洵大道也。古君子之善學者，每于一事一物之理，必冥思博攷，以通其奧，謂必如是而後義精于心，功神于用，否則輒見自以爲能，勢必一阻，卽窮其應，况醫道至重而病情難測，如傷寒者乎？小子揚俊最喜醫學，志宗仲景而南陽之堂不易登也，于是取叔和之編次，無已之註釋，及東垣之此事難知，相參攷有年，而茫乎若涉大海，暝乎開眼易暗也。於是謀某先生教，而某先生曰：子何自苦爲？因出全生集六書，鈐槌活人示余，曰：諸書只在覽之易曉也。且今之號爲明醫者，不踰此。嗚呼！予用是滋惑矣。吾人讀聖人書，以求有補於天下，不敢遽云有功，要先自處無過。

乃制方治病人命攸關苟非有契於上聖之一二敢謂藥人
無差失乎予于是仍誦仲景經文雖寒暑無間也動息不忘
也且仲景不云乎余宗族素多建安紀年以來未十稔死亡
者三分有二傷寒居其七感徃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
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
臚藥錄并平脉辨證爲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
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故反覆於
喻嘉言之尚論篇庶幾知營衛表裏之不同汗下緩急之各
異豁然心胸自信有得至辛亥歲入都受業于北海林夫子
之門始授方中行先生條辨一展卷而知尚論之議從此脫

胎但其性靈筆快出其所思掩其所自無怪乎林夫子以僭竊罪之也然俊以爲二十年來得此表章絕業發揮義蘊者誠有一難再因思孔聖之書作于春秋至宋始稱明備焉苟非周程張朱數君子相繼而繹註之譬諸日月當天未盡雲霧也今前有條辨後有尚論彼之未善此益研精總之道之明而已矣歷年以來遵諭及門於二先生註中覺有未駘處不敢依樣葫蘆又必潛心體會務期有得則於二註之意之外稍可以補其所不及者又若干條合爲三註焉嗟乎夫使嘉言不在中行之後無以窺聖人之奧揚俊不在北海之門又無以得中行之傳則前人爲其難後人爲其易理勢

然也使後之君子由是而進焉務使展盡底蕴開悟無窮又
豈有量哉雖然醫道之重上古搢乎君相繼此以往半屬生
知故得其正可以挽回造化失其傳必至益增大枉昔仲景
未嘗孝廉相者曰觀君忠致周孟殆曠世之良醫也夫惟思
密則理不疎而能察其情窮其變者雖在仲景之聖弗以其
聰明乃以其學識始知研理盡智以敦重生命者是推醫道
之大成奈何中才以下之士或點竄成書或剽集句類或妄
字專家名詡詡以自鳴于世也豈不悖于聖哉康熙癸亥歲
午月周揚俊謹識

凡例曰傷寒論係王叔和編次風寒混淆經府雜亂大概讀

之既難分曉細心體之復無淺深無已隨文釋註方喻依舊相蒙理蘊縱有發揮層次終難考究俊特條分縷晰翻前稿後刪去假託之言釐定六經之例庶使來學可循不令章句無序一是書論傷寒則以風寒爲重其間春溫夏熱火劫併病合病臟結胸痞證瘕濕喝痰病宿食動氣霍亂差後諸復及陰陽易等別出別編於後令讀之者不但傷寒易明且使雜證無混一條辨晰理明切尚論精思爽豁後漢以來幾二三十年註釋不乏誠難與比然既互有短長亦復各不賅費俊每取其所長置其所短至兩家俱未盡字敢出管見務爲詳說期合于經文益于來學因成三註以垂不磨一本方一

百有十三或竒或偶取効無窮或增或減命名卽異雖聖人之意不外乎中庸而學者之疑過以爲難測寧用全生湯藥不求本論精微俊於方後立論詳藥之氣味探意之指歸豈能上合聖心要亦深求無誤三復苦衷觀之自見一大陽經發於陽發於陰之文乃是一篇大旨總領關鍵處方註乃以風寒爲陰陽喻亦宗之少陰篇首始得之反發熱脉沈一條爲本經最難理會處而方喻未及洗發又如結胸篇病發于陽而反下之之文乃悞下之大關從來不有契明傳經之旨雷同附和千古疑團俊非好異前人但覺於心未安面壁幾年忻然雪竇金針已度明眼須知一溫熱暑脉證條例雖互

見傷寒論中實非本病今卽別列然經止幾條正方止幾道
後賢方論不敢輯入因先于庚申年間有全書梓行於世備
採諸方并集治案庶無和王隨珠之嘆一是書始於順治十
七年庚子歲成於康熙十六年丁巳歲梓於二十二年癸亥
歲聞見所及不憚改錄風雨無間自謂有得本之治病按之
輒効推此變換亦能不窮果有志於長沙可無悲於岐路

汪琬曰傷寒三註康熙中吳門周揚俊禹載輯書凡十六卷
其第一卷太陽上篇風傷衛之證第二卷太陽中篇寒傷營
之證第三卷太陽下篇營衛俱傷之證第四卷陽明上篇經
證又陽明中篇太陽少陽正陽陽明三證及禁下證又陽明

下篇壞證法治第五卷少陽上篇經證又少陽下篇壞證法
治第六卷太陽上篇傳經證太陽中篇臧寒證太陽下篇壞
證法治第七卷少陰上篇傳經證少陰中篇中寒證少陰下
篇壞證法治第八卷厥陰上篇傳經證厥陰中篇中寒證厥
陰下篇壞證治法第九卷火劫病第十卷臧結胸痞病篇
第十一卷合病併病篇第十二卷痙濕暘病篇第十三卷痰
病宿食病篇第十四卷動氣霍亂差後諸復陰陽易病篇第
十五卷春溫夏熱病篇第十六卷脈法篇其書以條辨尚論
篇二書為主二書之註有未盡善則別出己意補之書名三
註可爲稱其實矣但惜其亦以仲景原文倒亂斯方氏爲之

作俑歟

汪氏琥張仲景傷寒論辨證廣註

十四卷

存

自序曰世人之病傷寒爲多傷寒之書仲景爲聖夫以一病而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詳已惡乎廣哉不知仲景之書本於內經熟論其言六經傳變非不辯且晰也仲景復推廣以成書因是以有王叔和之增益因是以有成無己之註解蓋愈推則愈廣焉則余之補闕略訂譌謬而爲是書也非無自矣且夫傷寒之病多由時氣則四時八節二十四

氣七十二候不可不詳釋也。傷寒之病必傳經絡則十二經之在手足者不可不兼圖也。傷寒之病非一證則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不可不反覆窮究而爲之推衍附益也。傷寒之病間用鍼刺其法近世罕見則熱病之五十九穴不可不備錄也。余獨怪世醫徒取節菴一編無他樂其簡耳。然昔人方論皆有奧義存其間使不深察其意嘗有失之毫釐而死生頓易者矣。余非不憚煩也。正惡世之樂於簡而輕視民命者。往往誤而殺人也。則是書之補前人所未補發前人所未發者。曷可少哉。其曰傷寒非寒者。蓋寒病則治以熱劑。熱病則治以涼劑。此自然之理也。傷寒之病名雖爲寒其所

見之證皆熱，竊恐後人執傷寒之名而誤投熱劑，故曰傷寒非寒也。至感真寒而深入三陰者，特十之一二耳。此其所見之病皆寒，而與熱證迥異，則名之曰真寒，而別為編康熙庚申重九長洲汪琥苓友自序。

凡例曰：此書之成，專以辨仲景傷寒論也。然仲景論傷寒實本素問熱病，仲景分六經不出靈樞經脈，故余摘取二篇中文列之傷寒例前，為第一卷，使後人尊仲景復知尊軒岐。況仲景當日既成傷寒論，亦自云述不敢云作，則知仲景之論實宗內經之旨也。一內經熱論篇文，王太僕註之於先，馬玄臺廣之於後，然其中有未盡合理處，間以鄙意補之。一

王叔和撰次仲景方論書凡十卷其中如傷寒例六經辨脈
證治法及陰陽易差後諸病此實係仲景原文悉為編入所
削者如第一卷脈法及第七卷以後汗吐下諸篇以其為叔
和所增入也至於第二卷中如痙濕暍三證第七卷前如霍
亂一證亦係仲景原文而不編入者以其為禰病也一叔
和撰次六經篇有陽明少陽病列於太陽篇者有太陽病列
於陽明篇者有中寒病禰入太陽陽明病中及禰入三陰熱
病中者今皆悉為歸正凡三陽病各歸三陽篇其三陽熱病
亦各自歸其篇惟中寒病則別作上中下三卷辨其證為真
寒使後學盡知傷寒中寒二證判然庶無錯誤一傷寒經

絡仲景書止分六經不言手足其實則合手經而皆病愚故於首卷熟論篇後卽圖註靈樞手足陰陽六經其註以滑氏發揮為主然亦間有錯誤處復以鄙意較之一駁正傷寒論例近非一人愚今較之亦從衆也但仲景全書中有四時八節決病法乃傷寒論一部綱領今之書悉皆脫略惟準繩於論列中猶存正文但當日成氏亦未及註愚特細爲解釋以見十二官辰斗柄所指時節氣候爲之轉移當其時倘病傷寒醫人宜隨時氣立論則用藥始可十全所以仲景亦云須洞解之也 一仲景六經篇中或有前不得不附之後後不得不附之前者則曰附例或已經附註過而原論中復及

者則曰重出例或原論中始及未經註過宜附之後者則曰
附後例其他如溫病壞病及病宜宜用判別立治法各分其
篇於後者又諸湯方宜附之後者皆如上例也六經篇中惟
中寒病爲真陰證不入上例止以重圈記之其真陰寒證宜
用湯藥亦以重圈記之一此書凡係仲景論成註有未字
者間採方喻程及諸名家之說不敢竊取其所著書及姓氏
必為標出間附已意則曰愚按及設為或問而余答也一
此書既集仲景論後以附昔賢及後人方論悉屬鄙意逐條
解明然亦多方引證不敢創為私說務使論必中理方必切
病愚切願天下後世之人但能讀是書雖遇傷寒變證極奇

之病然療之有法施之輒效業醫者不可不勉之

又採輯書目後曰傷寒辨證廣註清長洲汪琬苓友書銘子
辨註書分一十四卷始于康熙丙辰重九終于庚申重五四
五年間但應酬稍暇不敢輟卷雖祁寒酷暑而平明燈火之
功居多脫葦後不再易其書曰辨證者辨仲景論中是傷寒
則集之也曰廣註者廣以廣其方論如古今傷寒之書皆採
附也註以註其正文不分仲景後賢其論皆為解釋其方皆
為詳考也至若仲景論中真寔證別集中寒論三卷即當續
出倘世俗之醫厭此書煩冗欲檢證尋方如頭痛發熱等候
以為不便翻閱則更有增補成氏明理論出焉

錢氏漢重編張仲景傷寒證治發明溯源集

十卷

存

自序曰夫天地間風寒暑濕之邪皆可爲病人若中之失治而致夭枉者多矣雖古聖立法載在靈樞素問兩經之中奈其義淵深人莫能解迨漢長沙守張仲景憫宗族之論亡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辯證爲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實祖述黃岐之經義論伊尹之湯液追神農體箕子而作也其書統載於金匱玉函中華佗見之而嘆曰此書可以活

人晉玄晏先生皇甫謐作甲乙經其論治傷寒唯長沙一人而宋文潞公藥準云仲景書爲群方之祖所以後起諸賢雖千變萬化各鳴其所得而無能踰越其矩度者自西晉太醫令王叔和編次仲景方論十卷附以己意爲三十六卷而卒病論六卷早已遺亡不復得觀矣至宋成無己尊奉叔和又註爲傷寒論十卷今所行於世者究僅七卷而前後舛錯六經混淆使讀之者茫無端緒檢閱者漫難尋討如少陽諸證雜入太陽篇中合病併病散處三陽前後結胸痞證曾不分別陰陽藏結三條分隸四卷首尾中風傷寒紛出麻黃桂枝雜陳壞病無從安置疑爲人遠遺失溫病不知方法謂非作

者所長致後人不知隨證之治而壞病遂無治法槩以麻黃
桂枝治溫而溫病每致云亡凡此皆叔和編次之失無已註
釋之病也及宋奉議朱肱治人書一出始變長沙之定法而
攪亂經文可稱作俑明節菴陶華截江網殺車槌告成盡廢
仲景之原文奄為已有實為僭竊新安方有執痛關其非條
辨因之而作江左喻嘉言指摘其謬尚論由此而成然皆經
義未訓豈能澄清其濁亂陰陽莫辨安能洞悉其淵微潢以
魯鈍之質自知謏劣焉能少窺其淵奧賴先人力學仰聆訓
誨於童年昔以知非之歲忽犯傷寒將成不起續得痛痺幾
殞其軀卽得復蘇因念兩世食德非立功何以報稱九死重

生惟活人乃可云。酬誓必治療千人，方爲滿願。旣而思之，恐願大難盈，無如闡發先聖精微，務使流通遠播，俾業醫者臨證可以辨疑，處方得其精當，庶可以全天地之大德，極生民之危殆。但三十年來，風塵鹿鹿，舊學荒疎，因發篋陳書，奮志苦讀，晝夜揣摩，寒暑無間，恐未得經旨，因註素問、竹篇，然後更發仲景書讀之。遇隱義未明，必披羅經傳、鈞玄、索隱，或沈思默想，輒閣筆連旬。仲景之文，或有脈無證，或有證無脈，或有方無法，或有法無方。凡遇艱難，無不殫心竭慮，不敢少有怠忽，務必闡發微妙，極盡精微。其所謂肥羅剔抉，刮垢磨光者也。至於疑似之間，鮮不盡力申明。若見昔人誤謬，亦必極

其辨論雖或負罪於前賢，亦或有裨於後世，但自愧學力粗疎，識見短淺，或理深未遠，或舛錯難明，姑存疑而有待，倘發端于後起，繼續美躬，若賢智以挺生，曷其有極，竊漢立言之意，蓋欲使天下後世皆蒙先聖先賢之澤，令沈痾奇疾悉沾生和長養之仁，是以直溯源流，深窮根柢，推求壘素，辨論陰陽，援古證今，分經辨證，令讀之者，知證所自起，變所由生，且明其立法之義，用藥之因，倘得道理分明，自然識見朗徹，但聖經難讀，學者畏苟，非潛心探索，刻意研精，烏有不求而自至者哉？烏乎道風久壞，邪說橫行，漸漬日久，人人甚深，訛譎相沿，俗習難改，恐一言之綿力不足，以迴傾倒之狂瀾，羊隙

之微光豈能照漫漫之長夜乎姑錄存之以俟英賢繼起自能發先聖之意旨為吾道之干城設以余言為糠粃之尊而極盡其廣大精微則斯道之幸亦斯民之幸也余又何慊焉

虞山——錢後人錢漢天來甫識

柯氏琴傷寒論註來蘇集

六卷

存

自序曰嘗謂胸中有萬卷書筆底無半點塵者始可著書胸中無半點塵目中無半點塵者終許作古書註疏夫著書固難註疏更難著書者往矣其間幾經兵燹幾番播遷幾次增

刪幾許鈔刻亥豕者有之雜僞者有之脫落者有之錯簡者有之如註疏者著眼則古人之隱旨明塵句新註疏者失眼非依樣葫蘆則別尋枝葉魚目混珠砥礪勝玉矣傷寒論一書經叔和編次已非仲景之書仲景之文遺失者多叔和之文附會者亦多矣讀是書者必凝神定志慧眼靜觀逐條細勘逐句研審何者爲仲景言何者是叔和筆其間若脫落若倒句與訛字衍文須一一指破頓令作者真面目見於語言文字間且其筆法之縱橫詳畧不同或互文以見意或比類以相形不因此而悟彼見微而知著者須一一提醒更令作者精神見於語言文字之外始可羽翼仲景註疏傷寒何前

此註疏諸家不將仲景書始終理會先後合參但隨文敷衍故彼此矛盾黑白不辯令砭砭與美璞並登魚目與夜光同珍前此之疑燈未明繼此之迷塗更遠學者將何賴焉如三百九十七法之言既不見於仲景之序文又不見於叔和之序例林氏倡于前成氏程氏和于後其不足取信王安石辯之矣而繼起者猶瑣瑣於數目即絲毫不差亦何補於古人何功於後學哉然此猶未爲斯道儉累也獨怪大青龍湯仲景爲傷寒中風無汗而兼煩躁者設即加味麻黃湯耳而謂其傷寒見風又謂之傷風見寒因以麻黃湯主寒傷營治營病而衛不病桂枝湯主風傷衛治衛病而營不病大青龍

主風寒兩傷營衛治營衛俱病三方割掾瓜分太陽之主寒
多風少風多寒少種種蛇足羽翼香龍曲成三綱鼎立之說
巧言黃黃洋洋盈耳此鄭聲所爲亂雅樂也夫仲景之道至
平至易仲景之門人人可入而使之茅塞如此令學如夜行
岐路莫之指歸不深可憫耶且以十存二三之文而謂之全
篇手足厥冷之厥混同兩陰交盡之厥其間差謬何可殫舉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醫道之不明不行此其故歟
孟子沒而仲尼之道不傳千載無真儒矣仲景沒而岐黃之
道莫傳十載無真醫矣此愚所以執卷長吁不能已於註疏
也丙午秋校正內經始成尚未出而問世以傷寒爲世所甚

重故將仲景書校正而註疏之分篇彙論切其大綱詳其細目證因類聚方隨附之倒句訛字悉爲改正異端邪說一切辨明岐伯仲景之隱旨發揮本論各條之下集成一帙名論註不揣卑鄙敢就正高明倘得片言首肯亦稍慰夫愚者之千慮云爾慈水柯琴韻伯氏題時己酉初夏也

凡例曰傷寒論一書自以初編次後仲景原篇不可復見雖章次混淆猶得尋仲景面目方喻輩各爲更定條辨既中邪魔尚論漫循陋習矣大背仲景之旨琴有志重編因無所據竊思仲景有太陽證桂枝證柴胡證等辭乃宗其義以證名篇而以論次第之雖非仲景編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一

起手先立總綱一篇令人開卷便知傷寒家脉證得失之大
 局矣每經各立總綱一篇讀此便知本經之脉證大略矣每
 篇各標一證為題者題便知此方之脉證治法矣 一是編
 以證為主故彙集六經諸論各以類從其證是某經所重者
 分別其經如桂枝麻黃等證列太陽梔子承氣等證列陽明
 之類其有變證化方如從桂枝證更變加減者即附桂枝證
 後從麻黃湯更變加減者附麻黃證後 一叙和序例固與
 仲景本論不合所集脉法其中有關于傷寒者合于某證即
 採附其間片長可取即得攀龍附驥耳 一六經中有證治
 疎略全條刪去者

如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少陰病下利
 便膿血桃花湯主之等類為既下利脉微

者與白通湯腹痛小便詳則彼之踈略者可去矣又有脉證不利與桃花湯主之

各別不相統攝者如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痿與脉沈而細

病身熱足寒等證三條合一論理甚明故合之 一本論每

多倒句此古文筆法耳如太陽病血證麻黃湯主之句語在

當發其汗下前輩但據章句次序不審前後文理不顧衄家

禁忌竟謂衄後仍當用麻黃解表夫既云衄乃解又云自衄

者愈何得陣後與兵衄家不可發汗更有明禁何得再為妄

汗令人膠柱者多即明理者亦多為陶氏所惑故將麻黃桂

枝小香龍等條悉為稱正 一條中有冗句者刪之如桂枝

證云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脉浮者不愈浮為在外須解外

則愈何等直捷在外下更加而反下之故令不愈合脉浮故
知在外等句要知此等繁音不是漢人之筆凡此等占角如
病常自汗出條亦從刪例 一條中有衍文者刪之有訛字
者改之有闕字者補之然必詳本條與上下條有據確乎當
增刪改正者直書之如無所據不敢妄動發明註中以俟高
明之定套 一加減方分兩制度煎法與本方同者于本方
下書本方加某味減某味或一篇數方而後方煎法與前方
同者十方末書煎法同前方中藥味修治同前者如麻黃去
節杏仁去皮之類但不再註附子必炮若有生用者註之
一可汗不可汗篇等鄙俚固不足取而六經篇中多有叔和

附入合于仲景者取之如太陽脈浮動數三陽明論脾約脈
 證等條與本論不合無以發明反以滋惑剔出附後候識者
 辨焉 一正文一字句最多如太陽病脈浮頭項強痛六字
 當作六句讀言脈氣來尺寸俱浮頭與項強而痛若脈浮而
 字連讀頭項強痛而惡寒作一句讀踈略無味則字字讀斷
 大義先明矣如心下溫溫欲吐鬱鬱微煩之類溫溫鬱鬱俱
 不得連讀連讀則失其義矣

唐大烈曰柯韻伯之言雖暢不免穿鑿

傷寒論翼

二卷

存

自序曰世之神傷寒者百餘家究其所作不出二義一則因論本
文爲之註疏猶公穀說春秋也一則引仲景之文而爲之論猶韓
嬰說詩爲外傳也然引徵者固不得斷章取義之理而註疏者反
多以辭害義之文初不知仲景先師普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良
法大備此靈素已具諸病之體而明針法之巧妙至仲景復構諸
病之用而詳方藥之準繩具常中之變變中之常靡不由盡使全
書具在尋其所集盡可以見病知源自王叔和編次傷寒雜病分
爲兩書於本論削去雜病然論中雜病留而未去者尚多是叔和
有傷寒論之專名終不失傷寒雜病合論之根蒂也名不附實

是非混淆古人精義弗彰是以讀之者鮮而旁門岐路莫知通從
豈非叔和編次之繆以禍之歟世謂治傷寒即能治雜病豈知仲
景雜病論即在傷寒論中且傷寒中又多雜病夾雜其間故傷寒
與雜病合論則傷寒雜病之護治井然今傷寒與雜病分門而頭
緒不清必將以雜病混傷寒而妄治之矣乃後人專為傷寒著書
自朱奉議出而傷寒之書日多而傷寒之病日混非其欲傷寒之
混也由不識何病是傷寒也陶節庵出而傷寒之書更多非真傷
寒多也即金匱中雜病亦盡指為傷寒也世錮于邪說反以仲
景書難讀而不知仲景書皆叔和改頭換面非本來面目也冠服
法序例于前集可汗不可汗等于後引痿濕喝于太陽之首霍亂

勞復等王啟陰之外雜鄙見于六經之中是一部叔和之書矣林
億諸公校正不得仲景原集惑于傷寒之名又妄編三百九十七
法一百一十三方之數以附會叔和所定之傷寒於是欲知仲景
之道更不可得成無已信古篤好矯然特出惜其生林億之後欲
爲仲景功臣無由得其真傳故註仲景之書而仲景之旨之不合
作明理論而傷寒之理反不明因不得仲景傷寒雜病合論之旨
故不能辨許叔微三方鼎立之謬反集之於註問疑端於後人
豈非爲三百九十七法等說所誤乎因是方中行有條辨之作而
仲景之規矩準繩更加敗壞以爲翻叔和之編實以滅仲景之治
法也盧子由疏抄不編林億之數目不宗方氏之三綱意甚有見

而又以六經謬配六義增標本形層本氣化氣等說仲景之法又
可堪如此撓亂哉近日作者蜂起尚論愈奇去理愈遠條分愈
新古法愈亂仲景六經互第塞而莫辨不深可憫耶原夫仲景之
六經爲百病立法不專爲傷寒一科傷寒雜病治無二理咸歸
六經之節制六經各有傷寒非傷寒中獨有六經也治傷寒者但拘
傷寒不究其中有雜病之理治雜病者以傷寒論無關於雜病而
置之不問將參贊化育之書悉歸狐疑之域愚甚爲斯道憂之于
仲景究心有年愧未深悉然稍見此中微理敢畧陳固陋者曰
傷寒論翼不兼雜病者恐人未知原文合論之旨以雜病爲不
足觀其當與否自有能辨之者甲寅春慈谿柯琴序

張氏錫駒傷寒論直解

六卷

存

凡例曰傷寒論舊本以辨脈平脈爲首先脈而後證宜矣至以瘧濕暍列於六經之前似非作論之本意今先脈後證列六經于辨脈平脈之後而霍亂瘧濕暍併汗吐下又附于六經之後以見因傷寒而併及之意也若夫叔和序例引素問熱論而立言於仲景傷寒漫無發明且泥定日期曰未入府者可汗而已已入於府可下而已嗚呼汗與下何足以盡傷寒哉况傳經不明適足以滋後人之惑故去之一傳經乃

傷寒之大關鍵傳經不明雖熟讀是書無益也故於太陽之首反覆辨論彰明較著庶可以破千載之疑案一經旨渾融解雖顯著然辭達即止不敢于本文之外別有支離眩踞蛇足也但開卷了然臨證茫然故于緊要疑似之證如呃如狂如譫語如古胎如願毒如斑疹皆有寒熱虛實之殊曹氣又為人身之本不可妄傷但引經證論畧加愚意及身親試驗確然不易者附於其後庶可以見病知源亦足為初學之一助也康熙壬辰孟夏錢塘張錫駒令韶父題

魏氏 荔州 傷寒論本義

十八卷

存

沈德潛曰魏荔彤字念庭直隸栢鄉人官觀察使著有懷舫集國朝詩別裁

尤氏怡傷寒貫珠集

八卷

存

唐立三曰傷寒一證頭緒繁多自仲景立法立方以來叔和編次無已註釋理蘊為之一顯迨後續為註釋者不下數十家互相訾詆殆無底止余謂數十家中獨有喻氏之書贈灸人口者以其繁簡得宜通乎衆耳然以尤在涇先生貫珠集

較之則又逕庭矣。卽如首篇云：寒之淺者，僅傷於衛，風之甚者，并及於營。衛之實者，風亦難洩；衛之虛者，寒亦不固。但當分病證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辨，不必執營衛之孰虛孰實，以證傷寒中風之殊，立爲正治法，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明辨法，雜治法等。仲景著書之旨，如雪亮月明，令人一目瞭然。古來未有其金匱心典，梓行於世，并採入御纂醫宗金鑑，而貫珠集一書，尚未傳播，良可惜哉。吳醫彙講

沈德潛曰：尤怡字在京江南長洲人，布衣，昔皮襲美寓臨頓里，陸魯望自甫里至，與之定交，倡和，其地爲皮市，在京居其

地周子迂村亦至自甫里相與賦詩恰符皮陸也在京就韓伯休術欲晦姓名詩亦不求人知而重其詩者謂唐賢得三昧遠近無異詞云國朝詩別裁

徐氏大椿傷寒類方

一卷

存

自序曰王叔和傷寒例云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擬防世急則知傷寒論當時已無成書乃叔和之所搜集者雖分定六經而語無詮次陽經中多陰經治法陰經中多陽經治法參錯不一後人各生議論每成一書

必前後更易數條互相訾議各是其說愈更愈亂終無定論
不知此書非仲景依經立方之書乃救誤之書也其自序云
傷大橫之莫救所以尋求古訓博採衆方蓋因誤治之後變
證錯雜必無循經現證之理當時著書亦不過隨證立方本
無一定之次序也余始亦疑其有錯亂乃探求三十年而後
悟其所以然之故於是不類經而類方蓋方之治病有定而
病之變遷無定知其一定之治隨其病之十變萬化而應用
不爽此從流溯源之法病無遁形矣至於用藥則各有條理
解肌發汗攻邪散痞逐水驅寒溫中除熱皆有主方其加減
輕重又各有法度不可分毫假借細分之不外十二類每類

先定主方，卽以同類諸方附焉。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復一一註明條分而縷悉之。隨以論中用此方之證，列於方後，而更發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讀者於病情藥性，一目顯然，不論從何經來，從何經去，而見證施治，與仲景之旨，無不吻合。豈非至便之法乎。余纂集成帙之後，又復鑽窮者七年，而五易其稿，乃無遺憾。前宋朱肱活人書，亦嘗彙治法於方後，但方不分類，而又無所發明。故閱之終不得其要領。此書之成，後之讀傷寒論者，庶可以此爲津梁乎。乾隆二十四年歲在屠維單閼陽月上浣，洄溪徐大椿序。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類方一卷，國朝徐大椿撰。世傳後漢

張機傷寒論乃晉王叔和蒐採成書本非機所編次金聊城成無已始爲作註又以己意移易篇章自後醫家屢有判定如治尚書者之爭洪範武成註大學者之爭古今本迄於有明終無定論大椿以爲非機依經立方之書乃救誤之書當時隨證立方本無定序者於是削除陰陽六經門目但使方以類從證隨方列使人可案證以求方而不必循經以求證雖於古人著書本意未必果符而於聚訟紛呶之中芟除藤蔓之一術也其中如大青龍湯下註云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此湯主之大椿則以爲病情甚輕不應投以麻黃桂枝石膏此條必有舛誤又甘草茯苓湯下

註云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此湯主之大椿則以為此汗出者乃發汗後汗出不止非傷寒自汗其辨證發明亦多精到凡分十二類計方一百一十有三末附六經脈法又論正證之外有別證變證附以刺法皆有原委可尋自謂七年之中五易草藁乃成云

黃氏

元御

傷寒懸解

十五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懸解十五卷國朝黃元御撰是書大旨謂漢張機因鍼灸刺法已亡而著傷寒論以治外感之疾

其理則岐黃越人之理其法則因岐黃越人之針刺而變通之立六經以治傷寒從六氣也製湯丸以療感傷守五味也凡脈法八十三章六經經證以及入府傳藏之裏證誤行汗吐下之壞病三百六十八章外感之類證汗吐下宜忌八十章共五百三十七章合百十三方自晉王叔和混熱病於傷寒後來坊本雜出又有傳經爲熱直中爲寒之說而傷寒亡矣且簡編亦多失次因爲解其脈法詳其經絡考其常變辨其宜忌凡舊文之譌亂者悉爲更定末載駁正叔和序例一卷以糾其失其持論甚高考傷寒論舊本經王叔和之編次已亂其原次元御以爲錯文較爲有據與所改素問靈樞難

經出自獨斷者不同然果復張機之舊與否亦別無佐證也
戴氏震傷寒論註

未見

按右見于揚州畫舫錄

唐氏十項漢長沙原本傷寒論註疏

未見

按右見于文房肆考

沈氏金鰲傷寒論綱目

十六卷

存

凡例曰是書各循三陽三陰之六經而析六經所發之款證不循經但據款析言之則如各經皆有頭痛之類難于識別不析款但循經揆言之則又依文順義不能令識者一覽易曉故循經析款是書所由以成一仲景傷寒書自叔和亂亂後其六經條款凡註釋家各以意爲前後訖無一定獨柯氏論註其分隸六經者頗有理據今綱目所定皆依柯本一論者卽仲景之傷寒論繼仲景而言者亦爲傷寒論也一綱也者以爲主也傷寒之論叙自仲景故獨主仲景而取其論以爲綱目也者以爲發明也仲景論後說者無慮千百家然或偏或駁或淺或庸無足取者甚多故獨採叔和以下

若干家各摘其語之尤精且當者以爲目 一各經各款引
仲景之論爲綱固已或有遺而未備者必其與逐款無關不
便夾入或語意與所已錄者大同小異故亦置之亦有條款
太繁不必備錄者閱者當爲意會毋以掛漏爲咎 一各經
條款彼此相同如各經俱備載毋論已其有詳于此經不復
贅于他經者或因候治相同者或因所列之款相互須彼此
連及故他經不必再詳閱者當以意會前後參看毋得拘泥
一採輯前人諸說或由理勢所及或因仲景論之前後相
附不以世代之遠近爲拘 一諸家方論俱係專集擇其至
精至當者錄之固已駢珠刻玉各咀其英各擷其髓矣

吳氏儀洛傷寒分經

十卷

存

凡例曰仲景原文文義深奧其中自有層次轉折因竊倣程
子說詩法爲之句擲字比添細註以聯貫而疏明之務使經
義了然不敢妄爲穿鑿 一王叔和編次大綱混於節目之
中無可尋繹喻氏則先振舉其大綱次詳其節將三百九十
七法分隸放大綱之下極得分經之妙因名之曰分經 一
王叔和編次之亂序例之誤及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多差尚
論篇中辨之甚詳且明茲集不重錄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分經十卷國朝吳儀洛撰此書爲其
醫學述之第五種取喻嘉言所撰尚論篇重爲訂證凡太陽
經三篇陽明經三篇太陰經一篇少陰經二篇厥陰經一篇
春溫三篇夏熱一篇脈法二篇諸方一篇補卒病論一篇秋
燥一篇共十有九篇

鄭氏重光傷寒論條辨續註

十二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論條辨續註十二卷國朝鄭重光撰
重光字在辛歙縣人明萬曆中方有執作傷寒論條辨號爲

精審後喻昌因之作尚論篇張璐因之作傷寒續論程嘉倩因之作後條辨互有發明亦各有出入然諸書出而方氏之舊本遂微重尤為有執之里人因取條辨原本刪其支詞復旁參喻昌等三家之說以己意附益名曰續註卷首仍題有執之名明不忘所本之意也

舒氏詔再重訂傷寒集註

十卷

存

自序曰嗟夫醫難言矣不通仲景之書不足以言醫然其書未易通也自漢迄今疏釋者數十家大都得失相參均之無

當惟西昌喻嘉言奮起于千數百年之後。條晰博辨。其旨趣始明于世。而綴學淺識。猶往往背而議之。未能通喻氏之書者。蓋亦寡也。予少好醫。亦每苦于難通。獲交南昌羅先生子尚。蓋親承嘉言。口授曰。某得師傳要妙。確守數十年。而未傳于徒。年將八旬。時光短矣。懼其傳之或失。亟欲得其人而傳之。今子穎敏而堅銳。可當吾意。乃舉所得于嘉言者。以傳于詔。詔蓋聳然起。惶然謝敬。受其書而讀焉。曠若蒙之發底之脫也。于是所至皆有驗。然而仲景之書。雖由尚論而明其間遺義尚多。故讀者不得其口授。亦鮮能通也。詔不敢苟安于黯混聽之。以貽其悞。于是不揆薄劣。參考百家。徵以症治。出

其一知半解補而詳之殫精瘁神十餘年始克集註成編不可謂非難也二三同志德懃刻之行世歷有年所竟鮮有尋瑕索癥匡予之不逮者予心殊未慊也然予既深知其難又安敢因人莫我訾遂忘其難而遽以是自畫乎哉常耿耿孜孜行若忘坐若遺如是者十年于茲矣自覺閱歷久而識見廣學與年而俱進乃取原刻刪之補之重鐫以問世至今又十年矣所歷所驗愈多愈確于是復加訂定或庶幾稍通旨趣可告無罪于同志君子乎抑或等之諸家疏釋均歸無當予爰再重刻以就正高明冀有攻予之短者予樂得聞而喜有益焉不憚三訂四訂累煩剞劂也大清乾隆三十五年庚

寅春王正月元旦後五日慎齋學人舒詔馳遠謹識

凡例曰仲景傷寒論洵醫家之要典也自經兵燹卷帙散軼其所存者僅得之當時讀者之口授故其篇目失次缺而不完王叔和于尚可搜求之際乃不深加考訂而雜以偽撰成編陰陽舛錯顛倒無倫其後歷代相沿未及精密西昌喻嘉言始爲削去偽撰清出原文止存三百六十條爰著尚論篇條晰諸法綱舉目張釐正六經井井不紊義例之善無出其右故是書篇目一一遵之而不敢易 一喻嘉言尚論三百九十七法未及一百一十三方後人惜其方論未備稍有餘憾其徒徐忠可原方發明所由作也然亦擇焉而未精語焉

而未詳且方論別爲一集簡閱終非至便今是書卽列原方于本條之下擴充徐氏之意博採諸家論者以明其立方之旨命名之義并將藥性逐一講明某藥所以能治某病之故而某藥又有宜于此不宜于彼者俱有至理存焉俾學者讀仲景治病之法卽就便以考主治之方而無翻閱之勞是亦涓埃之助也 一是書原爲初學而設不尚辭藻凡先賢論說間文概置不錄或辭多于意者纂其要而登之或意隱于辭者微加損益以顯捷而出之或先賢有不經意之字及後世傳訛倒亂之句皆以理正之極知僭越無似然輔授先賢之意引誘後來之心大不獲已救世之君子其必有以諒我

也。一是書凡主腦及關鍵處每字上加大圈凡擘明脉證及比類處旁加尖圈凡精義處旁加密點凡緊要處旁加連圈以便省覽。一是書稿成于己未刻于庚午重刻于庚辰。于今又十載矣自覺閱歷愈多而識見愈確于是殫厥心力再加訂正凡有未詳者益之冗者刪之可廢者去之迴視前刻煥然改觀焉今再重刻以問世冀幸高明或有以教我也。

卷

千二百二十二

古今圖書集成

醫籍考卷二十八

醫籍考卷二十九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 七

王氏 珉 傷寒身驗方

七錄一卷

佚

晉書本傳曰王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嘆

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
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
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大元十三年卒年
三十八追贈太常

按隋志舊缺撰人名氏證類本草樺木註引陳藏器本
草拾遺曰晉中書令王珉傷寒身驗方作棧字濃煮汁
冷飲主傷寒熱毒瘡特良今據以訂補

徐氏方伯辨傷寒按方伯當作尤伯

七錄一卷

佚

亡名氏傷寒總要

七錄二卷

佚

正理傷寒論

佚

按是書諸家簿錄失載唯王冰素問次註成無己傷寒論註解引之

張果先生傷寒論

崇文總目一卷

佚

田氏誦卿傷寒手鑑

崇文總目二卷

佚

亡名氏傷寒辨證集

崇文總目一卷

佚

陳氏昌允百中傷寒論菴文畧作太常主簿陳昌胤

崇文總目三卷

佚

鄭樵曰崇文總目間有見名知義者亦彊為之釋如陳昌胤

百中傷寒論其名亦可見何必曰百中取其必愈乎校雙言畧

高氏若訥傷寒類要

古人書錄作傷寒類纂

宋志四卷

佚

丁氏德用醫傷寒慈濟集

宋志三卷

佚

李氏大參家傷寒指南論

宋志一卷

佚

楊氏以四時傷寒總病論

宋志六卷

佚

楊氏以傷寒論脈訣

未見

按右見于世善堂書目

宋氏迪陰毒形證訣

瓶文畧一卷

佚

湯尹才曰熙寧中邠守宋迪由其猶子病傷寒不能辨其證

醫見其煩渴而汗多，以涼藥解治之。至於再三，遂成陰毒。六日而死。迪痛悼之，遂著陰毒形證訣三篇。傷寒解感論

亡名氏傷寒要法
宋志一卷

佚

通真子傷寒訣

讀書後志一卷

佚

趙希弁曰：右題曰通真子，而不著名氏。用張長沙傷寒論為歌詩，以便覽者。脈訣之類也。

傷寒括要

二卷

存

菴文畧曰傷寒括要詩一卷通真子撰

陳振孫曰通真子自言嘗爲傷寒括要六十篇其書未之見

按劉元賓自號通真子是書以仲景舊論裁爲詩括又

以刺義爲註註中有所發明朱氏治人書多襲其語詩

凡一百一十二篇每篇七言四句末附藥方三十九道

收在于朝鮮國人所編醫方類聚中較之其所自言數

實倍之先子曰意子儀始作六十篇後又補之者鄭

漁仲唯見其初集故稱一卷茅堅從類聚中錄出釐
爲二卷今仍著錄于此讀書後志所著似是一書

錢氏乙傷寒指微論

五卷

佚

宋史本傳曰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爲
鄆州人父頴善醫然嗜酒喜遊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
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告乃以家世卽
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
鄉人感慨賦詩詠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爲收葬行服

乙始以顛頤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瘦癯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之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發癇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烏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洩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寢劇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青而光氣硬硬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

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良強、予藥明日曰、吾藥再
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今尚
能粥、當此期居五日而絕、乃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
藏傳養、率六旬而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隨己而母子
能得全、又乳婦因悸而病、旣愈、目張不得瞑、乙曰、煮郁李酒
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
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自能瞑矣、飲之果驗、
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嘆曰、此所謂周痺也、入
藏者死、吾具已矣、旣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百夜
飲之、左手足忽舉、不能用、喜曰、可笑、所親查、東山得茯苓、大

踰斗以法噉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
歸不復出乙為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闕書不斬斬守古法
時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尤逐本草諸書辨正闕誤或得異藥
問之必為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
末年變痺浸劇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八十

二

徐春甫曰錢乙所著有傷寒指微論嬰孩論若于卷

古今醫統

胡氏初傷寒類例

佚

沈氏括別次傷寒

佚

按右二書見于張藏活人書序

孫氏北傷寒方

甄文畧二卷

佚

傷寒脈訣

佚

熊均曰孫北宋仁宗朝將仕郎守殿中丞習通醫經內經素

問重改正刊誤又有傷寒脈訣

韓氏和傷寒微旨論

書錄解題二卷

未見

陳振孫曰不著作者序言元祐丙寅必當時名醫也其書頗有發明

王履曰韓純和著微旨一書又純以溫暑作傷寒之論而卽病之傷寒反不言及此已是捨本徇末全不能窺仲景藩籬又以夏至前胸膈滿悶嘔逆氣寒揚嗚腹痛身體拘急手足逆冷等證視爲溫暑謂與仲景三陰寒證脈理同而證不同遂別立溫中法以治夫仲景所叙三陰寒證乃是冬時卽病之傷寒故有此證今欲以仲景所叙三陰寒證求對於春夏

溫暑之病不亦悞乎雖然祇和未悞仲景立法本旨而又適
當溫暑病作之際其爲惑也固宜以余觀之其胸膈滿悶嘔
逆氣寒身證若非內傷冷物則不正暴寒所中或過服寒藥
所變或內外俱傷於寒之病也且祇和但曰寒而當溫然未
嘗求其所以爲寒之故能求其故則知溫暑本無寒證矣

洄集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微旨二卷宋韓祇和撰是書宋史藝
文志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其名亦不著作者名氏但
據序題元祐丙寅知其爲哲宗時人而已今檢永樂大典各
卷內此書散見頗多每條悉標韓祇和之名而元戴良九靈

山房集亦稱自後漢張機著傷寒論晉王叔和宋成無己
安常朱昫許叔微韓祗和王寔之流皆互相闡發其詞祗和
名與永樂大典相合是祗和實北宋名醫以傷寒為專門者
特宋史方技傳不載其履貫遂不可考耳書凡十五篇間附
方論大抵皆推闡張機之旨而能變通其間其可下篇不立
湯液惟以早下為大成蓋為氣質羸弱者言然當以脈證相
參知其邪入陽明與否以分汗下不宜矯枉過直竟廢古方
至如辨脈篇據傷寒例桂枝下咽陽盛乃斃承氣入胃陰盛
乃亡之義以攻楊氏之謬誤可汗篇分陰盛陽虛陽盛陰虛
陰陽俱盛之三門則俱能師張氏而神明其意矣又如汗下

析

溫三法分案時候辰刻而參之脈理病情乃因張機正傷寒之法而通之於春夏傷寒更通之於冬月傷寒亦頗能察微知著又如以陽黃歸之汗溫太過陰黃歸之過下亡津則於金匱發陽發陰之論研精微不特傷寒之黃切中竅要卽雜病之黃亦可以例推矣其書向惟王好古陰證畧例間引其文而原本久佚今採掇會粹復成完帙謹依原目釐爲上下二卷陳振孫所稱之原序則永樂大典不載無從採補殆緜纂之時舊本已闕歟

亡名氏玉川傷寒論

藝文畧一卷

佚

傷寒論後集

甄文畧六卷

佚

石氏昌璵證辨傷寒論

甄文畧一卷

佚

亡名氏傷寒集論方

甄文畧十卷

佚

孫王二公傷寒論方

甄文畧二卷

佚

上官氏均集傷寒要論方

甄文畧一卷

佚

龐氏安時傷寒總病論

甄文畧七卷醫藏目錄作六卷

存

蘇軾答龐安常書曰久不為問思企日深過厚存記狂書真

聞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
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爲作題首一
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
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
愛

文集

又曰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
當爲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文集

黃庭堅後序白醜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爲人治病處其生死
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爲氣任俠鬪雞走狗蹴鞠擊毬少年
豪縱事無所不爲博奕音伎一二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

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
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疾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
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
難靈樞甲乙葛洪所綜緝百家之言無不貫串其簡策紛錯
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
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揮每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不治
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之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房調護
以冥者之宜珍膳美饌時節其飢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
如痛在己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常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
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游挾而不

害人似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
 不可縲數他日過之未嘗有德色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
 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陽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
 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
 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說而不
 解誠加意讀書則過半矣
文獻通考誠加以下十字作若
右意於斯者護其書自足攬其

精微故特著其行事以為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諾之故虛

右以待元符三年三月朔日

張耒跋曰張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具又為之增損
 進退之法以預告人嗟夫仁人之用心哉且非通神造妙不

能為也。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為論數卷，用心為述，追儷古人。淮南謂安常能為傷寒說話，豈不信哉。文獻通考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總病論六卷，附音訓一卷，修治藥法

一卷。宋龐安時撰。安時字安常，蘄水人。志文龐熈間評載龐

詳孰是安時本士人，習與蘇軾黃庭堅游。第六卷末附與蘇軾

書一篇，論是編之義甚悉。卷首載軾答安時一帖，猶從手蹟。

鈎摹形模，殆具。又以黃庭堅後序一篇冠之於前，序末稱前

序海上人諾為之，故虛其右以待。署元符三年三月作時，軾

方謫儋州，至五月始移廉州，七月始渡海，至廉。故是年三月

猶稱海上人也。然軾以是年八月北歸，至次年七月即卒於常州。前序竟未及作，故即移後序爲弁也。序中剷去庭堅名，帖中亦剷去軾名。考卷末附載音訓一卷，修治樂法一卷，題政和癸巳門人董炳編字，知正當禁絕蘇黃文字之日，諱而闕之。此本猶從宋本鈔出，故仍其舊耳。宋執事志但載安時難經解，前後兩見而不載此書。文獻通考載龐氏家藏秘寶方五卷，引陳振孫之言云云，似乎別爲一書。而列庭堅之序，與此本同。疑當時已無刻本，故傳寫互異。歟？又載張耒一跋云云，此本未載。此跋殆傳寫偶佚歟？又耒作明道雜誌，記安時治驗，極其推挹，而葉夢得詳暑錄，詔乃頗不滿於安時。蓋

朱蘇軾各學得茶京客其門戶異也然曾敏行獨醒雜志亦
記其治泗州守王公弼中丹石毒甚奇又記其治公弼之女
尤神異敏行於元祐紹聖兩局均無恩怨則所記當爲公論
矣

汪琥曰傷寒總病論宋蘄水龐安時撰書凡六卷其第一卷
乃叙論及六經等篇第二卷則論汗吐下不可及用水用
火和表溫裏之法第三卷則論結胸痞氣陰陽毒狐惑百合
瘧濕喘及雜病勞復等證第四卷則論暑病時行寒疫斑痘
等證第五卷則論天行溫病及變嗽變黃敗壞等證復附以
小兒傷寒證第六卷則載冬夏傷寒發汗雜方及妊娠傷寒

方傷寒暑病通用刺法傷寒溫熱病死生證及附以差後禁
忌仲景脈說華佗內外實辨現按龐氏論中雖間有發明仲
景之處然其用藥亦實熟錯雜經絡不分即如蘇子瞻所傳
聖散子方一例載入殊為駭觀

按周必大跋山谷書東坡聖散子傳曰山谷作龐安常
傷寒論後序云前序海上道人諾為之故虛右以待道
人指東坡也

巢氏闕名傷寒論

純文畧一卷

佚

朱氏旦傷寒論宋志作東旦

藝文畧一卷

佚

陳氏昌明時政要傷寒論
舊缺宋志人訂名補

藝文畧三卷

佚

鄭氏關名傷寒方

藝文畧一卷

佚

曾氏誼傷寒論

執文畧一卷

佚

亡名氏傷寒類要方

執文畧十卷

佚

劉氏君翰傷寒式例

執文畧一卷

佚

王氏是傷寒證治

宋志二卷讀書志作三卷

佚

趙希弁曰傷寒證治三卷石皇朝王實編實謂百病之急無
踰傷寒故畧舉病名法及世名醫之言為十二篇總方百四
十六首或云穎川人官至外郎龐安常之高弟也

劉昉曰傷寒證治信陽太守王寔編幼幼新書

局方續添傷寒證治

宋志一卷

佚

盧氏和傷寒片玉集

三卷

佚

元好問虛太醫墓誌曰虛尚藥諱祖世家霸州文安今爲大名人以方伎名河朔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局方則神治法累遷尚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勤讀老不知倦岷黃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說累數百萬言閱術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究而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似之春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爲有道之士年壽八十有七自剋死期留頌坐睡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後達治心養性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卽非漠然無關涉

者所爲善惡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爲陽善人自報之人
爲陰善鬼神知之人爲陽惡人自治之人爲陰惡鬼神治之
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
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旣已治已又以及人非
仁者之用心乎其康寧壽考五福具備非偶然相與予有姻
戚之舊因其子孫歸葬書以貽之欲其鄉人知此家出予門
久之而予亦知其人之深也遺山集

陳自明曰政和間朱奉議昫爲活人書後有錢倅李氏刺稿
作歌目之曰類證活人書盧氏集敷篋各傷寒論生玉皆語
詞鄙俚言不盡意要之不可爲法是以識者皆不觀覽管

見良方

卷

李氏湖傷寒方論

宋志二十卷

佚

亡名氏傷寒證法

佚

傷寒遺法

佚

傷寒論翼

佚

按右三書見于遂初堂書目

醫籍考卷二十九

醫籍考卷三十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八

朱氏脈傷寒面問

讀書後志三卷 今本六卷

存

自序曰傷寒諸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也其
錄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為法又况邪說存意世業
名家規利雖厚因果歷然特以伊尹湯液仲景經絡人難曉
士大夫又以執成而下耻而不讀往往倉卒之際束手待斃

卒歸之於命而已世人知讀此書者亦鮮縱欲讀之又不曉其義况又有好用涼藥者如附子硫黃則笑而不喜用雖陰冬使人飲冷服三黃圓之類有好用熱藥者如大黃芒消則畏而不敢用雖盛暑者勸人灸燬服金液丹之類非不知罪福偏見曲說所趣者然也陽根於陰陰本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是故春時氣溫當將理以涼夏月盛熱當食以寒君子扶陰氣以養陽之時也世人以為陰氣在內反抑以熱藥而成瘧痢脫血者多矣秋時氣涼當將息以溫冬時嚴寒當食以熱君子扶陽氣以養陰之時也世人以陽氣在內乃抑以涼藥而成吐痢腹痛者多矣伐本逆根豈知

天地之剛柔陰陽之逆順求其不大橫也難矣偶有病家曾留意方書稍別陰陽知其熱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陰病知其冷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陽病往往隨手全活若病家素不曉者道聽泛請委而聽之近世士人如高若訥林億孫奇龐安常皆惓惓於此未必章句之徒不誦且駭也僕因間居作爲此書雖未盡能規伊尹之萬一庶使天下之大人無矢伐先不哭幼士大夫易曉而喜讀漸浸積習人人尊生豈曰小補之哉仲尼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學者不以爲鄙然後余用意在此而不在彼大觀元年正月日

李保曰大隱先生朱翼中壯年勇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上

而老為屬朝廷大興儒學求深於道術者為之官師乃起公
 為博士與余為同僚明年翼中坐書東坡詩貶達州又明年
 以宮祠還 北山酒經題詞序

趙希弁曰傷寒百問三卷右題曰無求子大觀初所著書

南陽活人書

宋志二十卷 書錄解題作十八卷

未見

張藏序曰余頃在三茅見無求子傷寒百問披而讀之不知
 無求子何人也愛其書想其人非居幽而志廣形愁而思遠
 者不能作也惠民憂國不見施設游戲藝文以閱歲月者之

所作乎。遊世匿跡，抗心絕慮，灌園荒丘，賣藥都市者之所作乎。顛倒五行，推移八卦，積功累行，以就丹竈者之所作乎。不然則窮理博物，觸類多能，東方朔者耶。浩歌散髮，採掇方伎，皇甫謐者耶。周流人間，衛生救物，封君達者耶。前非古人，後無作者，則所謂無求子者，余不得而知也。三茅三年，挾冊控掌，未嘗停手，所藉以全活者，不知其幾人也。惜其論證多而說脈少，治男子詳而婦人略，銖兩訛舛，升菑不明，標目混淆，語言不通俗，往往閭閻有不能曉者。此余之所以夙夕歎然者也。今秋遊武林，解逅致政朱奉議，泛家入境，相遇於西湖之麓，林因論方士奉議公乃稱賈誼云：古之人不在朝廷之

上必居醫卜之中故嚴君平隱於卜韓伯休隱於醫然卜占吉凶醫有因果不精於醫寧隱於卜班固所謂有病不治得中醫蓋慎之也古人治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葛稚川作肘后孫真人作千金陶隱居作集驗玄晏先生作甲乙率著方書其論傷寒治法者長沙太守一人而已華佗指張長沙傷寒論爲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函名之其重於世如此然其言雅奧非精於經絡不可曉會頃因投閒設爲問對補苴綴緝成卷軸因出以相示然後知昔之所見百問乃奉議公所作也因乞其繕本校其詳畧而傷寒百問十得五六前日之所謂歉然者悉完且備書作於己巳成於戊子增爲二十

卷釐爲七冊計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八字得此者雖在崎嶇
僻陋之邦道途倉卒之際據病可以識證因證可以得方如
執左券易如反掌遂使天下傷寒無橫夫之人其爲饒益不
可思議昔楊森使高若訥作傷寒類例翰林學士沈括作別
次傷寒直秘閣胡勉作傷寒類例殿中丞孫兆作傷寒脈訣
蘄水道人雁宰常作傷寒卒病論雖互相發明難於檢閱
比之此書天地遼落張長沙南陽人也其言雖詳其法難知
奉議公祖述其說神而明之以遺惠天下後世余因揭其名
爲南陽治人書云大觀五年正月日叙

自序曰僕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就領宮祠以歸過方城見

范內翰云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謹與方分為數卷倉
 卒難檢耳及至睢陽又見王先生活人書京師京都湖南福
 建兩湖凡五處印行惜其不曾校勘錯誤頗多遂取繕本重
 為參詳改一百餘處命工於杭州大隱坊鐫板作中字印行
 庶幾緩急易以檢閱然方術之士能以此本游諸聚落悉為
 改證使人讀誦廣說流布不為俗醫妄投藥餌其為功德獲
 福無量政和八年李覿朔朝奉即提點洞霄宮朱肱稟校證
 方今曰朱肱吳興人進士登科善論醫尤深於傷寒在南陽
 時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併進三
 服至晚乃覺滿又視之問所服藥安在取以視之乃小柴胡

敬也。肱曰：古人製咬咀，謂剉如麻豆大，煮清汁飲之，名曰湯。所以入經絡，攻病取快。今乃爲散，滯在鬲上，所以胃滿而疾自如也。因法旋製，自煮以進二服，是之遂安。因論經絡之要，盛君力贊成書，益潛心二十年，而治人書成。道君朝詣闕投進，得醫學博士。肱之爲此書，固精贍矣。嘗過洪州，聞名醫宋道方在焉，因携以就見。宋留肱欵語，坐中指駁數十條，皆有考據。肱惘然自失，卽日解舟去。由是觀之，人之所學固異邪？將朱氏之書，亦有所未盡邪？後之用此書者，能審而慎擇之，則善矣。

泊宅編

陳造跋曰：予爲舉子時，得朱肱傷寒治人書，愛而讀之，百問

十一卷畧能上口或曰治傷寒祖仲景是何爲者予惑之後問友人侯元英是書多稱仲景能無遺說乎曰是不惟於仲景無遺說由通傍暢凡傷寒書幾盡矣元英良醫人所服予所敬者然後知說者之妄愈益愛其書得是善本表裏六經課誦之并識之以詒子孫

江湖長翁集

陳振孫曰南陽治人書十八卷朝奉郎直秘閣吳興朱肱翼中撰以張仲景傷寒方論各以類聚爲之問答本號無求子傷寒百問方有武夷張藏作序易此名仲景南陽人而治人者本華佗語也肱秘丞臨之子中書舍人服之弟亦登進士科

劉完素曰：近世朱奉議本仲景之論，而兼諸書之說，編集作活人書二十卷，其詞多其方衆，其言直，其類辯，使後學者易爲尋檢，施行故今之用者多矣。然其間亦未合聖人之意者，往往但相肖而已。由未知陰陽變化之道，所謂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似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者也。原病式序

馬宗素曰：古聖訓陰陽爲表裏，此一經大節目，惟仲景深得其旨趣。厥後朱肱編活人書，將陰陽二字，釋作寒熱，此差之甚也。

王履曰：朱奉議作活人書，累數萬言，於仲景傷寒論多有發明，其傷寒卽入陰經爲寒證者，諸家不識而奉議識之，但惜

其亦不知仲景專為即病者之法故其書中每以傷寒溫暑
混雜議論竟無所別况又視傷寒論為全書遂將次傳陰經
熱證與即入陰經寒證牽合為一立說且謂大抵傷寒陽明
證宜下少陰證宜溫而於所識即入陰經之見又未免自相
悖矣夫陽明證之宜下者固為邪熱入胃其少陰證果是傷
寒傳經邪熱亦可溫乎况溫病暑病之少陰尤不可溫也自
奉議此說行而天下後世蒙害者不無矣

源回集

汪琬曰南陽活人書宋奉議即朱肱著書凡二十卷其第一
卷至十一卷設為一百一問以暢發仲景奧義第十二卷至
十五卷纂桂枝湯等一百一十二方第十六卷至十八卷自

升麻湯起至麥門冬湯止共一百二十六方此採外臺千金
聖惠等方以補仲景之未備末後第十九二十卷則論婦人
傷寒復繼以小兒痘疹斯誠仲景之大功臣也但其中三十
六問治兩感證謂宜發表攻裏此是朱奉議一片救人之苦
心也及其用藥則誤引下利身疼痛虛寒救裏之例而以四
逆湯竟施之於煩渴腹滿譫語實熱之證以至後世如
陶華之無知而亦輕詆其書之失也李知先治人書指序云
無求子真一世之雄長沙公乃百川之宗此為真知二公之
書者矣

傷寒辨註

徐大椿曰宋人之書能發明傷寒論使人有所執持而勿墮

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書爲第一蓋傷寒論不過隨寒經
所現之證以施治有一證而六經皆現者并有一證而治法
迥別者則讀者茫然把握莫此書以經絡病因傳變疑似條
分縷晰而後附以諸方治法使人一覽了然豈非後學之津
梁乎其書獨出機杼又能全本經文無一字混入己意豈非
好學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繼往開來者乎後世之述傷寒論
者唐宋以來已有將經文刪改移易不明不貫至近代前條
辨尚論篇等書又復顛倒錯亂各逞意見互相辨駁總由分
證不清欲其強合所以日就支離若能參究此書則任病情
之錯綜反覆而治法仍歸一定何必聚訟紛紜致古人之書

愈講而愈晦也 醫學源流論

傷寒百問經絡圖

苑文畧一卷

佚

按是書與傷寒百問原自別行元竇漢卿燕山活濟堂

梨本併以二書分為九卷卷首有嘉定六年張松序今

考其文則是松所著究原方序也熊均醫學源流曰張

松著究原方及傷寒百問經絡圖方意從此本轉訛者

歟

李氏知先 活人書括

三卷

存

自序曰嘗觀論傷寒自仲景而下凡幾百家集其書則卷帙繁絮味其言則旨意微深最至當者惟活人書而已余留心此書積有年矣猶恐世醫未得其要領於是撮其機要錯綜成文使人人見之不然明白故目之曰活人書括即一證作一歌或言之未盡則至于再至于三雖言辭鄙野不能登仲景之門升百家之室然理趣淵源幾於簡而當者矣同志之士苟熟而復之藏於胸中以之濟世亦仁人之心也乾道丙戌端午日隴西李知先元象於平書

程氏迥活人書辨

佚

朱子曰沙隨有活人書辨當求之文集偶讀記

陳振孫曰沙隨程迥可父嘗從王泉喻擢子才學登隆興癸

未科仕至邑宰及與前輩名公文游多所見聞故其論說頗

有源流根據沙隨易章句解

錢氏聞禮類證增註傷寒百問歌

四卷

存

陳自明曰政和間朱奉議肱為活人書後有錢俸李氏剽竊

作歌目之曰類證活人書管見良方

熊均曰錢聞禮宋李建寧府通判作傷寒百問歌九十三首

既以龍溪隱士湯尹才所撰傷寒解惑論刊附卷首合為一

書尹才乾道時良醫也醫學源流

徐春甫曰錢聞禮不知何郡人宋紹興中為建寧府通判好

醫方尤精於傷寒作傷寒百問歌行世

錢氏 傷寒百問方

宋志一卷

佚

王氏作肅增釋南陽活人書

二十二卷

存

樓鑰序曰世以醫爲難醫家猶治傷寒爲難仲景一書千古
不朽蓋聖於醫者也本朝累聖篤意好生務使方論著明以
惠兆庶積而久之名醫輩出如蘄春之龐洵永之楊孫兆張
銳諸公未易悉數無求子朱公肱士夫中通儒也著南陽活
人書尤爲精詳吾鄉王君作肅爲士而習醫自號誠菴野人
以活人書爲本又博取前輩諸書凡數十家手自編纂蠅頭
細字參入各條之下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
自言暮齒駸駸不欲爲私藏將板行於世來求一言余好醫

而不能學與之論辨皆有據依學者可按而求求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爲有功也然嘗聞之老醫京師李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雖職在藥局方書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旣獻於朝祭師垣當軸大加稱賞卽令頒行而國醫皆有異論祭公怒始盡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齒不知當時其論之詳若許學士知可近世推尊其術本事方之外爲活人指南一書謂傷寒惟活人書最備最易曉最合於古典余平日所酷愛觀許公之言則無求子所著可輕訾乎因併書之 吳興統

文補

按醫統正脈所輯增註類證活人書不記成乎誰乎今

考諸樓氏此序卽知王作肅所撰唯作增釋爲異耳

盧氏祖常擬進活人參同餘議

佚

盧祖常曰愚嘗究朱肱之誤著于擬進活人參同餘議之中

矣續易簡方

楊氏士瀛活人總括

七卷

存

閩書曰懷安故縣人楊士瀛字登父精醫學著活人總括醫學真經直指方論行於世

汪琥曰傷寒活人總括宋三山楊士瀛登父撰次書凡七卷其第一卷活人證治賦第二卷曰傷寒總括調理傷寒統論起至六經用藥格法止第三卷曰傷寒證治表裏汗下二證起至痰證傷食類傷寒止第四卷發熱證起至不可下證止第五卷懊懷證起至失音證止第六卷惛鬱證至陽證似陰陰證似陽止第七卷小柴胡湯加減法起至產科小兒傷寒止其書大旨以仲景論并活人書總括成書每條以歌訣貫其首雖于張朱兩家之外間有附益處要之據證定方毫無通變使後學習之寧無所誤耶

李氏辰拱傷寒集成方法

佚

亡名氏胎產救急方序曰延年李辰拱壯歲遊三山獲從仁齋楊先生遊氣味相投因以傷寒總括見授且語之曰治雜病有方治傷寒有法一既通其餘可觸類而長矣來歸舊隱迺取先生活人括例演而伸之編為傷寒集成方法研精覃思三十餘年方克成編

李氏

慶嗣

攷證活人書

舊脫攷證二字今據金史補訂

續文獻通考二卷

佚

王氏

好古

活人節要歌括

佚

熊均曰王好古字進之號海藏先生東垣弟子也著仲景詳
 辨一卷活人節要歌括三備集醫壘元戎湯液本草癰疹論
 光明論標本論小兒吊論雜著有傷寒辨惑論辨守真論十
 二經藥圖解仲景一集此事難知醫學源流

戴氏啓宗活人書辯

佚

吳澄序曰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予嘗嘆東漢之文氣無復
 能如西都獨醫家此書淵奧典雅煥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
 及觀仲景於序卑弱殊甚然後知序乃仲景所自作而傷寒

論卽古湯液論蓋上世遺書仲景特編纂云爾非其自撰之
言也晉王叔和重加編次而傳錄者誤以叔和之語參錯其
間莫之別白宋朱肱治人書括一本仲景之論書成之初已
有糾彈數十條者承用既久世醫執爲傷寒律令夫孰更議
其非龍興路儒醫教授戴啓宗同父讀書餘暇兼訂醫書朱
氏百問一一辨正凡悖於傷寒論之旨者摘抉靡遺如法吏
獄辭隻字必覈可謂精也已然竊有問焉請以吾儒之事揆
之由漢以來大學中庸混於戴 孟子七篇儕於諸子河南
程子始提三書與論語並當時止有漢魏諸儒所註并駁非
一而程子竟能上接斯道之統至章句集註或問諸書出歷

一再傳發揮演繹愈極詳密程學宜有嗣也而授受四書之家曾不異於記誦辭章之儒書彌明道彌晦何哉然則輪扁所以告桓公殆未可視為莊生之寓言而少之也今同父於傷寒之書有功大矣不知果能裨益世之醫乎

吳文定公集

吳氏恕傷寒治人指掌圖

三卷

未見

自序曰疾患無測者惟諸風與傷寒也蓋風百病之長以其善行而數變傷寒則表裏隱顯陰陽交互疑似之間十萬之隔其可畏者尤甚於雜病也仲景以聖哲之資簪笏之貴為

傷寒論始可宗而習之後世方書疊出散漫深嚴無階可進
今以仲景南陽諸書良其精粹畫為列圖號曰治人指掌縱
橫治證下附其說及以變異諸證賦為八韻表之於前蓋取
其易簡也及有富春涵翁陸氏日加勸勉因成此書涵翁常
施藥鄉閭治人甚衆得此尤便觀覽亦幸同志者共之錢塘
蒙齋吳恕謹書

熊均曰吳恕號蒙齋元至元中錢塘人精熟醫家以傷寒證
類畫列成圖詳其證治名曰傷寒指掌圖

錢塘縣志曰吳恕字如心博學而貧善治瘋疾徵至京師授
太醫院御醫恕念傷寒為病傳變不常張仲景傷寒論旨意

深幽莫窺其要乃潛心研究為賦以發其隱復纂指掌圖以開示後學仲景奧旨闡發無遺業醫者往往宗之

錢曾曰吳恕傷寒治人指掌圖三卷恕號蒙齋錢塘人撰傷

寒指掌圖首以八韻賦述傳變之緩急中則隱括仲景三百

九十七法又述後代効驗方法橫豎界為八十九圖至元間

賈度尚從善為之序而刊行之

汪琬曰活人指掌元錢塘吳恕蒙齋圖說本宋雙鍾處士李

知先歌括也書凡十卷其第一卷前有指掌亦吳氏所撰也

其說不過以活人書中方論補仲景之未備至第十卷則又

蒙齋門人熊宗立所續編乃四時傷寒雜證通用之方繼之

以婦人小兒傷寒方其書於張仲景朱奉議二家之外竝無發明止以便學者記習耳

梅是書正統初熊宗立以李知先歌括彙合為一次前八韻賦與後節目相貫以李氏十勸列諸篇端為十卷明李古吳陳長卿以宗立所編種為五卷變圖為正文更附論辭乃若其舊帙殆不可見也據錢遵王說舊有賈尚二序今本又脫之汪苓友所見亦非其原書也

童氏養學傷寒活人指掌補註辨疑

三卷

存

自序曰補註辨疑者何夫傷寒仲景尚矣其書不可槩見而特見之治人指掌故今之業傷寒者宗焉夫指掌豈仲景之全書哉治人此書害人亦此書故不得不補註辨疑也何也風寒暑濕各一其門傷中感冒各一其病傷寒者蓋冬寒凜冽爲毒特甚觸之即病者迺謂傷寒非三時感冒之寒化也今治人書不論天時不察虛實不分感冒直以麻黃桂枝治冬月之正傷寒者通治三時之寒人之蒙其害者多矣不特此也傷寒有傳經無直中直中者迺中寒之真陰證也今治人書論三陰曰自利曰可溫是以直中混傳經矣傷寒在表則汗在裏則下此定局也今治人書論兩感救裏以四逆湯

是拘薪救火以攻爲救矣論證用藥錯亂若此人之蒙其害者多矣不特此也傷寒自爲傷寒雜病自爲雜病當判若黑白毫不容紊也今治人一書以正傷寒六經列之於首而內以雜病實之納垢藏汙諸病淵藪未入其門者只婦人小兒兩科然則雜病皆傷寒乎致令理傷寒者如理亂繩莫尋頭緒人之蒙其害者抑又多矣昔者楊墨冥路孟氏辭而闢之廓也余恐雜病之附於傷寒猶楊墨之附吾儒也故不得已而爲之補註辨疑辨其此爲正傷寒此爲類傷寒此爲傷寒而變雜病此爲雜病而非傷寒註其此爲傳經此爲直中此爲風濕此爲暑濕辨風濕暑濕之爲雜病復辨風濕暑濕之非

傷寒補註辨疑既明治斯不惑繩衍糾繆活人書當以杜吾
氏為忠臣夫醫乃仁術欲活人尚不足以活人欲指掌尚不
足以指掌然則余之補註辨疑豈盡當乎猶俟後之明者復
正吾之是非續下闕

趙氏嗣真活人釋疑

佚

汪琥曰活人釋疑趙嗣真所著其書不傳其辨活人兩感傷
寒治法之誤又具論合病併病傷寒變溫熱病能反覆發明
仲景大旨其說載劉宗厚玉機微義中琥按劉氏係盛明時
人則是釋疑一書大約是元末人所著也

卷

千八百十九

本草綱目

醫籍考卷三十

醫籍考卷三十一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九

許氏知可註解傷寒百證歌

書錄解題三卷

存

洪邁曰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其父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于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之所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持一詩來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搏聞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

子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數第五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
構材也夢已先定矣呼臚謂臚傳之義耳夷堅乙志

陳振孫曰傷寒歌三卷許叔微撰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
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脈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三卷辨類
五卷皆未見

錢曾曰張仲景註解傷寒百證歌五卷翰林學士白沙許叔
微知可述述者推明仲景之意而申言之也讀書敏求記

汪琬曰傷寒百證歌許學士述書凡五卷其自序云論傷寒
而不讀仲景書猶為儒而不知有孔子六經也於是取仲景
方論編成歌訣一百證以便後學之記習其中間或有仲景

無方者輒取千金等方以編入其第三十證則以食積虛煩
寒瘦脚氣似傷寒者採朱肱孫尚之說以補入又第五十一
證發斑歌云濕毒熱病兩者皆至發斑其註中復採巢氏病
源論以補入此皆有裨於仲景者也

徐氏彬註許氏傷寒百證歌

未見

徐彬曰古來傷寒之聖唯張仲景其能推尊仲景而發明者
唯許叔微爲最自陶節菴之書出而藥味胡亂書與失張許之
意春初已註叔微傷寒百證歌卽欲付梓使學人無臨證之
惑云

許氏叔微發微論

二卷

存

汪琬曰傷寒發微論宋翰林學士白沙許叔微知可述書分
 上下二卷共論二十二篇其首論傷寒七十二證候次論桂
 枝湯用赤白芍藥三論傷寒慎用圓子藥六論傷寒以真氣
 為主十論桂枝肉桂十五論動脈陰陽不同此皆發明仲景
 微奧之旨書名發微稱其實矣

傷寒治法八十一篇

佚

翼傷寒論

二卷

佚

辯類

五卷

佚

李氏撰傷寒要旨

宋志一卷書錄解題作二卷

佚

陳振孫曰傷寒要旨二卷李樞撰列方於前而類證於後

皆不外仲景

湯氏尹才傷寒解感論

國史經籍志一卷

存

自序曰解感論之作非務新奇而沽世譽也一本於仲景之
 正經且仲景之書昔人以金匱名之其貴重如此無求子謂
 孫思邈未能詳仲景之用心夫如是豈庸人粗工能究其醫
 繫哉愚因三餘將傷寒或兩證相近而用藥不同者或汗下
 失度而辨證不明者冷厥熱厥之異宜陽毒陰毒之異候其
 間錯綜互見未易槩舉輒修舉而別白之庶幾洞曉亦足以

見解惑之深意矣時乾道癸巳中秋日龍溪隱士湯尹才謹序

按是書附刊于錢氏百問首卷末有淳熙壬寅韓王跋醫藏目錄誤爲王所著

郭氏雍傷寒補亡論

二十卷

未見

宋史本傳曰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太中大夫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游浪長揚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守任清臣

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列郡歲時致禮存問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復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揚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世淳熙十四年卒

朱子郭冲晦醫書跋曰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閣學士謝公昌國於其家公為留飲語及長陽冲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因出醫書曆書數帙曰此先生所著也予於二家之學皆所未習不能有所測其說之淺深則請以歸將以暇日熟讀而精求之而公私倥傯水陸奔馳終歲

不得休復未暇也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漢伯紀
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繇伯謨亦自藉溪來同視予疾數
日間乃若粗有生意問及謝公所授長陽醫書二君亟請觀
焉乃出以視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蓋其說雖若一出古經
而無所益損然古經之深淺浩博難尋而此書分別部居易
見也安得廣其流布使世之舉爲方者家藏而人誦之以知
古昔聖賢醫道之源委而不病其難取予念蔡忠惠公之守
長樂疾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甚旣禁絕之而又擇民之聰
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今閩帥詹卿元善
實補蔡公之處而政以慈惠爲先試以語之儻有意取亟以

扣之而元善報曰敬諾乃屬二君讐正刊補而書其本末加此以寄之抑予謂古人之於脈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爲最要且其說見於難經之首編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說而并用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爲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爲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

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脈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爲關，而分其前後以爲寸尺陰陽之位，似獨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質也，遂棄棄而羞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自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俟明者而折中焉。慶元元年乙卯歲五月丙午，鴻慶外史新安朱熹書。

文集

趙汭曰：河南處士郭公子和嘗於其修己治經之餘，取張氏書精意研覃，補其闕略。予朱子爲叙，以表章之。沙隨程公可久亦有論者，今傳者罕矣。

新安文獻志 趙象山醫說

汪琬曰：傷寒補亡論河南郭雍撰，次書凡二十卷，其第一卷

設爲問答以傷寒名例居前附以叙論治法及刺熱等法其
第二第三卷乃辨脈平脈法第四卷自叙六經統論繼之以
太陽六經證治至五六七卷皆係仲景原論其間有論而無
方者既補以龐守時常器之兩家之說郭氏後爲之校補於
後第八卷至十二卷則叙汗吐下溫灸刺及用水用火之法
第十三至十五卷則叙兩感陰陽易及病後勞復等二十餘
其第十六卷係闕文第十七十八卷則叙痙濕喝等九證及
似傷寒諸證其第十九二十卷則叙婦人小兒傷寒并痘疹
諸證是皆郭氏採素難千金分量活人等方論以補仲景之
闕略治傷寒者不可以不知也琥按郭雍字白雲不知何代

人考古今醫統書曰元人徐止善曾作是書今其書不傳想郭氏必後於徐而重爲撰次者也

按汪琬以郭子恕爲元以後人失考其書所載常器之考醫彙元戎引王朝奉論又記其語蓋朝奉卽宣和中文醫賦字子亨撰指迷方者外科精要較史源癰疽灸法論序曰甲戌年自大學歸省國醫常類士器之病在府下未爲母子一診云源者孝宗時右相浩弟所謂甲戌當是高宗紹興二十四年也據此常器之生于北宋而南渡之後猶健在焉郭有得其指授仍多角其說者也

何氏傷寒辨疑

讀書敏求記一卷

未見

錢曾曰何澐於乾道年間為保安大夫診御脈兼應奉皇太子宮撮畧仲景書凡病證之疑似陽陽之差殊共三十種悉為辨之使人釋然無疑矣

傷寒奧論

佚

許補之序曰嘗謂人生天地間感寒暑不正之氣皆足以傷生然雜病治療逢速猶可獨傷寒傳變不一失之毫釐死生

係爲可不良哉醫者苟不詳審誠有弊于醫廢人之誚矣予又
欲求訪良醫拯救世人矢枉而若未之見昨留京聞保安何
大夫博采群書於雜病罔不奏効誠爲當今醫國手然傷寒
一出由切今春會于臨川道旅扣其診治之法渠云不患病
之難治但患不識其證耳乃撮群書撰傷寒辨疑以授予具
心蓋欲使世之醫者釋然無疑耳繼又授予以仲景家藏傷
寒奧論及叔和脈賦各一編予讀之手不釋卷者三日是書
誠足以發傷寒之秘奧爲萬世脈經之要旨醫者苟得是書
而留意焉則治病之際有所主而不惑受病之人有所恃而
不恐俾天下之人同躋壽域仲景之心視孫思邈華佗不啻

過矣予不敢秘敬錄諸梓以廣其傳因信筆而為之序淳熙

三年冬十月襄陵許補之書

是序附刊于傷寒類證便覽

李氏子建傷寒十勸

一卷

存

跋曰予每念父祖但死於傷寒乃取仲景所著深繹熟玩八年之後始大通悟陰陽經絡病證藥性保了然於胸中緣比年江淮之民冒寒避寇得此疾者頗衆遂依仲景法隨證而施之藥所活不啻數百人仍知傷寒本無惡證皆是妄投藥劑所致因追悼父祖之命皆為庸醫所殺而又歎人無間於

貧富貴賤於此不能自曉則輕付一命於庸工之手也今輒
據其流俗多誤有害於命者略聞其說目曰傷寒十勸其言
不欲成文藁人易曉而以為深戒云

陳自明曰今有李子立作傷寒十勸雖未能盡聖人之萬一
其中多有可取亦不出活人之書管見良方

經驗良方曰傷寒與他證不同投藥一差生死之判李子建
傷寒十勸不可不知人家有病招醫未至或無醫者若如此
十勸則不致有誤所益非輕

榕張會卿景岳全書論十勸之害其言有理可以參研

焉

程氏四經正本書

書錄解題一卷

佚

陳振孫曰知進賢縣沙隨程迥可久撰專論傷寒無傳深以救薄俗骨肉相棄絕之蔽

平氏堯卿傷寒證類要略

宋志二卷

未見

汪琥曰此書二卷不過就仲景六經證略取其要而類集者也別無發明

傷寒玉鑑新書

宋志一卷書錄解題作二卷

佚

陳振孫曰傷寒證類要略二卷玉鑑新書二卷汴人平克卿撰專為傷寒而作皆仲景之舊也亦別未有發明

屠氏鵬四時治要

讀書後志一卷

佚

趙希弁曰右永嘉屠鵬字時舉所著戴文端公溪為之序陳振孫曰專為時疾瘧痢吐瀉傷寒之類雜病不與

陳氏孔碩傷寒瀉痢方

書錄解題一卷

佚

陳振孫曰直龍圖閣長樂陳孔碩曾仲撰

吳氏敏脩傷寒辨疑論

佚

許衡序曰先朝國醫吳敏脩著傷寒辨疑論是得仲景傷寒之要先生猶子璋辭後獨有其書頃嘗幸得而詳讀之既見先生醫學之妙嘗謂醫方有仲景猶儒書有六經也必有見於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義隱學者讀之茫然不可

涯溪今是書辨析疑似類括藥證至發先賢之未發悟後人之未悟雖愚之不敏一讀且有開益彼專門業醫者得是說而推之所謂茫乎不可涯溪者當了然矣目曰辨疑夫豈徒云己未冬十月戊戌河內許衡序

劉氏開傷寒直格

國史經籍志五卷

佚

成氏無己傷寒論

宋志一卷

佚

按成氏註解傷寒論及明理論之外未聞別有所撰述
意是當指明理論第四卷論方者張孝忠跋稱論方一
卷豈據以致誤者歟然則論下當脫一方字

李氏慶嗣傷寒類

續文獻通考四卷

佚

傷寒類金史李傳作傷寒論

續文獻通考三卷

佚

醫籍考卷三十一

醫籍考卷三十二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 十

劉氏完素傷寒直格

三卷

存

翟氏序曰：習醫要用直格。迺河間高尚先生劉守真所述也。守真深明素問造化陰陽之理，比嘗語予曰：傷寒謂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日之間。經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古今亦通謂之傷寒熱病。前三日太陽陽明少陽受之，熱壯於表。

汗之則愈後三日太陽少陰厥陰受之熱傳於裏下之則痊
六經傳受自淺至深皆是熱證非有陰寒之病古聖訓陰陽
爲表裏惟仲景深得其旨厥後朱肱奉議作活人書尚失仲
景本意將陰陽字釋作寒熱此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而中間
誤滯橫大者蓋不少焉不可不知也予語守真曰先生之論
如此何不闢此說以暴耀當世以革醫流之弊及恐而無言
何邪守真曰世之所集各異人情喜溫而惡寒恐論者不詳
反生疑謗又曰欲編書十卷尚未能就故弗克耳今太原書
坊劉生鉉梓以廣其傳深有益於世如霄行冥冥遂不知徑
忽遇明燈巨火正路昭然若有執迷而不知信行者固不足

言而聰明博雅君子能於此者原始及終研精覃思則其所
得又何待予之喋喋也

馬宗素曰守真劉先生註傷寒六經傳受直格一部計一萬
七千零九字傷寒醫鑿

錢曾曰仲景傷寒書金河間劉守真深究其旨者為直格便
于習醫者要用臨川葛雍仲穆校刊之附以劉洪傷寒心要
為後集馬宗素傷寒醫鑿為續集張子和心鏡為別集于是
河間之書粲然可觀矣

汪琬曰傷寒直格金河間劉元素撰書凡三卷其上卷則以
十干十二支分配藏府又四類九氣五邪運氣有餘不足為

病及論七表八裏等脈此醫書之統論與傷寒不相涉者也
其中卷則論傷寒六經表裏主療之法下卷則自仲景麻黃
桂枝湯外復載益元散涼膈散桂苓甘露飲共三十四方推
其意以仲景論寒熱二證不分其方又過於辛熱是書之作
實爲大變仲景之法者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直格方三卷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二
卷舊本皆題金劉完素撰傷寒直格方大旨出入於原病式
而於傷寒證治議論較詳前序一篇不知何人所撰馬宗素
傷寒醫鑿引平城翟公行遇燈之語與此序正相合殆卽
翟公所撰歟醫鑿又云完素著六經傳變直格一部計一萬

七千零九字又於宣明論中集繫切藥方六十道分六門亦
名直格此書有方有論不分門類不能確定原爲何種卷首
又題爲臨川葛雍編蓋經後人亂未必完素之舊矣傷寒
標本心法類萃上卷分別表裏辨其緩急下卷則載所用之
方其中傳染一條稱雙解散益元散皆爲神方二方卽元素
所製不應自譽至此考原病式序稱集傷寒雜病派證方論
之方曰醫方精要宣明論今檢宣明論中已有傷寒二卷
則完素治傷寒法已在宣明論中不別爲書二書恐出於依
託然流傳已久姑存之以備參考云

按劉守真傷寒治法據馬宗素及翟公語宣明論外似

別有一書則此書未全出于依託若傷寒標本味其旨
 趣覺非完素所撰葛雍字仲穆號華蓋山樵臨川人以
 錙洪心要馬宗素醫鑿常德心鏡校刊于直格卷後
 統正脈輯入其書特於直格一書題臨川葛雍編提要
 仍以爲是書經後人改竄抑失考耳

傷寒標本心法類萃

二卷

存

汪琬曰此亦劉守真編集也書凡二卷其上卷則以傷風傷
 寒中暑中濕四證爲始至燥復食復共四十六條其下卷則

集麻桂等五十二湯又無憂丸等治食積蟲積及外科之方
至其治兩感證則用大小柴胡湯涼膈五苓天水通耳雙解
等散熱勢甚可下者用三一承氣湯或解毒合承氣湯其言
實超出乎朱奉議之上然亦大變仲景之法者也

馬氏宗素傷寒醫鑑

一卷

存

汪琥曰平陽馬宗素撰書止一卷首論脈證六經傳受汗下
等法終以小兒瘡疹共十一條每條之中皆引治人書於前
繼則引守真氏之語以辯其非末又正以素問之文其旨大

都以為寒為熱病無所謂寒證者是深合素問熱論中之義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醫鑿一卷元馬宗素撰宗素始末未詳是書載河間六書中皆採劉元素之說以駁朱肱南陽治人書故每條之論皆先後劉大旨皆以熱病為傷寒而喜寒涼忌溫熱然治人書往往用麻桂於夏月發洩之時所以貽禍若冬月真正傷寒則非此不足以散陰邪豈可專主於涼洩未免矯枉過直各執一偏之見矣

按醫學源流引歷代名醫圖曰金者何公務侯德和馬宗素楊從政袁景安而是書又載正治反治之法曰聞

諸守真之言則宗素亦令人當得親炙于守真之間者
提要為元人誤矣

錙氏洪傷寒心要

一卷

存

汪璠曰傷寒心要都梁錙洪編書止一卷共論傷寒大率以
熱病為主其用方藥第一則雙解散第二則用小柴胡涼膈
天水合服第三涼膈合小柴胡第四大柴胡合黃連解毒湯
第五大柴胡合三乙承氣湯共三十方皆複方也卷末則新
增病後四方及心要餘論此得河間之一偏其用藥涵渌不

足法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心要一卷舊本題都梁錫洪編洪始末未詳大旨敷演劉完素之說所列方凡十八又有病後四方與常德傷寒心鏡皆後人裒輯附入河間六書之末者然撥拾殘剩無所發明

此按錫洪號瑞泉野叟其始末未詳亦似為金人仍附于此

常德傷寒心鏡

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心鏡一卷一名張子和心鏡別集舊本題鎮陽常德編德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時代考李濂醫史張從正傳後附記曰儒門事親十四卷蓋子和草創之麻知幾潤色之常仲明又擴其遺為治法心要子和卽從正之字知幾爲麻革之字仲明字義與德字相符常仲明者其卽德歟若然則金輿定中人也書凡七篇首論河間雙解散及子和增減之法餘亦皆二家之緒論

汪琥曰傷寒心鏡別集鎮陽常德編其書止論七條首論傷寒雙解散及子和增法次論發表論攻裡論攻裡發表論搏衣撮空論傳足經不傳手經論元則害承乃制其言雖非闡

揚仲景之旨亦深通河間之書者也琥按著書者大都係元末時人也

按熊氏種德堂本題曰張子和心鏡門人鎮陽常惠仲明編又李濂醫史曰張戴人興定中召補太醫居無何辭去蓋非其好也於是退而與麻知幾常仲明輩日遊滹水之上云又子和有治常仲明子患風痰藥案見于十形三療是可以徵提要說矣臨川葛雍嘗以此書附刊于河間直格後曰別集非其原目也

張氏璧傷寒保命集

醫學源流作保命傷寒論類要
生技萃作保命集論類要

二卷

未見

汪琥曰傷寒保命集金張元素之子張璧撰書凡二卷其上卷先辨三部九候之脈又辨傷寒溫病及刺結胃痞氣頭痛腹痛等法右如辨桂枝湯幾證方幾道辨麻黃葛根湯幾證方幾道又其次曰大小青龍湯證曰大小柴胡湯證曰三承氣湯證曰大小陷胃湯證曰瀉心湯抵當湯梔子豉湯等證凡仲景六經篇證皆參以己意闡揚發明而繼以痘濕疔霍亂等證其下卷則論差後勞復水渴陰陽厥證黃結胃等證其後則續以婦人傷寒胎產雜證又小兒傷寒中風癰瘡等證是皆發仲景未發之義而深探傷寒之奧旨者也

此書收在濟生校萃其經用畧未可知

叔和百問

佚

熊均曰張璧號雲岐子潔古之子也著醫學新說保命傷寒論叔和百問已刊附藥註脈訣內

李氏果傷寒會要

佚

元好問序曰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果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遊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蓋明之世以賞雄鄉里諸父讀書嘉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

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未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塞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槩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表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西方而無問津之感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

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宦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以無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辟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屠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沈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

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桂白
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
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揉之以苦陰耶則
他證必起非所以揉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
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揉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
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升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
難為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
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
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
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

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其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自赤而煩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輒持葛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藥未就而病者凡甲黑頓服者八兩

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大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迺以如上數事冠諸篇。

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効蓋如此云閏月望日

河東元杲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文集

傷寒治法舉要

一卷

未見

汪璠曰傷寒治法舉要元東垣老人李杲撰書止一卷首言
冷熱風勞虛復續辨惑傷寒論共舉治法之要三十二條其
法治外感者治冲和湯按內傷補中益氣湯如外感風寒內
傷元氣是內外兩感之證宜用溷治補中湯即補中益氣湯
中加藁本者治防風蒼朮也又一法先以冲和湯發散後以

參芪甘草三味補中湯濟之其外則有三黃補中湯歸脾補
中湯共補中一十二方又其外則有葛根二聖湯芩黃湯等
七方此雖發仲景之未發要其說過於溫補不足取以為法
也琥按東垣撰內傷辨惑論恐有內傷之說作傷寒者復
續上論恐有傷寒之說挾內傷者故制溷濁補中湯以主
之也

李氏浩傷寒鈐法

國史經籍志十卷

佚

仲景或問

佚

榕右見于滕縣志

王氏好古陰證畧例

讀書敏求記一卷

未見

錢曾曰海藏老人陰證畧例一卷海藏老人王進之盡傳東垣李明之之醫學謂傷寒乃人之大疾而陰證毒為尤慘軍思數年撮古人之精要附以己說釐為三十餘條有證有藥有論有辨以成是書刻之為前序者麻革信之乃道山之好友也

按濟生拔萃所輯者非全書也

仲景詳辨

一卷

佚

傷寒辨惑論

佚

解仲景一集

佚

按右三書見于醫學源流論

熊氏景先傷寒生意

佚

吳澄序曰生意者崇仁熊君景先所輯醫方也熊氏世以儒
科顯而景先之太父業尚書義專門爲進士師從之遊者至
自數百里外景先得其家傳每較藝輒屈輩流幾於貢而不
偶游是大肆其力於醫醫亦其世傳也然脈理明治法審療
病無不愈進於工巧蓋其所自得多矣暇日輯家傳之方常
用之藥累試而驗者成此書以公其傳夫天地之德曰生爲
人之命而生其生者儒道也醫藥濟枉大餘事焉爾景先之
儒未獲施而醫乃有濟所以贊天地生生之意其功爲何如
哉

吳文定公集

崇仁縣志曰熊景先字仲光晉人世業儒醫嘗著傷寒生意
吳草廬與程雪樓皆稱其善

尚氏從善傷寒紀玄

醫藏目錄十卷

佚

吳氏光齊傷寒一覽方

佚

按是書

皇朝正和中僧性全所著萬安方多為引用或稱吳月
潭然其里履未詳醫學源流亦謂雖有板刻以行未能

詳其年代出處考正和元年即元仁宗皇慶紀元也然則吳月潭當是金元間人

程氏德齋傷寒鈐法

未見

王履曰元泰定間程德齋又作傷寒鈐法其自序曰若能精究是書則知六經傳變三百九十七法在於指掌矣又曰六經二百一十一法霍亂六法陰陽易差後勞復六法瘧濕腸九法不可汗二十六法宜汗四十一法不可吐五法不可下五法可汗五法可吐五法餘亦以其說通計之却止得三百一十八法於三百九十七法中尚欠七十八法觀其序文乃

如彼者其所計乃如此則知其猶未能灼然以得其實數而無疑也故下文細數中止重叙六經霍亂症濕暄陰陽為差後勞復諸法而已彼可汗不可汗等諸法再不重叙也近批點傷寒論者何不考其非乃一宗其所鈐字號而不敢少易乎

平源回集

萬全曰傷寒鈐法好事者為之也後世信之誤人多矣予初喜其書取而讀之亦未覺其謬也及研精乎軒岐之旨細繹乎仲景之書始知其謬蓋天以六氣為節地以五行為制以之紀年則三十年為一周則觀其勝負之變以之步時則六氣為一周而分其主客之令其所論者皆風寒暑濕燥火之

氣兩場寒暑之變，昆蟲草木之化，病按色脈之應，非為傷寒立說也。今為鈐法者，以病日為司天，以人命求病原則一人之身，平生只有二經之病，何其繆也。乃計日以傳經歸號，以主治則尤繆之甚也。惟汗瘥棺墓之說，庶幾近理。病之瘥甚，多有不中，其三百六十七法，一百十三方之數，又豈能數傷寒之變哉。保命歌括

徐春甫曰：傷寒鈐法，馬宗素、程德齋撰。按日時受病為治法，與仲景不同。實非至理。用之者，不徒無益，反而加害也。姑存其名，以備顧問耳。古今醫統

杜氏本傷寒金鏡錄

一卷

存

自序曰、凡傷寒、熱病傳經之邪、比雜病不同、必辨其脈證、古
表裏、汗下之度、有不悞、况脈者血之府也、屬陰、當其得病之
初、正氣相搏、若真氣未衰、脈必滑數、而有久病、久數、甚氣衰、
脈必微細而無力、方數甚也、但能養陰、退陽、此識脈之要也、
或初病即惡寒、發熱後必有渴、水燥熱之證、或逆厥而利、此
熱證傳經之邪也、若始終皆熱證、惟熱而不惡寒、故傷寒為
病、初則頭痛、必無發熱、惡寒、渴、水之證、一病便有逆厥、泄利、
或但惡寒、而無發熱、此寒證也、此識證之妙也、如古本者、乃

心之數於古心屬火主熱象離明人得病初在表則古自紅而無白胎等色表邪入於半表半裏之間其古色變為白胎而滑見矣切不可不明表證故邪得於裏未罷則古必見黃胎乃邪已入於胃急宜下之胎黃自去而疾安矣至此醫之不依次序誤用湯丸失於遲下其胎必黑變證蜂起此為難治若見古胎如漆黑之光者十無一生此心火自炎與邪熱二火相乘熱極則有兼化水象故名從黑而應水化也若乃藏府皆受邪毒日深為證必作熱證雖宜下之乃去胃中之熱否則其熱散入絡臟之中鮮有不死者譬如火之自炎初則紅過則薪為黑色炭矣此亢則害承迺制今以十二古明

著猶恐未盡諸證復作二十四圖并方治列於左則區區推源尋流實可決生死之妙也時至正元年一陽月上澣日

鄭元祐曰江右杜君諱本字原之號清碧先生苦志於學經史多手寫成集沈默寡言笑嘗一再遊京師王公貴人多樂與之交已而武夷詹君景仁由三公掾授浙東憲府照磨延先生南入武夷且買屋置田爲久遠計已而朝廷修三史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舉一處士君以南人處士徵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出至錢唐以病歸其歿於至正十年秋八月道遠不能予令人感念云遂昌雜錄

薛已序曰夫人之受病傷寒爲甚傷寒之治仲景爲詳人皆

知之而未必能行之者豈非以其治浩繁有難卒貫者乎舊
有敖氏金鏡錄一篇專以舌色視病既圖其狀復著其情而
後別其方藥開卷昭然一覽是在雖不期乎仲景之書而自
悉合乎仲景之道可謂深而通約而要者矣予者承之留都
嘗刻之太醫官舍本皆繪以五采恐其久而色渝因致謬誤
乃分註其色於上使人得以意會焉今廷尉景山錢公體仁
博施一旦見而悅之遂命工登梓名之曰外傷金鏡錄蓋寒
之所傷本自外至嘗見傷於內亦有徵焉將詮次而繼傳之
茲姑以外別之也所以然者人之一身皆受生於天心名天
君故獨為此身之主舌乃心之苗凡身之病豈有不見於此

者尚何內外之間哉特患人之不化耳嘉靖丙辰秋日奉政
大夫大醫院院使致仕姑蘇薛已撰

盧復序曰散氏不知何許人有古法十二首以驗傷寒表裏
杜清碧又增定為薛之齋再加潤色流行於世卷帙單薄雖
傳不能久存也此法大禪傷寒家乃識傷寒之捷法人身傷
寒氣從同類則腎水有餘而澆犯心火矣所謂人傷於寒則
為病熱者此也故色見徵於心之苗苗者其舌也欲辨內外
風寒者非舌不可為據故與杜雖能傳之似尚未達其所以
然而予姑妄擬之如此傷寒惟視古識病則風暑濕熱亦有
定法當俟後之作者

汪琥曰：註氏外傷金鏡錄元清碧總云杜先生著，相傳散
 三十六驗古法。琥按仲景論但云白胎胎滑，而此則更有純
 紅純黃黑刺裂之別。復於仲景大小柴胡白虎湯茵陳蒿湯
 梔子豉湯五苓散三承氣等湯之外，更用透頂清涼散涼膈
 散天水散黃連解毒湯玄參升麻化斑等湯，此皆治傷寒溫
 熱之神法也。

按孫天仁萬應方第二卷末附載是書，題曰傷寒水鏡
 辨舌論有杜自序，文多不同。序後記至正辛卯中秋前
 二日翰林學士杜本考杜沒在干至正十年歲次庚寅
 而今稱辛卯是為其明年可疑。烏清橋李由粉傷寒三

書合璧改名傷寒古辨以申斗垣書彙為一編

葉氏知菴傷寒大易覽

續文獻通考一編

佚

王圻曰葉如菴黃岡人以儒為醫所撰傷寒大易覽一編為

時所宗

徐氏止善傷寒補亡論

佚

按右見于古今醫統

王氏翼傷寒歌括

佚

按右見于陽城縣志

朱氏農亨傷寒怒揮

讀文獻通考卷闕

佚

呂氏復長沙論傷寒十釋

佚

按右見九靈山房集滄洲翁傳

呂復曰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
余因竊舉大畧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

取也。

趙氏慈心傷寒釋疑

佚

按右見于傷寒治例

王氏履傷寒之法考

一卷

未見

按右見于菜竹堂書目

醫史曰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倫盡得其傳嘗謂張仲景傷寒論為諸家祖後世雖多立論率不出其藩

籀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爲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其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痛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陽篇無噎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乃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風中暑辨議名曰溷洫集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鈎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苦學博極群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評者謂作家士氣咸備云履元季嘗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于其上今江南好事家藏之

按傷寒立法考一篇見于溥洄集中恐非別有一書也

醫籍考卷三十二

醫籍考卷三十三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 十一

劉氏純傷寒治例

國史經籍志一卷

存

蕭謙序曰傷寒治例者名醫劉翁之所著也翁名純字宗厚其先淮南人以事終關中遂家焉手晚生不及識翁因企慕而訪求翁後見其譜牒乃替祖之商也翁為人博極群書尤精醫道厥考播泉先生受業丹溪之門及翁繼之醫道大行家

聲大者遂以所學於父師者爲此書蓋有以邇素問之源攝
仲景之旨治傷寒者循此而行如射而中獵而獲足以起死
回生易危爲安無大橫之危皆躋仁壽之域矣予得而刻之
益有以廣傳翁之德惠不特此爾翁所著又有醫經小學王
機微義傳於世云成化己亥歲陽月吉旦易菴居士蕭謙書
陝西通志曰劉純字景厚洪武中居咸寧博學工文辭喜吟
咏深明醫道作醫經小學壽親養老補遺傷寒治例王機微
義等書

汪琬曰傷寒治例吳陵劉純宗厚編集書止一卷其辨傷
寒自發熱始至循衣摸床其病八十七條末後又溫瘧等病

八條每條皆有治法有如發熱病其治則曰解表曰發汗曰
解肌曰和營衛之類其例則曰隨經曰隨病曰隨時曰變例
曰禁例曰針例其法詳審精密於仲景原論之外而能雜以
後賢方治蕭易菴序云治傷寒者循此而行如射而中猶而
獲可以起死回生其言信不誣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治例一卷明劉純撰其體例與雜病
治例相同不標六經亦不分表裏但以現證九十五種為綱
而每證推其病源與其治法亦成化己亥蕭謙所刻也

傷寒秘要

國史經籍志一卷

未見

亡名氏傷寒集義

二卷

未見

按見于萊竹堂書目

文淵閣書目曰傷寒集義一部一冊闕

傷寒撮要

一卷

未見

按右見于萊竹堂書目

文淵閣書目曰傷寒撮要一部一冊闕

傷寒捷要

文淵閣書目曰一部一冊闕

未見

傷寒類書

文淵閣書目曰一部一冊闕

未見

張氏兼善傷寒發明

二卷

未見

按右見于某竹堂書目

黃氏仲理傷寒類證

十卷

未見

自序曰醫家之學有自來矣軒岐以降仲景傑興而醫道始
 大備矣可為法於後世者惟仲景傷寒之書而已叔和王公
 復為編次以利後人功亦大矣自晉而下代不乏人殿丞孫
 兆翰林謝復古處士郭雍無已成公凡百餘家皆祖述其說
 莫不傳註啓發良多然而有失仲景之本意亦不少矣至於
 穿鑿附會雖有潤色文采之美缺疑既多傳註何補愈使後

人學之難也可勝嘆哉僕自幼迄老著意斯術涵濡仲景之書幾二十餘年乃敢折衷條析類證分門爲卷以其脈法精純有證有論有方者爲內編以其精粗相駁者爲外篇以其有論無方無證者爲雜篇復以平昔所聞師友討論之言或能發明仲景之微奧或得古人不言之妙悉採取之立爲傷寒辨惑入式附于類證之右以論見證則首尾相貫以說見條則言不重複使學者開卷不待披檢而門類方論脈證已粲然矣嗟夫吾嘗見人議仲景書猶儒家之六經也可謂格言矣及夫臨病施治則執以家傳秘方或得或失詰其所以則莫知適從而仲景之書已罔然矣斯亦舉世之大謬也何

則醫豈易言哉非神聖工巧不足以參天地契陰陽施品劑
 起死回骸而造仲景之旨為愚謂業醫而不由仲景之門猶
 儒家之不宗孔子而好尚諸子百家者也類證之編深負借
 咎非敢貽諸能士特為初學者之助云耳時洪武癸酉菊節
 日鄰溪馬鞍山黃仲理序

按

陸氏彥功傷寒論類證便覽

國史經籍志十一卷

存

凡例曰仲景張先生所述傷寒論一書舊本多失其真未竟

魯魚亥豕之謬今遵善本校正或有闕疑則亦博參諸家之
書附會其說 一傷寒論叔和王先生雖為撰次猶未便檢
閱今遵黃仲理先生類證分門以便後學仲理之說於傷寒
論各有發明者錄於各條舊註之下以圈別之 一傷寒論
無已成先生已有註釋今遵舊本細書之而以其所著明理
論大書於各類之首庶幾後學因無己之言而馴入仲景之
室耳 一傷寒賦悉遵蒙齋吳先生之所撰 一傷寒論舊
方凡一佰一十三今增至三佰三十四悉悉朱奉議活人書
和劑局方及陳良輔胎產藥方曾世榮小兒傷寒藥方李東
垣此事難知藥方非敢每為之說

題詞曰傷寒類證仲理黃先生所編也然其方法悉傳仲景
其分門析類學者已便於檢閱也吾先君嘗欲梓行未果後
自蚤歲沈潛是書已有年矣但病其中少有闕疑於是附會
衆說及補遺經驗藥方亦不敢妄加己意故名曰傷寒類証
便覽書梓刊行嘉樂四方同志共之後之高明者幸如僑弘
治己未歲菊月之望玉曉山後裔陸彥功識

唐高仁序曰古今擅名醫業亡慮數百家而傷寒一證漢張
仲景獨得其要嘗著金匱玉函經首論傷寒後建安初以宗
族多死于是疾復著傷寒論二十二篇為法三百九十七
為方百一十有三醫往往熟復其辭而究極其理治傷寒輒

效書雖王叔和爲之撰次成無已爲之註釋黃仲理爲之類
證錯綜糾違有之鮮克釐正同邑陸氏世以醫鳴至彥
功甫益工所業諸科雜證罔不究心至傷寒闡仲景之室而
盡其奧人之有疾而造焉者絡繹不絕其門如市彥功未嘗
率其劇而規之利養其成而多之勞宣通虛實輕重法滑燥濕
各以其證用是全活甚衆遐邇德之暇日出其手正仲理類
證張氏書授迺子厚載暨甥張政鴻吳以順輩俾三復校讐
釐爲十一卷目之曰傷寒類證便覽問示予求序且曰是先
世之志也因取脈之門分類析臚列條貫且以無已之論冠
置各類之首仲理之說園別舊註之外又布運氣諸圖于前

以効用乎今備經効諸方乎後以增之乎昔學醫者得是編而閱之因門尋證而證不眩於尋因註釋理而理不惑於釋因法治病而病不難於治因方制藥而藥不惑於制其所謂升高而時遠宅中而觀隅誠有便於覽者元翰學復初有言李明之傷寒會要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具見倉猝之際粗工用之如載司南以適四方無問津之感是編之輒不啻過之嗚呼亦仁矣雖然五方異習五氣異感五行異票則五性易便蓋有同疾而殊治者醫惟不離其類而亦不遺其類不盤其法而亦不泥其法不失其方而亦不執其方斯可矣膠柱調瑟而不能以言消息而曰醫師之良也吾

感焉弘治己未秋九月菊節日同邑新菴唐高仁原

程敏政題歛陸氏先祠記後曰陸君彥功世以醫鳴徽歛間而及篤于祖烈觀此記可見矣古稱醫爲仁術仁之施必由親始若彥功者豈非難哉今彥功被召至京師醫名日著蓋有淮用之漸矣力以母服辭仁不遺親益難予因託人爲錄此記而掃之彥功服闋北上將供養尚方大著醫國之功使仁術所施者益廣則所以發先世之幽光者不益遠乎彥功六世祖夢發文丞相同榜進士官至大府丞有曉窓集予未之見也方虛谷先生丞相之彥功當寫一本見寄予輯新守文獻志仁賢之言豈不少哉

文集

徐春甫曰陸彥功新安古歙人世以醫鳴至彥功益著暇滿
求療日益効衆朝廷聞而徵官大醫院許歸編述傷寒類證
便覽十卷今行世

趙氏道震傷寒類證

未見

定遠縣志曰趙道震字處仁金華人精於醫凡軒岐以下諸
書靡不精究受學丹溪所造益深洪武己巳從籍定遠活人
頗多未嘗言利永樂丙戌上命行人召修大典運氣書震董
其事歸而課子醫業暇則歌楚辭以自適卒年八十四所著
有傷寒類證傳於世

王氏日休傷寒補遺

未見

盛氏六經證辨

未見

汪琬曰王日休有傷寒補遺盛啓東有六經證類呂滄洲有
內外編張氏續緒二論中每節取其語及訪其書又秘而不
傳後見夏間甘爲世誦

吳江縣志曰盛寅字啓東以字行逮之子工詩善醫永樂中
治內侍盡奇驗聞於上召對稱旨授太醫院御醫太子妃孕
而疾動命寅診之曰此血疾也當用利藥諸醫皆駭沮妃令

言利藥者進治明日疾大已乃錫金幣直錢千緡寅在上前
持論梗梗上甚重之扈從北征尋掌太醫院事宜德元年賜
勅復嘉日待上命視親王疾有効特賜白金良馬嘗應制賦
瑞雪詩又嘗與同官韓叔暢奕於御藥房篤卒至不及屏二
人叩頭待罪上命終局因御製醉太平詞一闋以賜仍命作
詩其寵遇如此正統元年丁父艱歸周文襄公忱素善寅餉
米百石寅却之貽以詩有魚龍江海夢雀鼠稻梁謀忱歎服
烏服闋將赴都忽患疾自診脈曰吾不起矣臨終作詩三首
年六十七弟宏子僕從子倫孫愷俱以醫世其家僕性狀似
嘗使家童輸糧於官多取一筭以歸僕怒置米屋後以餉烏

崔初寅醫得之王高士賓賓得之戴原禮原禮得之丹溪朱
彥修故其術特精時又有劉敏李忠恕者俱傳其術其所著
流光集

徐氏彪傷寒纂例

二卷

未見

梅右見于松江府志

沈氏貞傷寒會通

未見

崑山縣志曰沈貞字士怡業精於醫志在濟人未嘗矜利惠

傷寒難治因以仲景論為主取李浩或問郭雍補亡由漢迄
今凡論傷寒者集而為專書名曰傷寒會通吳下諸醫謂其
補仲景之未備

趙氏景元傷寒類例

未見

按右見于傷寒明理續論序

陶氏萃傷寒全書

國史經籍志五卷

未見

傷寒瑣言

一卷

存

自序曰醫之爲道何道也曰君子之道也苟非存心有恒者
可輕議哉何則夫藥之性能生人亦能殺人蓋操之不得其
要則反生爲殺矣惟君子則立心不苟故其爲業必精及其
臨病則必詳以審故能化悲痛爲忻歡小人之性忍以貪貧
則惟利是圖忍則輕忽視人命逮及臨病則誇以惠不察病
之虛實輒投瞑眩之藥不殺人也幾希吾固爲君子之道也
予晚年得子方逾弱冠柔軟多病習慣不能自強必非能受
此道者日夜痛心懼夫吾歿之後有病女之庸醫足可以傷

生滅性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子多病不轉以濟生之道一旦大札祖宗之祀事絕免豈爲人父之道哉某今年七十有七衰邁殊甚桑榆之日豈能久照日夜用心以緝成傷寒明理續編論法雖畧備非有師承口訣不能融會貫通于心又著瓊言一卷文雖鄙俚然言簡意到其中包括仲景不傳之妙皆世所未嘗聞見詞露沛肝以聲其蘊奧是行高之梯階當鑒之如珠玉潛心玩繹搜索以盡厥旨有疑輒問不可因循務期日進高遠司馬溫公曰違則爲良相不違則爲良醫豈非君子之道乎汝宜服膺此訓敬慎而行之他日倘能以斯道濟人亦君子也若存心不古以吾言爲妄謬反

以斯道殺人負吾之用心非吾之子也正統十年己丑中元
日餘杭節菴道人陶華

傷寒家秘的本

一卷

存

陶華曰吾老矣傷寒專科實得仲景先師厥旨雖無萬全之
功十中可生八九嘗著有書不能盡心刻骨因今老邁後恐
繼業者不得其傳有玷名行遂將一生所畜肺腑語句併家
秘不傳之妙及一提金殺車槌法逐一語錄于後論註證而
證註脉脉註法而法註方再三叮嚀吾後子孫不必集閑方

而觀別論則繁亂而莫知其源必須熟記人則自然積貫不
與庸醫伍不使時醫笑可也爾宜珍藏受授謹之慎之毋怠
毋忽茲戒

傷寒家秘殺車槌法

一卷

存

陶華曰吾專傷寒深明奧旨脉正則道合神機用藥則隨手
取應的本續論全備發明殺車槌法世之無有永為養生之
寶矣今將以秘驗三十七方就註三十七槌法二十條煎法
二十條却病并製解法名殺車槌也實為我肺腑不傳之妙

我後子孫一字不可輕露莫與俗人言莫使庸醫見兩宜謹
慎珍藏毋違我之致囑也

傷寒證脈藥截江網

一卷

存

陶華曰傷寒之病非比雜科乃大方脈之首務也其間脉理
精深良農無常死生反掌甚所難明苟或有稱治傷寒者未
免羊質虎皮然則名譽虛隆而實德則病矣余早年盲醫昏
昏如蠅觸牖後得漢長沙張仲景先師治法所得王孟英著
名曰遺芳嘉秘玩而誦之以開茅塞手足舞蹈不自知也數

試數劫豈不珍重哉第恐吾老子亦猶前之昏學臨病無措
 故將遺旨應手得心訣法莫不以成集名曰傷寒證脈藥截江
 網存與朝之講覽以首首己之愚

傷寒一捉金

一卷

存

陶華曰余雖專傷寒科必出于庸俗誇誕之醫萬萬且余一
 生所蓄肺腑家秘語句方法俱已備載發揮規戒門牆者雖
 有多人然片言不繁之要不得再四經目講明故迹啓蒙提
 法脉象貫珠數一一開註明白所示自宜謹慎深密勿復受

於非人、毋輕泄於流薄、莫負我之用心耳。

徐春甫曰傷寒六書六卷、明臨川陶華尚文者、號節菴、六書名瑣言、家秘殺車樞一、提金、截江網是也。惜其不能發仲景之旨。

汪琥曰傷寒六書、明餘杭陶華尚文著、書凡六卷。其第一卷曰瑣言、第二卷曰家秘、第三卷曰殺車樞、第四卷曰一、提金、第五卷曰截江網、第六卷曰明理續論。命名鄙俚、辭句重複、辨證不明、方藥雜亂。以至俗學傳習、流禍至今。未已。王宇泰曰陶氏之書、不過剽南陽唾餘、尚未望見易水門牆、而輒詆傷寒、爲非全書、聳聳來學、蓋仲景之罪人也。

傷寒治例點金

醫藏目錄作點點金

二卷

未見

傷寒治例直指

二卷

未見

傷寒直格標本論

一卷

未見

榕右三書見于浙江通志

徐春甫曰傷寒治例四卷陶華著述直格六書而作之其論雷同而別無方法其實一書而為三書矣

傷寒段段錦

傷寒全生集作十段錦

醫藏目錄卷闕

未見

閔芝慶曰陶氏十書乃先後隨筆成稿未經刪定故多舛錯

且多雷同也傷寒閣要編

趙氏心山釐正傷寒六書

醫藏目錄六卷

未見

童氏養學傷寒六書纂要辨疑

四卷

存

自序曰余嘗苦夫傷寒者苦其無要也仲景之書傳世已久遺
帙頗多不可為要也審矣嗣是而叔和之詮沈未免穿鑿成
無已之註釋並無正訛可為要乎即古之 見微九

訛

訛足補仲

景書之未備惜其立論見之瑣言者復見之家秘見之續論

見之截江見之提金見之植法不免層見疊出此蓋厚而未
集辨而未明也 下 十有餘載集其書矣有完本初集
矣再集矣其集猶未確也及見中吾劉先生之集乃欣然曰
此集真為得畧然猶仍六書之舊戰汗之條未載痞結之證
多舛又為集之闕典余從而纂之辨之去其繁無補其闕者
剖其正訛而纂要辨疑乃成于是求其粹於趙師有光號龍
州師復云此一集也真仁者壽世之術苦心極矣彼蒼有知
諒不令苦心之人至於湮沒知言哉知言哉崇禎五年季冬
月望日邵武縣儒學訓導童養學壯吾識

楊氏恒山傷寒宗陶全生金鏡錄

未見

吳學損曰傷寒科首宗仲景其次莫若陶節菴後世為人辨
論雖善終無便于後學吾友楊氏恒山著有傷寒宗陶全生
金鏡錄一書簡該精當誠仲景之功臣節菴之正傳也

四合全書凡例

熊氏宗立傷寒運氣全書

明志十卷

存

自序曰陰陽升降運氣之常道也蓋司天在泉上下其位五
運有太過不及之異六氣有逆順勝復之殊在昔軒岐之聖

憫生民之扎瘡，啓素問作內經，有曰先立其年以知之，氣左
右應見，然後乃可知死生矣。然微辭奧旨，未能究研，況傷寒
之病，傳變不常，非雜病可比。苟能明歲時之推移，陰陽之變，
異主客之勝復，補瀉之盛虛，以至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
而不懼於天橫者，眇矣。迨漢張公仲景，以不凡之姿，始深究
內經探微索隱，繼往聖開來學，述述傷寒雜病論凡十卷，則
假如再三，至於鈐訣脈病證治一遵仲景成法，使人展卷則
三百九十七法之昭明，一百一十三方之顯著，群疑冰釋，次
序條貫，是編旣成，目之曰傷寒必用運氣全書，敬督於致仕
節判考亭黃公景衡侍御三衢丁公元凱，僉謂某園栢例俱

以詳明，有裨後學，因勤工繡梓，以廣其傳。僕不揣凡庸，自忘鄙陋，而搜求取舍之是否，尚俟高明君子辨正云。天順二年歲在戊寅秋七月良日，鰲峯熊宗立道軒。

虞搏曰：或問鰲峯熊氏纂集運氣全書及撰為傷寒鈐法，以病者所生年月日時，合得病之日期，推筭五運六氣與傷寒六經證候，無不吻合，謂某日當得某經，某經當用某藥，而以張仲景一百一十有三方，按法施治，如太陽無汗麻黃湯，有汗桂枝湯之類，使後學能推此法，不須問證察脈，但推其病在此經，即用此經之藥，實為醫家之捷徑妙訣也。吾子可不祖述乎？曰：此馬宗素無稽之術，而以世之生靈為戲玩耳。竊

謂上古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十干配而爲五運，以十二支合而爲六氣。天以六方寓之，歲以六氣紀之，以天之六氣加臨於歲之六節，五行勝復盈虧之理，無有不驗。傳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十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今草莽野人，而以人之年命合病日，而爲運氣鈐法，取仲景之方以治之，是蓋士師移情而就法也。殺人多矣。知理君子，幸勿蹈其覆轍云。醫學正傳

楊氏珣傷寒撮要

醫藏目錄卷闕

未見

唐氏椿傷寒百問

未見

按右見嘉定縣志

嘉定縣志曰唐椿字尚齡參考諸家方論王老不倦起臥飲食未嘗去書所著原病集論七情六淫之傷飢飽勞逸之過為鈐法鈐方醫之指要無所不具今方術家多宗之從子熿最著

吳氏綬傷寒蘊要全書醫統作傷寒蘊要浙江通志作傷寒蘊要圖說

四卷醫藏目錄作八卷

存

自序曰、予醫業始於鼻祖吳仁齋、至父仕宗三世也不學蚤
年失怙、遂荒於醫、暨長始讀黃帝內經、仲景傷寒論之書、懵
懵然茫然望洋而無所知、切嘗自恨賦性魯鈍、學不迫人、奈
何經意言簡義奧、援引幽邃、初學爲難讀而置之、訓故弗明、
竟不能會其旨、學乃知醫法豈易言邪、遂乃訪求師範、窮究
諸書、申請講解、三十餘年、頗有所得、畧見萬分之一也、幸得
見知於所司、舉爲醫學正科、未幾召入太醫院、選進御藥垣、
供事日近、聖天子清光、以畀報稱於萬一、及侍春宮、進藥、頗
有劾效、歷陞御醫院判、荷蒙聖明恩至渥也、居無何以疾上
聞、賜告、因還暇日、抑考古今傷寒諸書、親夫仲景傷寒大論、

其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與夫六經傳疑陰陽虛實發汗吐下告戒諄諄施治變化微妙無窮實爲濟生之惠萬世不易之大法也惜乎世代湮沒而不復全不能使人無憾焉厥後南陽朱奉議作活人書深有神遺仲景之書三山趙嗣真釋其書而有可疑者甚多蓋此書又難於專用也近代雖有傷寒書迭出者而欲以文法詩賦意在協於音韻殊不知失其本義雖錦繡千茵終不能以禦烈膚之寒曾若一狐裘之愈哉且夫傷寒六經傳變之際陰陽幽顯之微如火極而似水水極而似火之證往往不識疑似參差猶豫進退而無更新之道或亂投湯劑或袖手待斃者有之故經曰陰

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
虛盛之治相背也吉凶之機應若影響豈容易也哉又曰
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死生之要在於須
臾視身之盡不暇計曰仁者鑒此豈不痛歟此之謂也蓋其
不忍人之心所不能已也於是僭不自揆蒐輯仲景傷寒大要
之法而爲之主傍取諸書鈎其玄者附益之非敢別爲議義
互相牴牾也蒼萃鱗集目之曰傷寒蘊要全書每一過目輒
見外遺遂至四年三復警正以鉞諸梓不敢自謂已至而傳
之將來大槩欲其古今端緒同歸以便者覽而已管見如斯
庸僕賢哲君子改而正諸度俾後之爲醫者皆知有所取法

云弘治乙丑仲春上巳太醫院院判錢塘吳綬序

凡例曰是書本素問之說則稱內經曰也本以傷寒論之說者稱經曰也本於諸書之說者則引是諸書之名中間亦有語句不便者則隱而不發以成一書之便焉一首錄內經五運六氣之法者此為醫家之先要也若不知天道歲氣之理而欲語治傷寒者如無目夜行復臨深池危哉一經絡不可不知凡傷寒必識病在何經為主其陰陽冷熱不得而明也若不識經絡如涉海問津茫若望洋而已一察色凡至病人之所必先察其面色觀其精神動靜語言何如然後切脈參詳而斷吉凶也一切脈以浮中沈三法為主蓋傷寒之脈不

可與雜病同日而語曰所以只取傷寒脈法雜病不取也一
審證凡者傷寒必審病人日數與夫曾服何藥病因從何而
得目今大小便所去何如俱問也一傷寒正名自有六經傳
變為病者是其溫病時疫等證各有本條宜詳辨而治之

汪琥曰傷寒經學明太醫院判錢塘吳綬集書凡四卷其第
一卷首叙或問運氣察色驗舌辨脈及六經傳變藥性制方
煎服之法第二卷辨傷寒溫熱合病併病兩感時氣寒疫冬
溫溫毒濕溫溫瘧溫疫中暈中暑霍亂瘧證痰證傷食虛煩
脚氣皆有方治後論傷寒則曰大頭例發斑例發黃例又發
狂心下滿欬喘悸等共二十三例第三卷辨三陽經熱標本

不同則曰表證發熱例表證惡寒例汗不徹汗後例五瀉語
 鄭聲懊憹共三十六例第四卷辨陰陽二證例又陽證似陰
 陰證似陽至婦人小兒傷寒共五十一例末後復繼之以用
 針之法大抵此書雖勝於陶氏六書止以便俗學尋例檢方
 初不知仲景論為傷寒根本舍本逐末之多岐是雖終身
 治傷寒而未悟其理吾恐其療雖多而誤治者亦不少是亦
 龍醫來際者也

彭氏用光續傷寒蘊守全書

醫藏目錄四卷

未見

史氏寶傷寒要約

未見

嘉定縣志曰史寶字國信蕭山人僑居邑中通陰陽虛實之
變間有禁方必重購之近世惟推東垣李氏丹溪諸人不論
也人冬月鼻血不已寶教之服胡椒湯其人以為戲也因問
其說時方收豆置數粒斗中而急蕩之宛轉上下如意稍緩
遂躍出乃謂曰此則君之病矣人之榮衛調和則氣血流通
君腦中受寒故血行澀澀則不得歸經故溢出血耳非熱病也
竟服胡椒而愈所著傷寒要約傷寒要格昔人所不及也

傷寒要格

未見

亡名氏傷寒一掌金

未見

按右見于古今醫統

皇甫氏中傷寒指掌

十四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指掌十四卷明皇甫中撰中子雲洲
仁和人其書原始內經發明仲景立方之意於諸家議論獨
推陶華十三卷載即卷殺軍樞法中識于後云先君菊泉與

陶翁厥嗣廷桂善嘗得其所著傷寒瑣言及殺車樞法傳心
之秘旨云然節菴六書至今為傷寒家所詬厲則此書抑可
知也

徐春甫曰向雨申號雲洲仁和人世業儒醫至中允顯所著
明醫指掌十卷有謂審八脈以明八要可為後學之指南

王氏農家寶傷寒證治條明

九卷

存

表

千二百九十八

書介學考片

西籍考卷三十三

